

郁郁堂

重刻資治通鑑綱目

子

序	游明	卷一	次議	卷二	帝堯	卷三	帝舜	卷四	帝禹	卷五	帝湯	卷六	帝桀	卷七	帝伊	卷八	成王	卷九	成王	卷十	宣王	卷十一	宣王	卷十二	宣王	卷十三	宣王	卷十四	宣王	卷十五	宣王	卷十六	宣王	卷十七	宣王	卷十八	宣王	卷十九	宣王	卷二十	宣王	卷二十一	宣王	卷二十二	宣王	卷二十三	宣王	卷二十四	宣王	卷二十五	宣王	卷二十六	宣王	卷二十七	宣王	卷二十八	宣王	卷二十九	宣王	卷三十	宣王	卷三十一	宣王	卷三十二	宣王	卷三十三	宣王	卷三十四	宣王	卷三十五	宣王	卷三十六	宣王	卷三十七	宣王	卷三十八	宣王	卷三十九	宣王	卷四十	宣王	卷四十一	宣王	卷四十二	宣王	卷四十三	宣王	卷四十四	宣王	卷四十五	宣王	卷四十六	宣王	卷四十七	宣王	卷四十八	宣王	卷四十九	宣王	卷五十	宣王	卷五十一	宣王	卷五十二	宣王	卷五十三	宣王	卷五十四	宣王	卷五十五	宣王	卷五十六	宣王	卷五十七	宣王	卷五十八	宣王	卷五十九	宣王	卷六十	宣王	卷六十一	宣王	卷六十二	宣王	卷六十三	宣王	卷六十四	宣王	卷六十五	宣王	卷六十六	宣王	卷六十七	宣王	卷六十八	宣王	卷六十九	宣王	卷七十	宣王	卷七十一	宣王	卷七十二	宣王	卷七十三	宣王	卷七十四	宣王	卷七十五	宣王	卷七十六	宣王	卷七十七	宣王	卷七十八	宣王	卷七十九	宣王	卷八十	宣王	卷八十一	宣王	卷八十二	宣王	卷八十三	宣王	卷八十四	宣王	卷八十五	宣王	卷八十六	宣王	卷八十七	宣王	卷八十八	宣王	卷八十九	宣王	卷九十	宣王	卷九十一	宣王	卷九十二	宣王	卷九十三	宣王	卷九十四	宣王	卷九十五	宣王	卷九十六	宣王	卷九十七	宣王	卷九十八	宣王	卷九十九	宣王	卷一百	宣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朱子原本

陳明卿先生評定

通鑑綱目

郁郁堂藏板



康熙十四年重鐫

陳明卿先生評定

前編

王公行梓行

陳明卿先生評定

前編

重刻資治通鑑綱目序

古王朝列國記言動及

四方之事於是乎有史

迨詩亡然後春秋作史

固以翼經而明道也臚
善惡垂勸懲助宣德化
扶進人心其義鉅矣寧
惟其事其文哉左氏據

經爲傳雖義未盡合顧
於春秋爲表裏至司馬
子長采世本國語戰國
策楚漢春秋等篇并當

時漢武以前事創爲本
紀列傳書表諸體其文
章論議非不瑰瑋雄奇
凌厲千古然幽憂發憤
類多刺時嫉俗先黃老
而後六經艷稱游俠貨
殖而淺語仁義所由與
聖道睽矣班氏父子之

書體仍遷史舊貫敘事
較爲詳贍而或謂繁簡
卽其優劣中第易書爲
志又言其述禮樂簡畧
所漏者多要之均未衷
於道也厥后歷代莫不
有史或憑私見而撰於
一家或共纂修而紛於

衆論涉當世則避忌而
多誣稽往牒且傳疑而
罔據見聞異辭好惡失
實卽文與事能免於卑
靡猥瑣者蓋鮮烏睹所
謂翼翼經而明道者耶宋
涑水司馬氏推本編年
之法輯成資治通鑑自

衰周以逮五季舉歷代
治亂興亡之故與其時
其人之賢否進退邪正
倚伏之機一開卷而本
末始終釐然畢具信足
以鑒前而悲後矣然止
據事臚列而義例未及
精嚴如三國帝魏武氏

稱周之類揆以春秋之
予奪褒誅勸善懲惡之
法殊多缺畧君子不無
遺議焉紫陽朱子於是
因通鑑原稿竝胡文定
所修者增補彙括作爲
通鑑綱目大書以提要
分註以備言表年著統

義精而事核一字一語
皆凜凜焉遠承夫春秋
筆削之旨上昭天道下
維人紀俾千百世後聖
人之大經大法炳若日
星無問智愚知所趨向
所關於人心世道其垂
訓豈小補哉昔人謂春

秋爲經中之史綱目爲
史中之經詎不信夫元
儒金仁山斷自唐虞爲
補前編明憲宗又命儒
臣續宋元以成後紀皆
兢兢朱子之意而非苟
爲妄作者渭上南氏又
雜采宓義以來核而可

信者列於前編之首陳
大史明卿爰合三編評
閱而彙刻之皆可謂善
讀史者矣我

朝文命覃敷薄海內外靡
不烝烝向化

皇上繼帝王傳心之道統
敦崇實學聿觀人文化

成五經而外更詔天下
士子孜孜於性理綱鑑
以爲家修廷獻之先務
所以期進人心士習於
唐虞三代之隆者何其
盛也竊惟作史者難而
讀史者尤不易程伯子
先生讀漢書未嘗遺一

字叔子先生讀史至半

必掩卷思所以成敗其

有不合又復深思不釋

吾願世之爲實學者學

朱子之學必心朱子之

心先之六經以沃其原

參之性理以徹其要而

於是書詳繹涵泳務求

朱子所校勘乎一千三百六十餘年之是非并深惟諸儒所著發明書法攷異集覽正誤等編所論定於朱子之是非同異以求同歸於春秋褒誅予奪勸懲之深旨則由格物致知之精卽

裕修齊治平之大全體
大用具是書矣而謂學
問經濟爲兩事也歟若
僅從事於口耳佔畢之
間舉其偏而失其全識
其小而闕乎其大侈浩
博以爲名高滋議論而
騰曲說則務華絕根卽

日對是書而無由生其
愧悔先自棄於盛世矣
寧不爲聖賢之所深痛
哉綱目舊本歷年久遠
不無殘缺之虞建業爲
寰宇人文都會是書尤
遠近人士之菽粟布帛
也吾江右書林寓茲土

者今重爲校訂繕刻彌
工不亦爲善讀史者之
一大快歟余少從中秘
固嘗竊窺經史大義翻
譯研摩時留芻臆顧老
至多忘每深慚負比微
聖恩賜閒歸里病寄長干
覽是書而覺猶是童習

通鑑綱目
卷之九
之初心惘惘其若失也
因不自量謬述梗概以
告世之善讀通鑑綱目
者皆

皇清康熙辛巳夏至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

予告工部尚書歷吏兵刑
工四部侍郎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前內弘文院

庶吉士豫章熊一瀟書

秦淮

寓舍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序

六籍而下則惟史矣於是涑水有通鑑新安緣而綱目之然皆自威烈以後而金氏又等而上斷之唐虞茲前編所由名也於乎漸拓漸詳漸詳漸備夫復何加第庖義氏萬世文字鼻祖不宜闕如不載而經語與諸子之說同例而共書之、又、豈、其、體、邪、兼、之、泥、沿、附、會、中、所、未、免、則、金

通鑑綱目 熊序

氏不無遺議焉渭上先生蚤年博綜率弗安于其衷也犁壯遊金馬閱銓曹歷藩臬皆燕無釋卷退而逸于渭上肆力舊業益窺窻奧與于是矣以庖羲氏而來循倣新安犁然爲綱目也者其中書法有釐一二而見解間附之乃自命曰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年八卷而書得就以示弟子不敏不敏受讀竟卷喟然曰斯其不朽也與哉

本之聖經而變其體參之外紀而祛其紕其所釐解率根極理道又皆發前人未發而萬世復有作者莫以易其言也則于涑水新安足鼎立而裨助仁山氏者良匪眇眇矣豈兀兀咕嚕剽襲故摩之爲眩騁者哉蓋先生世父與其父海內所稱爲瑞泉姜泉兩公者也嘗卒業文成講下淵源所自先生邃于致知之學矣是故知言

也嗟夫先生具公輔之器懷匡濟之略而位不
滿才蘊未究施情溢爲文志見乎詞子儕若孫
翩翩文學士而里內諸賢豪又多所及門咸莫
能佐一語而矧于不敏陸陸者乎竊效雙闥之
力也所艷慕焉

賜同進士出身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按直隸里
中門人楊光訓書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目錄

卷一

起伏義氏

終帝摯

卷二

起唐帝堯元載

終帝堯一百有二載

卷三

起虞帝舜元載

終帝舜五十載

卷四

起夏后禹元歲

終夏桀五十有二歲

卷五

起商王成湯十有八祀

終小乙二十有八祀

卷六

起殷王高宗元祀

終紂辛三十有二祀

卷七

起周武王十有三年

通鑑綱目
目錄
終武王十有九年

卷八

起周成王元年

終成王三十有七年

卷九

起周康王元年

終厲王五十有一年

卷十

起周宣王元年

終幽王十有一年

卷十一

起周平王元年

終平王五十有一年

一卷十二

起周桓王元年

終桓王二十有二年

卷十三

起周莊王元年

終僖王五年

卷十四

起周惠王元年

終惠王二十有五年

卷十五

起周襄王元年

終襄王十有六年

卷十六

起周襄王十有七年

終襄王三十有三年

卷十七

起周頃王元年

終匡王六年

卷十八

起周定王元年

終定王二十有一年

卷十九

起周簡王元年

終簡王十有四年

卷二十

起周靈王元年

終靈王二十有七年

卷二十一

起周景王元年

終景王二十有五年

卷二十二

起周敬王元年

終敬王十有九年

卷二十三

起周敬王二十年

終敬王三十有四年

卷二十四

起周敬王三十有五年

終敬王四十有四年

卷二十五

起周元王元年

終威烈王二十有三年

卷 終 周 厲 王 二十 有 五 年

卷 終 周 厲 王 二十 有 三 年

卷 二十 五

卷 終 周 厲 王 四十 有 四 年

卷 終 周 厲 王 三十 有 五 年

卷 二十 四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義例

一編年書事取法春秋非敢僭爲擬經也蓋
春秋本因魯史而作褒貶功罪一字不浮
誠爲史書之準的萬世不刊之典矣以故
溫公通鑑文公綱目皆不能外是而自爲
之制焉予不敏顧獨敢妄作而不聖經是
遵哉

一有綱必有目而目之所載直書某籍某氏曰而不叙成一家之言者蓋以摛文之際不無筆削或字語少有軒輊恐意義失真非實錄矣故唯直述原詞不敢妄加鉛槧使觀者知其事實所從出足以傳信云爾且予居常誦讀隨有見解惟是一二可自諒其不謬于理者附於諸家語後又未敢悉有所贅也

一帝摯以前世邈籍湮于支時月無從稽矣不可以編年例也帝堯以後通以干支編年各係事實乃有數年不書者攷之經史無所載源自孔子時嘗歎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蓋已傷之矣今曷敢臆書焉間有無事而書年者豈唯原史不可削亦春秋明

天道以定人事之意耳

一干支年歲類以天王履歷大書於上而列國年號則皆分注於其下所以大一統也

一自周平王四十八年以前不敢如前編以五經與諸子語並書予謂尊經固矣爰自平王四十九年以後其編年書事又豈敢外春秋而輒自妄作也哉乃唯取諸經及其傳有闕於尊周攘夷崇王抑霸足爲萬世植綱常者仍以編年書之亦金氏會編意也

一凡綱目所載唯隆古聖賢所制作足開萬世之利用及後世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其他小德細行無容悉錄焉

一春秋凡列國交聘於魯皆書曰來蓋因魯

史而作不得以魯爲主也今以周天子爲主則唯朝聘於周者稱來而列國不得僭矣所以示尊王也

一諸侯書薨周制也春秋以後僭竊甚矣故皆書卒抑之也於魯獨書薨者孔子魯臣也尊宗國也今通書卒宜矣

一凡統系名號卽位崩葬篡賊祭祀行幸朝會分封征伐廢罷災祥俱依文公綱目及金氏會編例

意者三皇之冊此或疑也

一書

借矣所以示尊王也

金丹會錄

會令挂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辨疑

雙湖胡氏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意者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書序乃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

子於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曰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呂氏月令雖不可爲據然有曰帝大昊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峰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民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但此三者本無所稽意混茫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既有天地則氣化而人生焉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至寅始爲開物之初意三皇之號由此而稱而所謂三墳者亦必因文籍既生之後述上古之事而有定書大抵鴻荒闢

遠不可得而詳矣。况夫子於書首唐虞於易首伏羲伏羲以前皆未嘗道闕之可也。

雙湖胡氏曰天地肇判邃古遐邇厥詳曷聞孔子定書斷自唐虞它經則自周禮外惟易繫辭傳稱古者包羲氏王天下包羲氏没神農氏作神農氏没黃帝堯舜氏作如斯而已家語語此孔子答宰我問五帝德季

康子問五帝及春秋內外傳於黃帝堯舜間又有少昊顓頊帝嚳焉大戴禮亦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叙自黃帝次顓頊高辛堯舜與宰我所問合司馬氏史記記五帝又與大戴禮宰我所問合意其本此二書也然皆缺而未備審乎胡氏之論曰皇者初冒天下者也帝王者主宰天下者也自

燧人氏而上。即三皇之世也。包羲神農黃
帝堯舜是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
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
稱之。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雖嘗帝天
下。孔子所以越而遺之。必稱堯舜者。以三
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
萬世故也。則五帝之名實定矣。今愚本之
易參之胡氏以定五帝之世。亦庶幾仲尼
之意云耳。

道原劉氏曰。六經惟春秋及易象象文言說
卦序卦禘卦仲尼所作。詩書仲尼所刪定。
不稱三皇五帝三王。易下繫曰古者包羲
氏之王天下也。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
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繼世更王而無三五

之數或以包義至舜爲五帝孔子未嘗道
學者不可附會臆說也管子稱明一者皇
祭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孔穎
達曰管子書或是後人所錄非本書也莊
子列子皆寓言誕妄秦漢學者采其文辭
論議故競稱三皇五帝而不知古無其人
仲尼未嘗道也梁武帝以伏羲神農燧人
氏爲三皇黃帝少昊帝嚳帝堯爲五
帝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其
指不通歷世紛紛莫知定論

涓上子曰予讀通鑑前編外紀見其辨論三
皇五帝之稱者衆矣獨道原劉氏雙湖胡
氏頗爲近理第劉氏作外紀猶信百家之
說識者譏其是非謬於聖人而胡氏則又

尚泥三五之數以貽後學之疑余不知其
何謂也故并錄二氏之語竅大方君子訂
皇正帝之辭普衆矣圖道首其子也
聖上子曰予黃帝繼前繼後其其繼命三
世不無聖哲繼其莫不備

帝舜其三王亦其正帝與三王爲四并其
九爲三皇黃帝少昊帝學帝堯帝禹帝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辨體

軒按六經以闡道爲主古史以紀事爲主
義各有重故其體亦不同仁山金氏編唐
虞三代事乃全錄書詩二經語夫書詩既
由孔子刪定爲經則萬世之下人人自當
知所尊而誦之矣何事復錄于此若欲叙
述唐虞三代世次並治跡只作編年書其

因革舉措之大者。如春秋例。庶得綱目之體耳。

軒聞之。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于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或處

此大政記
所以不廢
也

金、滕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予嘗三復潛思。殆有味乎其言之也。蓋編年通紀。為詳盡。而別記。則惟識其大者而已。其體固自不同。若詩經。唯詳載成周一代歌謠。以示勸懲。而商頌。特數章耳。又一體也。金氏既遵春秋之例。作前編矣。乃復

通鑑綱目 辨體
全錄二經之語爲綱似非古史本意且以
子史傳記諸家之說與經語並提大書殊
失尊經之體竊擬更定編年以正統書事
以提綱而以子史傳記諸家之說分注爲
目庶得古史通紀之遺意云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原始

軒按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始於威烈
王初命三晉大夫爲諸侯蓋悼王制墮盡
於此特用爲萬世戒耳而朱文公則又遵
春秋編年之例作通鑑綱目於是天統以
明人紀以修而王霸淑慝之辨治亂興亡
之跡昭垂萬世此固先哲述作托始之微

意也顧春秋以前缺而未備仁山金氏則以尚書爲據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表年係事名曰通鑑前編足稱全史矣乃陳氏子桎節取小司馬三皇本紀洎劉道原外紀源自盤古迄於高辛述爲通鑑外紀以冠金氏之編亦可爲稽古者資也顧其中多不經之談讀者率歎其非傳信之書云余嘗旁觀六經獨易大傳稱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尚書亦唯稽自堯舜以下而上古俱未之及蓋聖人不語怪不傳疑唯筆其善足爲法惡足爲戒核而可信者耳故當孔子刪述六經時其於諸所無稽之談悉削之不道矣且則圖畫卦洎書契甲歷諸制作卓爲萬世文字之祖帝王

治平之源此伏羲繼天立極開物成務之
功宜爲振古帝王冠則作史者當自伏羲
造端無疑也若夫五帝三王之稱固孔子
所未道唯編年書事如春秋例可矣第年
月干支間有無從攷者則須闕之而直書
其事亦庶乎其爲傳信云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引

自記稱史載筆左右動言書之金匱所藏國家
代有若所臚列千古殷鑑廢典又其善志直道
而行匹夫奚臯焉大成不可繼矣子長孟堅爲
漢南董後世猶或非之何則飾采損真炫奇謬
聖方之一字均乎說鈴唯是史曰通鑑宋司馬
文正公實創爲之紫陽用作綱目編年綴事比

于春秋爰始命晉取義微乎而隆古闕然近世
若綱目前編獨載堯以來而諸史會編乃昉小
司馬補史洎劉氏外史源自盤古參以三皇竊
嘗管窺殊未足馮其何能自證于博物君子也
家食數年陳力具是哀次起于伏羲下迄周季
合若干卷蓋非敢與有宋二家齒唯以直寫臆
見俟大方訂焉兩華子曰予選在中秘時撰石
室習掌故即一日著作之庭竝世焉猶思或失
之况將昭熒刺于縣邈其若之何不幾爲耳食
者流於乎當吾世而難而距古之世不知其幾
千萬年乃反易其難七觀五例實得微辭左國
而還載籍極博辟之蓋僚是用爲翼予采其可
攷信者著于篇又未嘗不惕狀若有所失云

時

○○萬曆乙未孟春朔

賜進士出身吏部文選司郎中前翰林院庶吉

士渭上南軒書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一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大昊伏羲氏以木德王

外紀曰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渚生帝於成
 紀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
 之明故曰太昊○釋義曰華胥未詳何謂按
 一統志西安府藍田縣西三十里有華胥氏
 澤○上古國君或疑卽此又按一統志成紀
 地各伏羲生於此漢置成紀縣屬天水郡晉
 以後皆因之今省入秦州屬鞏昌府○家語
 云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更旺相生

鄒衍主極
勝劉向主

通鑑綱目 卷之二 大昊伏羲氏

前編

通鑑綱目 卷之二
○○萬曆乙未孟春朔

賜進士出身吏部文選司郎中前翰林院庶吉士
士渭上南軒書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一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大昊伏羲氏以木德王

外紀曰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渚生帝於成紀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釋義曰華胥未詳何謂按一統志西安府藍田縣西三十里有華胥氏地上古園君或疑卽此又按一統志成紀地各伏羲生於此漢置成紀縣屬天水郡晉以後皆因之今省入秦州屬鞏昌府○家語云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更旺相生

鄒衍主極勝劉向主

通鑑綱目

卷之二

大昊伏羲氏

前編

相生皆非也
木乃五行之一端
亦八卦之一德
泥之恐不是

先起於木。太昊首以木德王天下。○索隱曰：木德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昊是也。○國語曰：風者，天地之正氣，鼓動萬物之謂也。又王者之聲教也。伏羲以木德王天下，故以風為姓。

作都于陳

釋義曰：都猶總也。天子居以天下總會之所，故曰都。陳邑名，按一統志：古伏羲所都，周封舜後於此，今為州屬開封府。

教民佃漁畜牧

外紀曰：人生之始也，與禽獸無異，知有母而不知其父，知有愛而不知其禮，臥則哇哇，起則吁吁，饑則求食，飽則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網罟，以佃以漁，以贖民用，故曰伏羲氏養犧牲以充庖厨，故又曰庖犧氏。○釋義曰：哇，臥聲，又閉昌也，卽莊子所謂口哇而不合也；吁，嘆聲也；佃，獵獸也；漁，捕魚也；牛羊豕曰牲，犧，色純者也；宰殺之所曰庖，烹飪之所曰厨。

畫八卦造書契

外紀曰：太昊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龍馬負圖，于是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

生德

地中觀萬物之宜始畫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為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釋義曰書畫字也一曰象形謂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而為之也二曰會意謂武信之類止戈為武人言為信會合人意也三曰轉注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各轉注也四曰處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曰處事也五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曰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

作甲曆定歲時

外紀曰起於甲寅支于相配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

制嫁娶

外紀曰上古男女無別太昊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釋義曰以女從夫曰嫁取女為妻曰娶儷偶數也上古未有布帛衣鳥獸皮故以為禮後世納幣本於此○陳殷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

此理而不知數無把握亦無變動故政教禁而兵食混

○說文曰媒謀也謀合二姓使成親也灼酌也斟酌二姓以合配偶也

以龍紀官

外紀曰太昊時有龍馬負圖出於河之瑞因而名官始以龍紀號曰龍師命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吳英為潛龍氏造甲曆大庭為居龍氏治屋廬渾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立龍氏治田里粟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源又命五官春官為青龍氏又曰蒼龍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黃龍氏於是共工為上相相皇為下相朱襄吳英常居左右粟陸居北赫胥居南昆連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分理宇內而政化大洽○釋義曰孔安國云龍馬者天地之精其為形也馬身而龍鱗故謂之龍馬高八尺五寸類駘有翼蹈水不沒聖人在位負圖出於孟河之中焉

造琴瑟

外紀曰太昊作荒樂歌扶徠詠罔咎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斲桐為琴繩絲為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微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緼桑為三十六絃之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興焉○世本曰伏羲氏削桐為琴面員法天底平象地龍池八寸通八風鳳池四寸象四時五絃象五行長七尺二寸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達靈成性

象物昭功也。○廣韻曰琴瑟類庖羲所作，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本五十絃，後折而用半。

帝崩葬于陳

在位一百一十年有五年而崩

神農氏繼世踐位

戴紀曰天子死曰崩，王者尊居民上，其死如從天墜地，故曰崩。○一統志云伏羲陵在陳

州城北三里，今載祀典祭焉。

軒按外紀伏羲之後有女媧，柏皇中央大庭，粟陸驪連，渾沌，赫胥，尊盧，吳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凡十有五氏相繼為天子，而後神農氏作。及後伏羲命官十五氏，多與焉，則是皆佐伏羲之臣也。或者又疑為當時各君一友，如後世諸侯之國者，未知孰是。且間多無稽不經之語，故姑闕之。唯依易大傳，即以神農氏繼之云。

炎帝神農氏以火德王

外紀曰少典氏之君，娶于有蟠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焉。長曰石年，育于姜水，故以姜為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釋義曰：按一統志，鳳翔府寶雞縣南七里，有姜氏城，城南有姜水。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母有蟠氏女，登為少典妃，遊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于姜水，即此。

都陳遷于曲阜

初藝五穀嘗百草製醫藥

藝音藝

主德

古之醫自
壽人
興

外紀曰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未
知耕稼炎帝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為耜採木
為耒始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民有疾病
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
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而遇七
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
自此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
是斯民居安食力而無天札之患天下宜之
故號曰神農氏○左
傳注曰天死曰札

始為日中之市

外紀曰炎帝之世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
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
煩始列廛于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以火紀官

外紀曰因火德王故以火紀官為火帝春官
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
火中官為中火○釋義曰鶉火星名其次在
巳楚之分野楚辭注云南方七宿曰鶉首鶉
尾鶉火蓋鶉鳥無尾
故以翼為其尾云

炎

一主德

默君堯

帝崩於長沙茶鄉

在位百四十年

子臨魁踐位

外紀曰炎帝之世諸侯風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炎帝益修厥德風沙之民自攻其君殺之而來歸其地於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從其化也○釋義曰茶鄉卽今之茶陵州屬長沙府

帝臨魁在位八十年崩子承踐位

帝承在位六十年崩子明踐位

帝明在位四十九年崩子宜踐位

帝宜在位四十五年崩子來踐位

帝來在位四十八年崩子裏踐位

帝裏在位四十二年崩曾孫榆罔踐位

外紀曰帝裏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節莖及克戲皆不得承帝位克生子榆罔帝裏崩榆

罔嗣位

帝榆罔在位五十五年廢姜氏遂亡有熊氏繼

世而立

外紀曰榆罔帝裏之曾孫也居于空桑為政
 來急務乘人而圖其捷於是諸侯携貳其臣
 蚩尤作亂帝遜居于涿鹿有熊國君曰公孫
 軒轅實懋聖德諸侯歸之帝之立五十五年
 諸侯尊軒轅為天子降封帝于滌神農氏遂
 亡○又曰炎帝別子曰杜有聖德佐帝播種
 五穀後世德之祀以為稷有子曰慶甲或云
 嘗嗣炎帝云○又曰戲生器器生祝融為黃
 帝司徒祝融生術器術器生勾龍為顓頊后
 士能平九州辨土地之宜以教兆民後世祀
 之以配社勾龍生垂垂為堯其工定生伯夷
 封于呂為舜四岳其後呂尚佐周有功周封
 于
 齊

黃帝有熊氏以土德王

外紀曰初神農氏母弟世嗣少典為諸侯帝
 榆罔之世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感雷光
 繞斗而有娠生帝于軒轅之丘因名軒轅姓
 公孫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
 而敦敏成而聰明國于有熊故號有熊氏長
 于姬水故又以姬為姓○索隱曰按有土德
 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猶神農火德王而稱
 炎帝然也又曰少典者諸侯之國號非人名
 也徇齊按孔子家語及大戴禮並作徇齊史
 記舊本亦有作濬齊蓋古字假借徇為濬濬
 深也義
 亦並通

及炎帝戰于阪泉

聖德

外紀曰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能征於是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戒來賓從榆罔欲侵陵諸侯諸侯益叛之軒轅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榆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春秋傳曰我所欲曰及故戰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服虔曰阪泉地名在上谷郡○釋義曰干循也戈戟也裕遺記曰伏羲造干戈以飾武此干戈之始也則兵器起于太昊矣○爾雅曰熊羆貔貅貙虎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周禮有服不氏掌教擾猛獸即服牛乘馬之類也○熊胡容切獸

誅蚩尤於涿鹿

似豕羆通眉切獸似熊羆蒲康反豹屬貅翌尤切豹屬貅救朱切獸似豹

外紀曰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兼并諸侯貪欲無度炎帝榆罔不能制命居少顛以臨西方蚩尤益肆其惡出羊水登九淖以攻炎帝于空桑炎帝遜居于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能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為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廣韻曰古者以射選賢射中者獲封爵故因謂之諸侯○陳殷曰指南車古制不可考唐憲宗始定其制車

黃帝有熊氏

通鑑綱目卷之九
九
上有樓、四角刻木龍、又刻仙人于上、車雖回轉、手常指南、軒轅用之以定四方、示軍士也、或曰車上用子午盤、針以定四方亦通。

諸侯尊帝為天子、代神農氏以治天下。

外紀曰：軒轅自涿鹿誅蚩尤、還天下諸侯共尊為天子、以代神農氏治天下、因其有土德之瑞、故號曰黃帝。

以雲紀官

外紀曰：帝初受命、適有雲瑞之應、仍以雲名官、號為雲師。○應劭曰：春官為青雲、夏官為

緇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

立六相暨史官

外紀曰：帝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以治民。○又曰：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風后明乎天道、故為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為稟者、奢龍辨乎東方、故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為李。○釋義曰：祝融、大封、后土皆黃帝臣名、司徒、司馬皆官名、李、古官、即大理之職也。○管子曰：黃帝得后土、辨于四方、使為李、春秋元命包曰：堯得臯陶、聘為大理、舜時為士師、韓詩外傳有晉文公使李離

為大理、劉向、蕭序、楚平王以伍奢為大理、大理之名自古有矣、秦為廷尉、漢初因之、至景帝中元、更名大理、蓋復古號也、○又曰帝命蒼頡為左史、沮誦為右史、蒼頡見鳥獸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軒按外紀以史皇氏為倉帝、名頡、初文字、又謂黃帝命倉頡為左史、制字、未知孰是、且以倉頡列伏羲之前、又謂伏羲造書契、則畫卦時已有文字矣、何先儒乃謂有畫無文也、世邈傳疑、殊不可曉、

立占天官

外紀曰帝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叙五事、命鬼臾區占星、閻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命義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事物紀原曰黃帝置靈臺、以為測候之所、唐改太史為司天監、掌天文曆數、風雲氣色、其小吏有靈臺郎、特乾元元年也、

命大撓作甲子

外紀曰帝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剛所建、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支、枝、幹相配以名日而定之、以納音、

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曆

外紀曰帝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氣運因問於鬼臾區曰上下周紀其可數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紀者五歲為周五六合者歲三千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大過不及斯以見矣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歛以作調曆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巳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策得寶鼎晁侯問於鬼臾區對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乃迎日推策造十六神曆積邪分以置閏配甲子而設節于是時惠而辰從矣事物紀原云蓋天即天儀也高陽氏造渾天儀黃帝為蓋天則是渾天儀始於高陽氏矣○外紀曰六術者謂義和占日常儀占月史商占星氣伶倫造律隸首作算數大撓作甲子也○索隱曰封禪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策下文云於是迎日推策則是神策者神著也黃帝得神著遂因以推算曆數於是乃逆知節氣與日辰之將來故曰推策迎日也

命隸首作數

外紀曰帝命隸首定數以率其義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釋義曰數謂算數即九章算法也律即律呂也○正義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

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丈爲一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斛而五量嘉矣衡卽權衡也王幼學云權重衡平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權與物鈞同而生衡所以知物之輕重也

命伶倫造律呂

外紀曰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于嶺谿之谷以生空窅厚鈞者

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又制十二筩以象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立宮商角徵羽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變推律曆之數起消息正閏餘○律呂志云昔黃帝命伶倫造律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六律六呂總謂之十二律以配十二月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也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陰聲也蓋日月會于十二次而右轉聖人制六呂以象之斗柄運于十二辰而左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故陽律左旋以合陰陰律右轉以合陽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具焉凡十二律相生之位自黃鐘之律數八至林鐘林鐘數八至太簇太簇數八至南

呂南呂數入至姑洗、姑洗數入至應鐘、應鐘數入至蕤賓、周而復始也。○又云黃者中之色也，鐘種也，陽氣潛萌於黃泉，萬物滋萌於子而黃鐘子之氣也，其候冬至，其卦乾之初九，故合於大呂而下生林鐘焉。○又云十二筩，一曰黃鐘之筩，長九寸，圍九分，積實八百一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其二曰大呂之筩，長八寸二分，圍八寸三分，寸之一，一百四圍，九分積實七百五十八分，四釐強三分損一，下生夾則，其三曰太簇之筩，長八寸，積實七百二十分，三分損一，下生南呂，其四曰夾鐘之筩，長七寸二分，圍七寸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圍，九分積實六百七十四分，二釐三分損一，下生無射，其五曰姑洗之筩，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圍九分，積實六百四十八分，三分損一，下生應鐘，其六曰仲呂之筩，長六寸九分，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圍，九分積實五百九十分，二釐三分損一，下生黃鐘，其七曰蕤賓之筩，長六寸八分，寸之二十六圍，九分積實五百六十八分，八釐強三分益一，上生大呂，其八曰林鐘之筩，長六寸，圍九分，積實五百四十分，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其九曰夷則之筩，長五寸七分，寸之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圍，九分積實五百五十分，七釐三分益一，上生夾鐘，其十曰南呂之筩，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圍九分，積實四百八十分，三分益一，上生姑洗，其十一曰無射之筩，長四寸六分，寸之六千六十分，寸之六千五百

寸之一，圍九分，積實六百四十八分，三分損一，下生應鐘，其六曰仲呂之筩，長六寸九分，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圍，九分積實五百九十分，二釐三分損一，下生黃鐘，其七曰蕤賓之筩，長六寸八分，寸之二十六圍，九分積實五百六十八分，八釐強三分益一，上生大呂，其八曰林鐘之筩，長六寸，圍九分，積實五百四十分，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其九曰夷則之筩，長五寸七分，寸之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圍，九分積實五百五十分，七釐三分益一，上生夾鐘，其十曰南呂之筩，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圍九分，積實四百八十分，三分益一，上生姑洗，其十一曰無射之筩，長四寸六分，寸之六千六十分，寸之六千五百

二十四圍九分積實四百四十九分四釐三分益一、上生仲呂其十二日應鐘之甬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圍九分積實四百廿六分寸之二三分益一、上生蕤賓。○陳氏曰六律陽聲黃鐘子太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六呂陰聲大呂丑應鐘亥南呂酉林鐘未仲呂巳夾鐘卯也六律六呂皆是候氣管名律法也又述也呂助也言助陽宣氣也長短之數各有損益又有娶妻生子之例長短損益者如黃鐘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故下生林鐘長六寸也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鐘長六寸上生太簇長八寸也上下之生五下六上蓋自林鐘未至應鐘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自大呂丑至蕤賓辰皆在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子午皆是上生當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鐘為諸律之首故不數也律娶妻而呂生子者如黃鐘九以林鐘六為妻太簇九以南呂六為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鐘生太簇夾則生夾鐘之類是也各依此推之可見宮為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鐘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從黃鐘第一宮下生林鐘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林鐘第二宮太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鐘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鐘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此非十二月之次序乃律呂相生之次序也

命榮後作十二鐘

外紀曰帝命榮後鑄十二鐘協五
音以和五音立天時正人位焉

命大容作咸池之樂

外紀曰帝命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為雲門大
卷著之控柷以道其和中春之月乙卯之辰
日在奎始奏之命曰咸池○釋義曰雲門大
卷俱樂名黃帝所作言其德象雲氣出入周
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也控柷也柷啟也俱
樂器柷狀如漆笛中有椎連底動之令左右
擊以起樂者故狀如伏虎脊有二十七鉏鉞
刻以木長尺曼之以止樂者樂書曰咸池樂
名黃帝所作堯終而用之言其德象池水周
遍周人夏至舞之以祭池祇也○控柷詳切

柷止
暗切

作冕旒正衣裳

外紀曰帝作冕垂旒充纁為玄衣黃裳以象
天地之正色旁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
為文章以表貴賤於是袞冕衣裳之制興○
釋名云冕之言倪也後仰前俯主於恭也旒
垂玉過目所以蔽明也袞冕十二旒以則天
數纁玉五采前後各用玉百二十四王祀昊
天五帝先王朝覲諸侯則服之○輿服志云
冕昏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前垂四寸
後垂三寸○黃帝內傳曰帝伐蚩尤乃服袞
冕至舜始備十二章書稱子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是也周登
一 日月于太常九章而已餘五服俱周制也○
輦呼回切飛舉貌翟徒的切山雉也

作器用

外紀曰帝命甯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以利
器用作杵臼而穀粟始繁作釜竈而民始粥
作竈而民始飯以烹以飪以爲醕醑澤有橋
梁行有屨履死有棺槨而天下利矣樺作玄
夷牟作矢以威天下岐伯作鼓吹鏡角靈鞞
神鉦以揚德建武○唐禮樂志云鼓吹本非
狄馬上之聲漢以後以爲軍中樂於馬上奏
之唐制鼓吹有五部鏡如
以金鏡止鼓也角吹器也○黃帝內傳曰玄
女請帝製角二十四以警象○通禮義纂曰
蚩尤師蚩蚩與黃帝戰帝命始吹角作龍鳴
以禦之蓋角肇于黃帝氏也黃帝會羣臣於
泰山作清角之音號令之限度也軍中置之
司昏曉故角爲軍容也鞞禪助鼓節今軍行
馬上所擊是也玄女請帝制鼓鞞以當雷霆
是則黃帝制之以伐蚩尤也鉦內傳曰玄女
請帝鑄鉦鏡以擬電之聲
今之銅鑼是其遺制也

作舟車

一 外紀曰帝命共鼓化狐剝木爲舟剝木爲楫
以濟不通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杓直以携

龍角作大輅以行四方由是車制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而天下利矣○世本曰其鼓化狐竝黃帝臣也○通典曰上古聖人觀蓬轉而為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復為之輿輿轉相承流運罔極任重致遠以利天下此車之始也○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外紀曰按易繫辭言黃帝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是則車造自黃帝始奚仲但改制之妙也○左傳曰龍角亢星也建戌之月見於東方故戒民以土工之事○剡空胡切虛其中也刻以再切割也楫所以進舟者亦作楫

軒接剡剡三句本之易繫辭淮南子曰見窾木浮而知為舟拾遺記曰軒皇變東梓

以造舟楫蓋皆

本易為言也

作合宮

外紀曰帝廣宮室之制遂作合宮祀上帝接萬靈布政教焉○蘇氏演義曰宮中也言處都邑之中也易曰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謂黃帝也○白虎通曰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此宮室之始也

作貨幣

外紀曰帝范金為貨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為輕重之法以制國用而貨幣行矣○

逸

釋義曰范以模鑄金也禮記范金合土亦作
範○鄭康成曰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廣韻
曰貨者化也變化交易之物故字從化○食
貨志曰貨實於金利於刀故曰金刀○如淳
曰名錢爲刀以其利於民也

作內經

外紀曰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
被色寒暑盪之於外喜怒攻之於內天昏凶
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
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
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處方餌
而人得法益年○釋義曰五氣謂五行之氣

卽所謂濕涼寒燥溫也五運謂甲巳
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也

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

外紀曰西陵氏之女嫫祖爲帝元妃始教民
育蠶沿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皴疥之患
後世祀爲先蠶○皴七句反皴也疥陟玉切
手足中寒瘡也

畫野分州經土設井

外紀曰帝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制陣法設旗
旄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
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西至於空峒南至
於江北逐葷鬻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於是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命匠營國邑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分之于井而計于州則地著而數詳○說文云符之為言扶也兩相符合而不差也古者以竹為之故字從竹後世詐偽蜂起以符易得之物不足為之防於是制鐵金銀鑄為物象而用之如漢文帝銅虎符唐高祖銀龜符其後改為銅魚木契之類也○索隱曰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於釜山猶禹會諸侯於塗山然也○正義云地著猶言土著也謂著土地而有常居非行國隨畜牧遷徙者之比也

屈軼生于庭鳳皇巢于閣麒麟遊于囿

外紀曰帝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歿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芴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由是民不習偽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天札物無疵厲虎豹不妄噬鸞鳥不妄搏裔夷之人罔不來享有草生於庭佞人入則指之各曰屈軼鳳皇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囿焉○釋義曰羅廣布也按大戴禮作歷離離一卽羅也言帝德功羅日月星辰水波及至上

重能指佞
好說

一 漢書有世氏

前

石金玉謂日月揚光海水不波
山不藏珍皆是帝德廣被也

帝崩于荆山之陽 在位百年壽 葬橋山子玄囂

踐位

外紀曰帝德配天地宰制羣動故民安樂不
使而成不禁而止至是採首山之銅鑄三鼎
於荆山之陽鼎成崩焉其臣左徹取衣冠几
杖而廟祀之 ○一統志云首山在開封府襄
城縣西南五里 ○史記曰天下名山有八而
三在夷狄五在中國皆黃帝嘗遊首山其一
也 ○一統志云河南府閩鄉縣南二十五里
有鑄鼎原昔軒轅鑄鼎於此橋山在延安府

中部縣北下有沮水或云水從山底經過如
橋故名 ○雙湖胡氏曰羲農二聖人去洪荒
之世未遠也其風猶為朴畧至黃帝之世實
為文明之漸故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
室昔之汙樽杯飲者今始有什器管之結繩
而治者今始有書契文字昔之皮革殺體者
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諸制器利用難以枚舉
駸駸乎非復前日朴野之俗矣善乎胡氏之
論口是謂德配天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經也
德澤流於天下至于今人蒙其惠雖處猶生
也後世乃傳帝得僊術騎龍
升天者真妖妄矣旨哉言乎

帝子二十有五人

外紀曰帝元妃西陵氏之女曰嫫祖生昌意
玄囂龍苗二妃方纒氏之女曰節生休及清
三妃彤魚氏之女生揮及夷彭四妃曰嫫婁
貌惡德充生蒼林禺陽其衆妾之子十六人
總四妃之子爲二十有五其得姓者十有四
人別爲十二姓曰祁已滕箴任荀嬉媧倮衣
二姬二酉及有虞氏有天下
封帝後爲侯伯者十有九焉

軒按外紀生人以
不得姓實始于此

以金德王

外紀曰名號姓已黃帝之子玄囂也母曰嫫
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黃帝

之世降居江水邑于窮桑故號窮桑氏國于
青陽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
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陳殷曰少昊
以金德王位在西方象晚日之明故號少昊
金天氏也○或曰黃帝之子清是爲青陽氏
娶于類氏之女曰皇娥生摯於河之湄○索
隱曰玄囂帝嚳之祖按皇甫謐及宋忠者云
玄囂青陽卽少昊也今此紀下云玄囂不得
在帝位則太史公意青陽非少昊明矣而此
又曰玄囂是爲青陽當是誤也謂二人皆黃
帝子竝列其名所以前史因誤以玄囂青陽
爲一人耳○又曰降下也言帝子爲諸侯降
居江水而江水若水
皆在蜀卽所封國也

世傳曲阜
古大庭之
墟又少昊
故都在焉
又曰炎帝
都

徙都于曲阜

史記曰少昊氏自窮桑登帝位後徙于曲阜
卽此處也○釋義曰窮桑地名在兗州府魯
城
非

鳳鳥來集以鳥紀官

史記曰少昊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
曰鳳鳥氏曆正也曰玄鳥氏司分者也曰伯
趙氏司至者也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曰丹鳥
氏司閉者也曰祝鳩氏司徒也曰睢鳩氏司
馬也曰鳴鳩氏司空也曰爽鳩氏司寇也曰
鶡鳩氏司事也○說文云鳳瑞禽羽毛之長
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
扈民無淫者也○說文云鳳瑞禽羽毛之長
王者德
盛則至

作大淵之樂

史記曰帝之御世也諸福之物畢至爰書鸞
鳳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氣作大淵之
樂以諧人神和
上下是曰大淵

帝崩葬于曲阜

在位八十四
年壽百歲

高陽氏踐位

史記曰帝能修太昊之法象日月之明其元
妃生倍伐降處緡淵次妃生般爲工正制弓

矢主視弧星封于尹城有子曰昧爲玄冥師于高陽之世帝別子四曰重該修熙其不才子曰窮奇○外紀曰葬于雲陽故又曰雲陽氏○釋義曰按雲陽卽茶陵州一統志云少昊陵在兗州曲阜縣東北二里軒轅陵之東前有石壇石像又有八卦石歲時祭祀則設祭器于上○史記曰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傲擾天常○五峯胡氏曰邪說之爲人害也久矣以五帝之時九黎猶亂風教矧漢以來聖學絕滅世衰一世在上之人苟且僥倖功成而氣盈利得而志怠崇尚勢力而不知仁義者衆矣故釋氏巫祝得以其說誑惑斯民爲之薦死求生祈福免禍天下靡然從之在上者恬然不復知禮制刑賞之本在下者安焉不復知正身修行之實鬼教浮虛之言徧天下風俗旣移孰能不外飾事君之禮內懷背上之心志在仗節死義以三綱爲已任臨事不苟免乎

顓頊高陽氏以水德王色尚赤

史記曰帝姬姓祖黃帝父昌意初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是爲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年十歲佐少昊年二十少昊崩卽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政初國高陽故號高陽氏○索隱曰顓頊名高陽有天下號也○陳殷曰高陽蓋顓頊所興之地名因以爲氏或謂開封府杞縣是也

都于帝丘遷于高陽制九州

皇甫謐曰帝丘地名今東郡濮陽是也按一
統志云大名府滑縣東北七十里土山村有
帝丘城春秋時衛成公遷於此又開州城東
二十五里有顓頊城一名東郭城蓋顓頊古
都也又臨河寢縣東北三里亦有顓頊城未
知孰是○又曰始建九州統領萬國按書稱
禹別九州非始于此文獻通考
諸書皆云顓頊帝所制今姑從之

命五官

史記曰顓頊帝之世不能紀遠始為民師而命
以民事以少昊之四子重該修熙寔能金木
及水乃俾重為木正曰句芒該為金正曰蓐
收修熙皆代為水正曰玄冥又以炎帝之子
勾龍為土正而帝之孫黎為火正曰祝融分
治五方是為五官勾龍能平水土後世祀以

社配

命重黎司天地以屬神人

史記曰古者民神異業是以禍災不至而求
用不匱少昊氏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
方物家為巫史無有要賢民瀆于祀嘉生不
祥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帝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
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民用安生○陳殷曰

顓頊制之
夫禹別之
似無可疑

與

南正北正竝官名重少吳子勾芒也黎顛項子祝融也司主也屬神謂明其祭祀之禮以聯屬之也屬民謂明其網常之道以聯屬之也

改作曆象以建寅月為曆元

史記曰地純陰凝聚于中天浮陽轉旋于外周旋無端其體渾渾帝始為儀制驗其盈虛并降制曆以孟春為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管室水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帝為曆宗○釋義曰管室天之宿名

作承雲之樂

史記曰帝命飛龍氏會八風之音為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金効珍於是鑄為之鐘作五基六英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朝羣后名曰承雲○釋義曰按八風謂條風明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閭闔風不周風廣莫風是也圭水曲未詳其義

帝崩葬于濮陽

在位七十八年壽九十七歲

高辛氏踐位

史記曰帝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非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初娶鄒屠氏之女生路明又娶勝瀆氏之女生卷章庶子曰窮蟬其

不才子曰檮杌賂明姒姓生伯鯨鯨生禹是為夏后氏卷章妻曰女嬌生黎及回黎與回代為祝融于高辛之世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鏗曰會人曰曹姓曰季連樊封於昆吾籛鏗封於彭是為彭祖其孫元哲封於韋是為豕韋昆吾豕韋當夏之世代為侯伯季連芊姓其後為楚顓帝之裔孫曰女修生大業大業之妻曰女莘生大費是為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舜賜姓嬴氏禹薦于天者其長子曰大廉其後為秦為趙○會編曰史記謂入滎皆高陽氏之子窮蹕為虞舜之先先正已辨其非今不錄

以水德王色尚黑

史記曰帝姬姓名凌諡曰少昊父曰橋極生而神靈年十五佐顓帝受封于辛年三十以水德代高陽氏為天子以其肇基于辛故號高辛氏○張晏曰少昊之前天子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子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顓頊與譽皆以字為號上古質朴故也

都於亳

劉弘毅曰按一統志云亳城在歸德府城東南四十五里契父帝學都亳湯自商丘遷焉○皇甫謐曰蒙為非亳即景亳湯受命之地穀熟為南亳即湯所都偃師為西亳即盤庚

通鑑綱目卷之一
所徙書立政所謂三亳是也
古書亡滅未知孰得其寔

作六英之樂

史記曰帝命咸黑典樂爲聲歌命倕作鞀鼓
鐘磬吹竽管塤箎名曰六英○釋義曰六英
言天地四時
之英華也

帝崩葬于頓丘

在位七十年壽九十有九歲

子摯踐位

史記曰帝普施利物不私其身聰以知遠明
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
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
民而利論之歷日月而運送之明鬼神而敬
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
士帝既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
莫不服從帝元妃有邠氏女曰姜嫄生棄爲
舜后稷其後爲周次妃有娥氏女曰簡狄生
契爲舜司徒其後爲商三妃陳鋒氏女曰慶
都生堯是爲陶唐氏四妃娥訾氏女曰常儀
生摯其不才子曰寔沈闕
伯帝至是崩子摯嗣立

帝摯尸位九年而廢諸侯尊弟放勳踐位

是爲帝堯

史記曰甲午帝摯崩摯嗣立乙未摯元載在
位九年荒淫無度不修善政諸侯于是廢之
而推尊堯
爲天子

名張公又曰禹謨皆字也

之國後徙者故曰伊耆氏年十有三佐帝摯封植受封於陶年十有五復封於唐為唐侯摯在位九年荒淫暴虐天人厭棄之諸侯尊帝為天子年十有六踐天子之位于平陽以火德王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家語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通志曰堯生以甲申即位以甲辰與史記不同未詳孰是○金縢曰按歲首月正建寅肇自顓帝唐虞因之詳見禹元年又按堯感赤龍之祥而生胡氏謂即漢史所載堯龍之祥之類也

軒按太史公本五帝德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孔安國書傳則以堯舜禹為名安國之說宋儒固多宗之而蔡氏書傳謂放勳重華文命皆稱述功德之詞以為近之至

若馬融諸儒乃以堯舜禹為謚則謬矣蓋謚肇於周前古所未有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

於變時雍語詳書堯典

史記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統之如日望之如雲能明馴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合和萬國○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讀曰訓順也言聖德能順人也尚書作俊德孔傳云能明用俊德之士與此意別○孔傳曰九族自高祖至玄孫凡九族百姓百官協合黎衆言天下衆民皆變化風俗大和

軒按索隱以克明俊德屬堯而孔傳乃謂能明用俊德之士其義亦通然據曾子傳大學引克明峻德而結之曰自明則屬之堯者爲是其謂百姓爲百官孔疏引左傳天子建德因生賜姓爲說至疏舜典百姓不親乃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夫曰天下則百姓似屬民矣何自矛楯

命羲和作曆象以授民時

語詳書元典

通志曰三苗復九黎之亂堯克之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不忘重祭之舊使其後復典之是爲羲和氏乃命以順天之道曆象日月星辰分爲四序以授民時羲仲居嵎夷理東作

天象

以殷春中羲叔居南交理南訛以正夏至仲居昧谷理西訛以殷秋中和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冬至四時之氣既正日星之躔無爽故人民之作息鳥獸之孳乳皆可得而理故重黎世敘天地○前編曰按邵子皇極經世書係之元年又東漢志晉志皆引春秋文曜鈞曰唐堯即位羲和立象儀則是命羲和帝堯即位之初政也○又曰羲和二氏也曆紀數之書也象者觀天之器即所謂璣衡之屬是也上古因時作事而曆法未備帝堯始爲曆象之制定其財成輔相之節以授其民後世渾儀實始于此○又曰按尚書大傳舜巡四嶽祀泰山霍山皆奏羲和之樂華山弘山奏和侑之樂其方與時與二氏所掌者合

則義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總之，不然曆法無所統矣。

乙巳 二載命義和置閏法定四時成歲

語詳書堯典

天象

前編曰：帝既命義和曆象，又四時推候皆合矣。積一朞而天有餘度，歲有餘日。於是又置閏法。而日月氣候始參會。今曆家所定章法助於此。上古民淳事簡，曆數既定，因時頒政而已。故允釐百工，庶績咸熙焉。○朱子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過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初躔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

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分。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月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月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餘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

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至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前編曰按章法雖氣朔齊然猶有分秒之餘。至二十七章為會。三會為統。三統為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日月皆無餘分。却得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冬至則又為曆元矣。○朱子曰按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歲為歲。乃立差法。以追其差。始以五十年

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前編曰帝堯之言天常窅而曆則密。後之言入者常密而曆則疎。蓋聖人因時制曆。雖舉要而不遺。後世定曆推天。始積分以求密。因時制曆。則曆與天常相應。定曆推天。則曆與天常易差。無他。天圓以動。圓故奇。動故不測。而後世執定法以拘之也。又按堯仲春星鳥。宋東井二十一度中。仲夏星火。宋亢七度中。仲秋星虛。宋斗十一度中。仲冬星鼎。宋壁一度中。堯去宋三千五百餘歲。堯曆中星與日所次差四十餘度矣。

丙午 三載

軒按孔子修春秋始於周平王四十九年
已未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其於二百
四十二年之間雖或無事必書首時子朱
子修通鑑綱目於舊史無事不書之年亦
皆某甲子某歲年以法春秋編年之例說
者謂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也愚謂天道
明於上則人道定於下而統可正矣此春
秋重時之微意也故遵之而發例於此

戊申 五載前堯越裳氏來朝獻大龜

通志曰陶唐之世南夷有越裳氏重譯來朝
獻神龜蓋千歲方三尺餘背有科斗文記開
闢以來堯命錄之謂之龜歷○史記曰堯之
庭有艸生焉曰蓂莢十五之前日生一葉十
五之後日落一葉小餘則一葉厭而不落觀
之可以知旬朔故又名歷草○金縢曰按二
事揆之於理似荒唐難信蓋隆古聖人法天
立道或者天顯其瑞應之是即河圖屈軼之
類也

庚戌 七載麒麟遊于郊數鳳凰巢于阿閣

羅氏路史曰帝堯在位七年民不作忒鳴又
逃於絕域麒麟遊於數澤則能信於人○通
志曰陶唐之世景星見其露降醴泉溢朱草
生鳳凰巢于阿閣龍見宮沼官中一日而十
瑞○陸氏曰麟色正黃圓蹄王者至仁乃出
○朱子曰麟麇身牛尾而馬蹄一角角端有

肉毛蟲之長也。○說文曰鳳凰神鳥也，其像鴻前麤後，蛇頸魚尾，鶴頸，鶩思，龍文，龜背，燕領，鷄啄，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羣鳥從之，以萬數焉。

乙卯 十有二載巡狩方嶽

孔子曰帝堯之臨民以十二傳曰十二載一巡狩也。○孟子曰晏子謂齊景公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通志曰巡狩告成周流五嶽有經寡賦荒札一民饑則曰我饑之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一民罹辜則曰我陷之故民戴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庶民治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治

二十有一載

甲申 四十有一載舜生於諸馮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史記曰舜父瞽瞍盲。○索隱曰母握登。○通志曰舜目重瞳，龍顏大口，黑色，長六尺，生於姚墟，故姓以姚。○羅氏路史曰舜之先國於虞，始為虞氏，系出虞幕。○春秋傳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又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蘇氏古史曰舜生於諸馮之姚墟，故為有姚，居於馮汭，故為有媯。○前編曰按舜生於姚墟，因生為姚姓，居於馮汭，後世復因居馮而為媯姓，非舜有二姓也。諸馮

世紀黃帝
二千一曰
玄器生
極端極生
高辛為帝
書生堯一
曰昌意生
高辛是為
顓頊顓頊
生窮餓窮
生窮餓窮
敬康生句
望何望生
橋牛橋牛
生等禮贊

通鑑綱目卷之二 唐帝堯七至四十一 七

晚生舜以世系考之。雖乃堯之諸父稷契皆堯之同產而舜則堯之族女孫也。舉舜授之或以同出于黃帝歟。然前編二傳謂勝其詳談。要未可據。以為信也。

馮內皆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孟子以為東夷之人。蓋對文王西夷而言。自河中至岐周千餘里也。而說者指齊之歷山。濮之雷夏。為舜側微耕漁之地。甚者指會稽上虞牛羊村。百官渡。為舜所居。蓋因孟子之言而附會之也。

癸巳 五十載遊於康衢觀于華

史記曰帝堯治天下五十年。遊於康衢。見童歌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中子曰帝堯有衢室之間。○通志曰陶唐氏之世俗。熙民泰有老人擊壤而歌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又曰觀于華。華封

人祝曰使聖人壽富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蒸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脩德就閑。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何辱之有。

癸卯 六十載巡狩四嶽

虞舜以孝聞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議舜不知象之

將殺已與孟子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史記曰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適不失于道孝而慈於弟日以篤謹年二十以孝聞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之器不苦窳作什器於壽丘就時于負夏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淮南子曰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胡氏大紀曰舜年二十孝友聞於人有友七人焉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雲甫常輔翼之○蘇氏古史曰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叟不順

不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舜終不以爲怨余考之書孟子蓋失之矣四嶽之薦舜曰烝烝又不格姦益之稱舜曰夔夔齊罔瞽叟亦允若則舜之爲庶人已能順其親使不至于姦矣父子相賊姦之大者也豈有既用之而猶欲殺之哉○前編曰按瞽叟之欲殺舜也象之欲殺兄也史記曰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也然瞽叟特出於愛憎而舜又非有大過惡何至欲殺之哉嘗考其情則虞氏自蕃故有國至瞽叟亦無違命則祖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欲殺之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其爲

耕稼陶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家子弟固非如後世之參養舜之為田漁而人從之。又非必如今之漁人陶工也。或者見逐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於田漁。亦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窮。故有謂舜見器之若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糴而販負夏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為之。以較敗爾。此說雖出雜書而實得聖人之意。又譬叟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辯。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於辯世俗傳訛之迹。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推天理人倫之至。則其事迹之前後有無皆不必

辯矣

甲辰六十有一載洪水為患。咨四嶽舉鯀命為司

空俾又堯典 語詳書

通志曰。是時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江淮通流。無有平原高阜。故曰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堯憂民之憂。而求治水者。羣臣四嶽皆舉高陽氏之子伯鯀。堯封鯀為崇伯。使之治水。鯀乃興徒役而作九仞之城。訖無成功。

壬六十有九載。鯀治水績用弗成。

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讓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哉。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強。弗戾圯族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愈顯而功卒不可成也。○前編曰按周漢以來諸史多稱堯有九年之水。今考其時自洪水方割即舉鯀俾又九載無成而後舉舜又二三年始舉禹禹八年于外而始告成功前後計二十餘年矣。而曰九年者蓋指鯀九載之間也。計自方割以來洪水之害無歲無之。如後世歲有河決之患。鯀于其間多為隄防以部之。而患日滋甚。孟子叙泛濫之禍在舉舜敷治之上。則九年之云蓋謂此

時也。然洪水之害一日不可緩而待鯀九載無功始易之何也。傳稱禹能修鯀之功則九載之間非盡無功但無成耳。而三考黜陟之典不可廢。是以有羽山之貶焉。或曰僉之舉鯀也。方命圯族帝已知之矣。知而使之何與。蓋為天下擇人天下之公也。當是時舜禹未興在廷諸人固皆舊德。乃若其才則無出鯀之右者。人皆知鯀之才足以集事。惟聖人知其剛倖違。衆易于敗事。爾帝將戒其所短。以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萬事之所由成也。以鯀之才加之敬謹。何患無成。惟其弃帝之命忽不務此。是以輕視。慢言。訖潰于成。然則帝固將全鯀之才而鯀則弃帝之命矣。天下之人才自負而忽不加

謹祇以取敗者皆是也。寧獨鯀哉。又按經稱鯀堙洪水傳稱鯀障洪水國語又稱其隋高堙卑經稱禹決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淪濟澤決汝漢掘地而放之海然則鯀之治水障之也禹之治水導之也其成敗之由以此當其在鯀也禹何以不諫曰禹安得不諫以鯀之方命圯族况其子之言乎故禹必有諫鯀必有所不從舜之知禹亦必以此舜之罪也。鯀鯀其舉也與禹太公之道聖人無容心焉抑鯀既以方命圯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于是暨益暨稷思日夜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於邦以爲忠而補前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爲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年於外何也禹八年之用非但導水清川而已中間堙井田爲溝洫定經制前土安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于八年之間定千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爲不可及也。

丑癸

七十載徵虞舜登庸二女嬪于虞。

語詳書堯典

孟子曰堯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于畝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是天子而友匹夫也○通志曰堯以年老欲異位而丹朱嚚訟不可授乃以天下授許由許由不受乃訪諸四岳岳曰有鰥民曰虞舜瞽瞍之子父頑母嚚弟傲舜以孝道諧其家使不至于惡堯

辨開異詞
所傳聞異
詞立乎定
哀以指臨
和猶以為
適况三代
以上耶

曰我其試哉乃妻以二女封之有虞而為諸侯○前編曰按史稱黃帝之曾孫嚳嚳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叟而生成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瀆姓亂序無別已乎世系之傳史記之失考也晉歐陽氏謂司馬談遷漢史其紀漢之初已不知高祖之世系于父曰太公而猶不知其名母曰劉媪而猶不知其氏而其上紀五帝之世母妻為庶子孫名氏一無所遺耳目所及尚如此則二千餘年所傳聞者其詳尚足信乎或曰世本也非談遷所自言也抑世本果出於三代之時乎以世本為三代之書猶以爾雅為周公

之書也故朱子謂世本或出於附會假託不可憑據今以其叙舜之世推之其不可憑也審矣曰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于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虞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契稷而高則幕為有功始封之君虞為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考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夫自幕以至于瞽叟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

通鑑綱目 卷之二 唐補說七十載

至瞽叟也。且黃帝氏歿，則少昊氏作，國語稱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則少昊似一代之通稱。後世始衰，非少昊帝之世，即衰也。而史記于黃帝之後，不及少昊，懸絕顓頊，指爲黃帝之孫，隔遠無序。少昊之代，何所往而黃帝之孫，何其壽也。莫難明者，譜牒莫易知者，朝代史記序朝代，尚有遺，則其序譜牒豈足信乎。夫顓頊未必黃帝之孫，則五帝豈必皆黃帝之後也。上古之時，有同產而爲夫婦者，帝高陽投諸海外之野，以爲夷狄，况一父之子，各易其姓，而遂使之男女相及，是率天下而爲夷狄禽獸也。豈理也哉。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使堯舜果同出于黃帝，如史記之世系，則堯之視舜，爲同高祖之族，爲羣從玄孫之行，正九族之內也。舜在九族內，爲父母弟所惡，屢瀕于死，耕稼陶漁，而堯不一顧省，豈足謂之親睦九族，迨四岳明揚，又直妻以二女，豈足謂之克明俊德，以天下之大聖人，推而納諸天下之大夷狄禽獸，則史記世本，誣陷聖人之罪，不可勝誅矣。然則堯舜之不同，出於黃帝，以書決之，書無明文，以堯之妻舜決之也。

舜謹徽五典，納于百揆。

語詳書堯典

蔡氏曰：徽五典，蓋使舜爲司徒之官也。納百揆，此蓋揆度庶政之官，猶周官所謂冢宰也。

舜命八愷王后土，以揆百事。八元布五教于四

方

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蒼
 舒。曠。敳。憇。戡。大。臨。虜。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
 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
 有才子八人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
 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
 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限其名
 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至后土以揆百
 事莫不時叙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
 四方父義毋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故
 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
 教也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也○前編
 曰高陽顓頊也氏謂其朝代才子謂高陽氏

之世其故家遺俗也高辛氏才子
 之云亦然故世稱總謂之十六族

軒按尚書無八愷八元之稱而左傳稱之
 必有所據但謂帝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夫
 以堯之聖豈有多賢且名族一無所知知
 而一不能舉者斯言恐悞或者堯老不及
 舉付之
 舜耳

甲寅 七十有一載舜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殛鯀于

羽山放驩兜于崇山

左傳太史克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
 殛敦窮奇檮杌饕餮皆惡獸也能為人害故

在通雅新
已誤

天下之人，目為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故虞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程子曰：「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帝舉舜于匹夫之中而授之位，則是四人者各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得以囚其迹而誅竄之也。」○前編曰：「莊子釋文謂堯六十年放驩兜于崇山，六十四年流共工于幽都，六十六年竄三苗于三危，按賓于四門，舜歷試之時，錄考績弗成之明年也，錄無成功舜臣堯舉黜幽之典，于是有羽山之貶驩兜之此周問上亦亟燕之，至于三苗就竄，疑未能若是速也，所以書敘四凶。」

史克以舜賓四門，舜錄放驩兜，故併以流四凶族繫之。爾事之前後，舊必有考，然四罪之行皆堯七十載舜登庸之後，非六十年間事也。意者六字之訛與，今追正其訛，繫之七十年以後。○又曰：「按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古者聖人為民驅其龍蛇惡物，而處之平土，故四裔無人之境，魑魅聚焉。」

乙 那 七十有二載，舜納於大麓，乃使禹平水土，益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為司徒，敷五教。

語詳書堯典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

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淪濟潔決汝漢排淮泗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羿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巨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烈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為患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

天地鬼神亦或相之歟○前編曰書敘納于大麓為舜歷試之終事今係之歷試之三年兼餘以七十載殛死至是禹三年之喪畢而舜舉之也大紀命禹益棄皆係之此年今從之○又曰或云納于大麓蓋納于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烈風雷雨弗迷百神享之也蓋堯時會有風雷之變使舜禱之泰山而息也按淮南子外紀亦言堯有大風之變今不敢信用且依史記蘇氏之說○又曰按洪水之為患也堯使舜治之舜於是使益掌火禹敷土稷教稼穡矣舜使禹治之禹於是暨益奏鮮食暨稷奏艱食矣二聖人之規模其視鯀之方命圯族者不其相遠乎故觀書者必得聖人之規模焉又按孟子稱天下之生一治

一亂則是氣化消息固有定勢矣獨不關諸人事與曰朱子固曰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大抵氣化有盛則必有衰人事處盛則必有失此一治所以一亂也氣衰則必復盛人事失則必復變此一亂所以一治也惟聖人在上則能以道御氣以治制亂此所以常盛常治而無衰亂也古今之言堯舜者皆曰極治之時而不知帝堯乃善制亂之主何則帝堯治天下天下雍熙者至是六十餘年氣化可謂極盛天下可謂極治矣盛則必衰惟其人事無致亂之因故散而為子朱之不肖洪水之橫流四罪在朝聖人在下是亦一亂矣惟帝堯善于制亂故水之為災也則敷治子之不肖也則其後乘禹堯典四罪終去所以處亂而近不害其為治也然則世皆以堯舜為極治之主愚獨謂堯舜皆善治亂之君後之為君者無徒曰氣數云

丙辰 七十有三載春正月帝薦舜於天舜受終于

文祖 語詳書堯典

通志曰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之祖廟以明天下之重不敢以已授也○子王子曰按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脫文也○前編曰堯老而舜攝也堯終其事而舜受之也

舜乃齊七政隆羣祀輯五瑞觀羣牧班瑞于羣

后。語詳書堯典

天象

前編曰按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以玉為機以象天之運轉以璿珠飾之以象星辰之位次以玉為橫筭推其分度時節以窺天而與璣合義和之法至是益密後世渾天儀象蓋其法也○朱子曰渾天說曰天形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其術以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為高正當天中極南五十五度

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武時洛下閎鮮于妄人始經營量度之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為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遺法也○儀禮曆象篇曰渾天儀唐貞觀中李淳風為之開元時浮屠一行梁令瓚又為之宋張思訓創為蘇頌更造其法尤密置

直觀圖目 卷之二 唐帝堯七十三載 前編

渾儀於上以仰觀置渾象于下以俯視樞機輪軸隱於中以水激輪則儀象皆動不假人力○朱子曰本朝置儀三重外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十四隅以準地面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半出地上半入地下結于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于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

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軸以水激之使日夜隨天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最內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竅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四方無不周徧故曰四游此其法之大畧也○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言受終觀象之後以攝位告

也合五等諸侯朝攝于都各執命圭璧以合符于天子盡正月皆至于是日日覲見四岳九牧以察問五等諸侯之政班還其命圭璧如新受命者也

丁巳七十有四載舜巡狩方嶽協時月正日同律

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

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嶽兵衛少而徵求寡也○朱子曰四時日月侯國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同審而一之也律謂十二律陰陽各六凡十二管黃鐘管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鐘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重濁而舒遲短者聲

高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寡則黃鐘之管容秬黍一千一百以為侖而十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鐘之侖所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鐘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于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修五禮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器即五禮之器如同也按如五器即禮記所謂考制度

衣服正之之類也

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語詳書堯典

亦氏曰天子巡狩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
族來朝則有敷奏明試以下等事○前編曰
按李氏心傳辨周禮五嶽謂周都豐鎬則華
山乃中嶽崧高不得為中嶽據爾雅河西嶽
河南華河東泰江南衡則嶽山乃西嶽而華
乃中嶽爾崧高之為中嶽蓋東遷之後也今
以此說推之禹貢冀州自有泰嶽今猶謂之
霍泰山則堯都冀州蓋以泰嶽為中嶽爾推
河西嶽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即禹貢嶽
山一名嶽山又名吳嶽今在隴州者是也然
則唐虞五嶽當以岍為西嶽泰嶽為中嶽而
東岱南衡北恒爾衡山最遠黃帝以潛霍為
山之副然則秦以岍為西嶽漢武徙衡山之
神于霍山歷代加封岍山多以西嶽為言蓋
有自來矣虞書獨東嶽稱岱宗而南西北三
嶽不名蓋當時巡狩四嶽取肆覲羣后道里
之宜爾不必拘於嵩華之為嶽也敢因李氏之言以傳其疑

戊午 七十有五載流共工於幽州語詳書堯典

前編曰幽州北裔也當是遼東地

未已

七十有六載竄三苗於三危

語在書堯典

前編曰按三苗西裔也。隋書曰党項羗者蓋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接葉護南北數千里三危山名乃因山以名其地不必曰居此山也。○又曰按諸儒言書者稱苗民繼蚩尤之暴而楚語稱三苗復九黎之德。孔安國遂謂蚩尤為九黎之君。夫蚩尤炎帝之末諸侯也。九黎少昊之末諸侯也。其時相去遠矣。孔氏合而言之。故說者疑辨特詳。然皆不得書之意。夫呂刑之書為訓刑作也。則推所以立刑之由。楚語觀射父為絕地天通而言也。則推巫鬼之由。推立刑之由。則本蚩尤之為亂。推巫鬼之由。則述九黎之為昏。上古之世其民淳朴在下無罪在上無刑。至蚩尤始為亂。延及平民無不寇賊。賜義姦宄奪攘。于是聖人矯正而虔劉之。此刑之所為作也。刑以制亂非有國者所尚也。不得已而後用之。爾而有苗遂並刑以為害。民始有不得其生者矣。于是罔中于信。以覆誼盟而巫祝之事興焉。巫祝之事蓋九黎之遺習也。呂刑楚語所指不同。學者多合而言之。其失久矣。

軒按呂刑楚語詳在書經
傳仁山金氏辯之極是

制五刑

語詳書堯典

朱子曰書云象以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元惡大惡殺人傷人穿窬淫邪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朴之刑皆以待夫罪之輕者也金贖所以待夫罪之極輕雖入于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者寬猛輕重各有條理法之正也人有不幸而入于青災者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枯謂有恃終謂再犯若有怙終而入于刑者則雖富有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

未大畧盡之矣雖有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庚申 七十有七載作大章樂 語在戴禮樂記

興

漢禮樂志曰堯作樂名曰大章○通志曰夔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廉鞀置缶而鼓之擊石拊石象上帝石磬之音以致舞獸辨五絃之瑟為十五絃命曰大章以祭上帝或曰重黎舉夔舜以為樂正乃命益八絃為二十三絃之瑟夔修九韶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正六

律和五聲以通八風重黎
欲益求人舜曰一夔足矣

辛酉七十有八載舜巡狩方嶽

神龜負文出於洛

孔安國曰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于背有數
自一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關子
明曰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
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癸亥八十載禹治水成功因定九州貢賦秉玄圭

入覲告成語詳書禹貢

通志曰舜見鯀治水無狀乃殛之於羽山天
下皆以舜之誅爲是乃舉禹使續父業天下
皆以舜之舉爲公又曰舜以任不專則功不
成業不世則知不周鯀雖治水無功而禹爲
其子九年之間足知利害不使易業故首命
禹爲司空誅父用子而舜無疑心戮力勤王
而禹無倦色○前編曰按孟子稱禹八年于
外而唐虞之法九載三考大紀載禹成功于
八十一載之間蓋自七十二載舉禹至是九
年矣其後夏史敘禹之功是爲禹貢之書史
記漢史皆稱禹治水十三年蓋本作十有三
載乃同之文此特兖州貢賦始同爾禹貢夏
史之追書故及十有三載之事其實告成則
在此年也○又曰按禹貢一篇蓋夏史之追

書也。夫既夏史之追書，則紀成功之書爾。夫既紀成功之書，則禹之治水，其先後次第規模，不盡見于此，而于此可以推見爾。何者？禹貢于九州，獨冀州載修治之辭，于上餘州，則皆曰某山既藝，既旅，某水既道，既從，某澤既豬，底定，是皆記其成功耳。其先後次第不盡見于此矣。而謂于此可以推見何也？曰禹貢一篇，分敘九州，以經之，總敘山川，以緯之。每州之下，奠山川，瀦藪澤，而後繼之以物土宜，定田制，又繼之以經賦法，通朝貢，其總敘于後，則列山川，敘源委，總成功，定封建，別限制，同教化，是禹八年之間，其先後次第，經理規模，廣大周密，本末備具，蓋可想也。而其先後次第，則證諸禹所自言者，而尤可見。禹曰：洪

水滔天，懷山襄陵，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此禹功之始也。孟子所謂驅龍蛇，禽獸之害，烈山澤而焚之者也。此禹貢分敘所以先於刑定諸山總敘，所以先于導山是也。禹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此禹功之中也。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者也。此禹貢分敘，所以定川澤，辨厥土等田制總敘，所以有導川則壞成賦，甸服等事也。蓋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河患，鑿阻濟川而已。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疏為溝澮，以達于川，所謂畎澮者，即田間之畝，一同之澮也。所謂溝洫者，即一井之溝。一成之洫也。則是井田之制，自禹定之。此禹中間功庸，最為周密。至于所謂懋遷有無，萬邦作又

要民

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禹功之終也。分敘之，浮于某水，達于某水，總序之，六府孔修，庶土交正，迄于四海，皆是也。或曰書曰洪水滔天，既曰滔天矣，則禹之治水若何用功耶？曰滔天云者，當時方言形容其勢耳。愚昔聞之，家庭曰洪水滔天，卽如後世淫雨大水，河決之災，但堯末年連歲有此，然洪水之變，多在水潦既降之後，秋水時至之節，而禹之疏鑿，則在其間，水泉縮退，霜降水涸之日，爾或曰禹之治水，固先冀都而充青徐揚，次第先及何也？曰朱子有言，洪水之患，河爲大，禹之用功于河爲多，且以後世證之，漢時河決東入青齊，西被梁楚，南溢淮泗，水調前後，河決亦然。至紹熙甲寅以後

尤甚，遂分爲南、北、清河，而南清河遂并泗水以入淮，而患始息。河患所被，大率古兗、青、徐之境也。緬想神禹導河，載壺口，治梁岐，開龍門，疏砥柱，淤大澤，播爲九河，使之北流，醜爲凍潔，使之東殺，又通于滄泗，使之甚，則可以南泄，是以冀、兗、青、徐，次第皆平。至于揚、荆，則以江、漢下流，水澤所聚，而揚爲尤下，亦不得不次第先及。豫雖近河，而自太華殺爾以東，至于鞏、連山以爲之限，但滎河在其東偏耳。河既導，則伊洛不勞而入，滎、雍諸水方源，計不甚用功，所以獨後。乃若正疆理，物土宜，定井地，濬猷滄，經貢賦，同風化，則無間也。或者又曰：古今有變更山川無消長，而禹貢地理有與今日不同者，何也？曰：是固不同也。有人

力之變者、汴之通河淮、潛之通江漢是也、有名號之變者、九江洞庭之異名、敷淺匡廬之異號、外方陸渾之異稱、諸若此類、多有不可究詰者是也、但江漢同歸、而分爲中北、彭蠡諸水、而指爲漢、匯此則尤有可疑者、予已釋而辯之矣、抑蓋有天地自然之變者、如河徙而南、浦泗而泆、而冀兗青豫徐之支流、水澤皆易其源委、甚至九河滄而爲小海、碣石陷而在海中、此尤其變之大者也、夫抵天地之間、山陵土石自有消長、顧其消長之數甚長、而人之年壽有限、則不及見其消長、遂以爲古今有定形、爾山與土石且有消長、而况水乎、昔沈存中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有銜螺蚌之殼、及石子橫亘石壁如帶、謂必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千里、以愚觀之、此即昔之河濱也、所謂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而遙者也、夫以昔之河濱、而今在山崖石壁之間、卽河日遷、山日長、石日凝、蓋可知也、此皆天地之間、今人尚可考見之理、其類非一人、人鮮不謂迂者、朝菌不知晦朔、夏蟲不可語冰、其斯之謂矣、然則禹貢地理古今之不同、又安知其非天地之變遷、消長若河碣之比耶、或曰、條列之說、如之何、曰、予嘗疏于前矣、王鄭分每章爲條、每段爲列、可爾若指爲山勢之脈絡、恐未然也、夫天地常形、固相爲句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脈絡、若以脈絡之可見者言之、崑崙四垂而爲海、天下諸山皆起于崑崙、而崑崙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

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卽崑崙爾崑崙之山
絲亘糾繆句連盤錯其南爲岷山而岷山最
大其東北爲積石諸峯其東爲西傾朱圉鳥
鼠諸峰其西北諸山尤爲懸亘紛錯河之所
以北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
惟江河渭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
則自積石而北爲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亶
皆河源也入匈奴以東爲陰山又東南自代
北雲朔分而南趨爲北嶽以至太行是爲河
北之脊壺口雷首秦嶽析城王屋皆其羣峰
河之折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
寇章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
幽燕之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
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而

洮水出其北入河恒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
朱圉鳥鼠諸隴則爲渭之源自渭以北卽夾
河源而北以東若岷岐若荆山諸峰涇水漆
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卽西傾而下諸峰亘爲
終南屹爲泰華東北爲穀陝東南爲熊耳外
方嵩高伊洛之源又南爲桐柏淮源以達于
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
是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非卽終南華熊
諸隴南則蜀東諸峰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
冢正謂其岡岫懸亘爾又東則爲荆山內方
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爲岷
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卽西傾以南嶓冢
冢以西之脈爲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
南支卽當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

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岐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臯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盱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時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非爲震澤此南絡也惟秦州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爲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爲川流之感地道以句連爲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于疏濶之功凡此其大約云爾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爲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

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此說爲近然亦不應外薄之地與五服之地相半也攷之經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則凡所謂五百里者舉一面計之也若周官則曰規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舉兩面通計之也是則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九千餘里南北一萬二千餘里則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攷其所載山川又不盡出禹迹之外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甸服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

畝徑遂之直積而為道路川澮截然有方無
 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
 漢開阡陌於是道里始迂遠矣此古今里數
 多少之不同一也周髀之經曰數之法始出
 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故
 折矩以為句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禹之所
 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算
 法自禹制之蓋積矩以為方田而句股以測
 高下淺深遠近此禹之所以彊理天下而弼
 成五服者也句股之數密則山川迂回之
 處與道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茲之直
 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五以正
 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誇多務廣因盡外
 薄之遠其計道里必但以人迹為數不更論

句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五
 百里漢三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
 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
 多少之不同二也至于禹貢外薄之地在五
 服之外而後世斥候所到蓋古里數之內此
 其多少之不同又不待言者或者又曰冀在
 九州為非堯都冀州則自甸服之外非短南
 長五服之地其無所展而南有所弃則如之
 何曰隆古都冀政教四達則冀非之野生聚
 教訓必不如後世之為窮漠所以冀賦為九
 州第一而水平之後分為幽并其廣可知兼
 堯都平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
 於今地里三百七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蓋
 二百六十餘里水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

冀山而豫平、緬想當時甸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蓋成周之制、雖云規方千里、以爲王畿、然西自邠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方六百里、總爲千里、爾五服之制、其間絕長補短、計亦如此、何則、周都豐鎬、西至大戎、約餘千里、而大戎之地、自爲荒服、先王之制、賓服者享、荒服者王、自穆王以大戎地近、責其從賓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則是五服之制、計古亦有因地而爲長短者、蓋諸侯之分、特以爲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面截然如此、正友聖人立爲限制之經、於中固必有通變之義、請書者不可拘於一說、而不知聖人體用之大也。

八十有一載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語在書堯典

吳越春秋曰堯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前編曰禹貢九州奠高山大川此分爲十二州故又分表其山及通朝貢水道然九州之來舊矣而冀爲其北自陶唐都冀其聲名文教自冀四達冀之北土所及固廣矣及水土既平人民加聚於是分冀州自衛水以北爲并州晉無閭之地爲幽州碣石以東接青州之北爲營州是爲十二州焉。

通鑑綱目 卷之二
三
封伯禹於有夏封四岳於有呂

國語周太子晉曰伯禹念前人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中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較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莫非嘉績克厭帝心賜姓曰姁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胖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替以養物豐民人也

加賜伯益

史記秦紀曰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禹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以姚姓之玉女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索隱曰此秦趙之祖一名伯翳尚書謂之益世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前編曰按伯益卽伯翳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爲翳翳之爲高臯之爲舒君牙之爲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支者如陶之爲繇垂之爲倕鯨之爲鯨虺之爲備紂之爲受罔之爲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

本紀言益見秦記之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于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紀秦者也秦紀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于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耳而姜姓則見于書傳甚明也其餘未見于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于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朱虎熊羆亦以類見果又伯益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爲伯益則禹不得爲

羿紂繇不得爲皋陶倕不得爲垂鯀不得爲鯀鯀宅如仲備不得爲仲虺紂不得爲受羿不得爲罔君雅不得爲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敘之謬如此者多不惟敘益爲然也重黎二人而合爲一則楚有二祖也西岳爲齊世家之祖而總敘齊又仲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於談遷二手矣故其垂刺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直以益翳爲二人又以伯翳爲皋陶之子則嬴郈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盛于西徐延于東趙基于晉使伯翳果皋陶之子滅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墮跌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者而薦二百歲

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
其非事實不可以不辯

封契於商

語詳書
商頌

史記本紀曰簡狄有娥氏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乃命契爲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索隱曰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有娥氏女與宗婦三人浴於川則非帝嚳之次妃明也○老泉蘇氏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隨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神奇妖濫不亦甚乎使人有異於衆庶也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焉用此微禽

之卵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言而言之此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玄鳥降爲祀郊禘之候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說出于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從遷矣甚矣遷以不詳誣聖人也○前編曰按史記自謂以頌次契之事然不得頌之意頌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古人以玄鳥至之日祠于高禘以祈子也簡狄以是日祈焉而孕故詩述其感生之祥史以行浴隨卵之事附之幾於罔矣頌推契始受封有國是開有商一代之基亦未見其爲嚳子也豈以太史克有高辛氏才子之言傳者有殷人禘嚳之說遂繫之嚳與然以頌次之則史傳

之言爲不足信矣。其後十有四世至湯而有天下。祖堯始封之。君追王。玄王云。

封棄於郟

語詳詩大雅周頌魯頌

史記曰：初，欲棄之，因名棄。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郟。號曰后稷，別姓姬氏。○羅氏路史曰：稷字度展。○前編曰：按史記稱姜嫄帝嚳元妃，蘇氏古史因之，遂以稷爲嚳之子，嫄果元妃，何嫌於不夫而棄其子？稷果嚳元妃之子，何爲舍嫡不立，而別立禘？又立堯，周郊太祖，何爲祖稷而不祖嚳？周祀姜嫄，何爲舍祖而獨祀妣？命禹治水時，堯之年已七十餘矣，而禹猶暨

稷，嚳之遺嫡，何其少？堯之嫡兄弟，何其賢？勞也。堯有嫡兄弟，不能立，又不能舉，待舜而後舉之，則堯何足以爲堯乎？鄭康成謂姜嫄爲高辛氏世胄之妃，其說固足以濟史記之不通矣。抑以世胄之妃生子，又何嫌而棄之哉？○又曰：按易大傳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以教天下，則耕稼之利其來久矣。書曰：播時百穀，詩稱誕降嘉種，賄我來牟，則百穀之備，自稷始也。趙過曰：后稷始畝，而則畝墾之法，自稷始也。晉董史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后稷始也。大哉！后稷之爲天下烈矣！其慶流子孫，光有天下，宜哉！

百癸 九十載虞舜孝慕瞽瞍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癸未 一百載帝崩於陽城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

海邊密八音

語在書堯典

皇甫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卽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鄭康成曰堯遊陽城而感堯焉○外紀曰堯穀林○通志曰放勳既殂落而舜思慕焉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見堯於羹○家語曰陶唐帝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

守德

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車所及莫不夷悅○史記曰帝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白馬茅茨不剪樸桷不斲素題不栒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穀藜藿之羹飯于土簋飲于土銅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滛泆之樂不聽官垣室屋不墜色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爲也○說苑曰帝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路史曰帝堯之子十其長號監明先卒監明之子式封于劉其後有劉累事存漢紀富宜氏史漢作豈宜氏生朱鷺恨媚克兄弟爲閹閹訟嬖淫帝悲

之制奕以閑其情使出就冊虞氏國之房夏
后封之唐庶子九其後傳鑄冀郇櫟函高唐
上唐唐杜皆其後御龍豕韋魯范隨士劉見
左氏○蕪氏古史曰堯後有劉累者學擾龍
於豢龍氏事夏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
之後爲豕韋氏商之衰徙居於唐周以唐封
叔虞復徙杜爲唐杜氏宣王誅杜伯其子隱
叔適晉爲范氏范武子奔秦自秦復歸于晉
其處者爲劉氏○前編曰按堯老而舜攝二
十有八年堯與天下相忘久矣一朝殂落而
百姓如考妣之喪孟子曰堯之所
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俱可見矣

申(四) 一百有一載

乙酉 一百有二載舜避堯之子居于南河之南

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
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
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
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
也非天與也○太紀曰既除喪舜委政於臯
陶退避於南河之南論曰堯命舜舜命禹行
天子之事舜禹亦既受命行天子之事矣及
堯舜既終又避其子何哉人臣至於代天子
行天下之政已亢矣况又將去人臣以爲天
子乎堯舜之喪甫除舜禹政自己出使冊朱
商均去其宮室可則可矣是用九爲首非所

以明微也。故舜禹避之以展天下之情，成揖讓之禮。其心與計利害者遼乎如天地之不相及也。使舜禹而有計利害之心，則是以爭奪行，尚何授受之有？若夫益則又異於舜禹矣。孽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歷事三代，年亦老矣。本身而退，順天道也。讀書者能無以文害辭，無以辭害意，則孟軻氏之言粲然明白，無可疑者。○張氏紀年叙曰：孟子謂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見帝王奉天命之大吉，其可闢而弗章，故以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書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于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則書薦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今日丁巳至癸酉是薦禹

十有七年也。與孟子之說合。於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爾。○朱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已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

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舍則固
 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強
 取之乃為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
 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為辭讓者皆
 欲取之而陽為逆避是以其言反于事定至
 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
 以為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
 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
 成王寇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
 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
 子蓋賢其伯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
 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為不度而
 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揚
 堅夫婦所謂與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當聖

賢之事其誤甚矣○前編曰按春秋以上君
 薨嗣君踰年即位於廟夫即位必踰年者當
 喪未君也踰年而即位者不可踰年無君也
 獨唐虞之際三年之喪畢而始即位何以知
 其然書稱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矣
 而後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則是舜之即
 位在三載之後也即位於三載之後則聖人
 之心可見矣南河之避何足疑乎且謂避之
 非者以勢言也聖人有天下而不與固不以
 勢之利害入其心者而况五帝之世世質民
 淳帝堯陶天下於禮遜雍睦之中百有餘載
 禹岳諸聖賢咸萃朝廷當是時也帝舜從容
 其間勢亦無不可者夫聖經者事之表也聖
 心者理之主也論事而折衷於聖經以求聖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三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一虞

前編曰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欽哉！下卽受以慎微五典，孔安國古文尚書復出此篇。孝平時始列學官，尋以亂廢。終漢世不列學官，東晉梅願始上其書而缺舜典。學者以今文補之，起自慎微五典。齊建武中姚方興上孔傳，舜典多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江陵版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咸信之。隋開皇中得爲全書，子王子曰史官

本為虞作典推及堯爾蓋舜之功即堯之功故係之曰堯典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足證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冊書舒卷之長耳無他義也自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於慎微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為二勢不得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愚知其非本語履祥按重華見於楚辭玄德見於淮南子則此二十八字虞書當已有之非至宋齊間方作此附會也

帝德

丙戌



元載春正月元日帝格于文祖踐天

子位于蒲阪以土德王咨二十有二人

事詳書舜典

史記曰帝姚姓名重華敬事瞽瞍以孝聞帝堯登庸而禪以帝位攝政二十有八載至是堯崩喪畢始踐天子之位于蒲阪以土德王色尚青仍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舜典孔傳曰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敕命之

軒按舜典帝咨二十有二人足見聖帝勞於任人逸於政治矣再按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橐籥凡十一篇益見聖帝經理天下之大規蓋一身總持大綱於上而諸侯各理其方土官各奉職民各務本於是庶績咸熙黎民敏德舜唯端拱於上以聽天下之治而已孔子稱舜曰無為而治豈真無為哉為

本于氣色

真

封朱于丹以奉先祀。

之而行其所無事若無所為也然汨作等十一篇皆逸亡無從攷其詳矣可慨也夫

通志曰帝既膺天命踐帝位於是封堯之子朱于丹淵為諸侯以奉其先祀服其服禮樂

如之謂之虞寶示弗臣也

帝朝于瞽瞍封弟象于有庠。

通志曰舜既踐位載天子旌旗往朝瞽瞍彌奉子道封其弟象于有庠象雖為諸侯不得為政天子使吏治其民而納其貢賦焉○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

至德

愛

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

禹臯陶益稷相與陳謨。

語詳書三謨

前編曰古者聖人君臣以有天下為重不以位為樂方帝堯在上而舜登庸詢事考言既而堯老舜攝舜順堯於上而酌行於下二聖人在上禹臯陶益稷未必有言也至堯崩舜為天子一聖人在上故禹臯陶益稷始相與陳謨以輔成之

拘泥

巡狩四岳八伯。

虞夏傳曰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壇四與沈四海封十有二山肇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

下亦貢樂
禹貢所載
其遺意也

通鑑綱目卷之三

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岳陽伯之樂
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皙陽義伯之樂
舞養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
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
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
聲比大謠名曰朱下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
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傲其歌聲比小謠名
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
曰歸來冬祀幽都弘山貢兩伯之樂焉冬伯
之樂舞齊落歌曰綬綬并論八音四會歸格
于爾祖用特○前編曰按諸侯必貢詩於天
子傳曰貢兩伯之樂焉是古者侯伯亦貢樂
於天子也義伯和伯豈義和之後以其知四
方之風土氣候分爲方伯也耶舜巡四岳禮

樂之盛伏生秦博士逮見古書其所述諒哉
昔者王氏續儀禮經傳亦有取焉今附于此
以廣異聞云
龔音昌鼓聲

亥丁 二載求賢才納諫立誹謗木造五絃琴

通志曰舜帝廣視聽求賢才以自輔欲納諫
聞其過作五明扇立誹謗木或曰誹謗木堯
時所署故曰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
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史記曰立
誹謗之木於國都○如淳曰誹謗木橋梁邊
板也所以書政治之愆三代相傳至秦始皇去
之○家語曰帝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
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

至人咏之

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流如泉。

戊 三載考績 語在書 舜典

陳氏曰：人情在寬則肆，過嚴則拘。故三載考績時，加警策以作其怠。○前編曰：發例於此。

後不 屢書

庚 寅 五載作簡韶樂九成 鳳皇來儀 語詳書 益稷篇

書傳曰：簡，古文作簡，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簡韶，蓋舜樂之總名。今文作簡，故先儒誤以蕭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鳳凰，羽族之靈，來儀來舞而

有容儀也。○虞夏傳曰：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著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弘廣。五作十道，孝力為右，秋養耆老，而春食備子，乃勃然韶樂興於大鹿之野。○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兩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漢志曰：帝舜命夔曰：女典學教胄子。云云。又以外賞諸侯，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享，作之朝廷，則群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練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行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

天地順而
嘉祥應

卯辛 六載考績巡狩方岳

孔子曰舜臨民以五，○書大傳曰五載一巡狩，群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開於律，樂者人情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族，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岳之事也，五音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鄭氏曰族當為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埙篪祝敔琴也，七始黃鐘大蕤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蕤猶聚也，按此採詩作樂之始也。

辰子 七載作大唐歌

書大傳曰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作大唐之歌，鄭氏曰謗猶灼也，大唐之歌，歌美堯之德也。

午甲 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

語在書
舜典

書傳曰考核實也，三考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孔氏曰分北三苗，即黜幽之事，○古史曰三考黜陟

辨

幽明庶績咸熙惟是苗之遺民為惡不悛乃復分北之以散其眾。○前編曰按有苗始末說者不同愚嘗綜其實書之所稱前曰三苗後曰有苗曰苗民書有異離則事有不同矣當堯之時竄三苗于三危罪其渠魁也當舜之時分北三苗則削其地分其民別其部落離其黨類於以黜陟亦以銷其勢也至其後徂征之時止曰有苗曰苗民而不復曰三苗云者蓋已竄之後既分之餘而所存者特其一種耳

巳亥 十有四載帝庸作歌 語詳書益稷篇

蔡氏傳曰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廢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

爾雅元氣
童子秋絕

茲所以為不可及也歟。○林氏曰舜臯之廢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虞夏傳曰惟十有四祀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於時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偶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爛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帝乃載歌旋持衡。○鄭氏曰卿雲為慶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為慶雲此和氣也。○前編曰按十有四載傳序其君臣之歌盛矣然莫大於敕天之歌而不言何也所謂雍而歌者重篇必有所歌之篇所謂帝乃載歌必有載歌之語意者明良之歌其在此時歟

庚 十有五載考績帝載歌

雖然商歌
然近于
爾當是後
以擬托

虞夏傳曰惟十有五祀祀者歲尸日月有長
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淪樂配
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成聽藝乎鼓之軒乎
舞之精華以竭塞裳去之於是乃八風修通
卿雲叢聚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
淵道鯨成出其穴○前編曰此歌汲冢竹書
亦有之然誤在伊尹祀桐宮之下考其辭非
商歌也豈說經者以伊尹祠先王有古夏先
后鳥獸魚鼈咸若之訓故以係之與鄭康成
以為帝舜之歌宋書符瑞志亦謂當是時景
星出房慶雲興帝乃載歌其辭若此是必它
有考矣然愚玩其辭與其事似為登歌祀堯
之詩不可考矣今俱存之以俟知者○何氏
曰宋書卿雲之歌恐皆後人所託以不類廢
歌氣象豈有有虞君臣觀此
雲瑞而動色作歌以慶之乎

丑 辛 十有六載九敘惟歌

虞夏傳曰惟十有四祀云云還歸二年而廟
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
前編曰按此九功之歌也大訓大化其三事
之歌與九功之歌舊矣禹言於帝比音而樂
之以勸其民使之不倦至是而歌之廟也其
後禹有天下蓋常用之後世守之以為禹樂
騷所謂啓九辯與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
九韶之舞以享人鬼蓋兼用虞夏之樂而說

者以九歌爲韶樂誤矣宋子曰九歌禹樂也所謂九德之歌也九韶舜樂也所謂九韶之舞是也譬矇掌九德之歌比於六詩意其辭詳矣至戰國時騷亦屢言之豈及見其遺音耶後世不傳惜哉

丁巳三十有二載帝命禹攝政總師

語詳書大禹謨

前編曰據張氏紀年丁巳書薦禹於天此三十二載也而大禹謨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二載蓋自喪畢之年通數也

軒按書稱堯之德以欽冠首述堯命義和咨四岳曰欽若昊天曰徃欽哉其稱舜曰

溫恭允塞蓋恭卽欽也其述舜咨二十二
人雖人各一職而未唯以欽之一字總成
之焉又按堯之授舜唯曰允執厥中而舜
之授禹則益以危微精一之三言夫堯舜
禹至聖也唐虞洎夏之治至隆也以天下
與人至難也而君臣之交儆三聖之授受
不過此數言余嘗三復而繹之臆爲之說
天之生人上智者黜中人之資多上智安
行動合中道下此則高明者每恃才操切
而失之過過則政矯而元氣不充沉潛者
每三思蓄縮而失之不及不及則法弛而
神氣不振是故執中者治道之則也然或
忽心一生則惰淫乘之而理道乖是故主敬者
一生則恬滂乘之而理道乖是故主敬者

執中之本也。苟於理欲危微之幾察之未精，則萬幾之運來眈然不知。中道之所在，精矣而守之不一，則是體驗未真，操存不固。而理欲得失交戰於胷中，尚可語察之精乎？故必精察乎危微之幾，而一守乎大中之道。此又主敬之實功、心法之秘傳也。是故人君一心，非但垂衣聽治之際所當嚴加省察，卽深居獨知之頃，實吾心出入存亡之會，非但守經建極，無怠無荒，謂之執中，卽通變行權，革故鼎新，亦不失精一執中之道。不然，徒總總懋懋敬守成憲，是則子莫之執中矣。烏可語精一之學。

戊午 三十有三載春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學

百官若帝之初

語在書大禹謨

前編曰：按禮稱有虞氏宗堯，則神宗堯廟也。古史稱舜之子孫，乃更郊堯而宗舜，此說非也。當是禹郊堯而宗舜，爾三聖揖遜以天下，相傳祀以爲宗，以有天下之大統也。自夏后氏子孫繼垂，以有天下商周征伐，以有天下固異於是。而諸儒之說亦始膠矣。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語詳書洪範篇

書大傳曰：惟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禹乃共辟厥德，受帝休令，爰用五事，建用五極。○孔安國曰：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於背，有數自一至九，禹遂因而第之。○關

學

圖書俱出
後漢之世
全尚時文

通鑑綱目

卷之三 虞帝舜三十有三載

前編

西洛書之
傳而衍其
義為九章
大法耳非
至禹時而
洛書始出
也

子明曰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
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朱子曰凡數之
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
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
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
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
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圖書之數皆以五
為中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
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一
三七九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
者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正為君側
為臣有條而不紊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
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之虛其中也然後陰
陽之數均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

陽生于正
北長于正
東極于正
南消于正
西陰生于
西南長于
東南盛于
東非終于
西非九退
為七八退
為六火金
易位為相
克以南九
分為二七
以西二七
合為九亦
未始不相
生也

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
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
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
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
而土復克水也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
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
合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
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前編曰按洛出書
而禹則之敘為九疇疇之取義有三焉一曰
並義子王子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
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
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
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固于
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

天地間無非自然之理即無非自然之數為非為對為次第幾說豈說他不離這不故程子云見兔亦可起卦

事於二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者有得有失則驗於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四而係福極於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于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入政於三而係庶徵於八施于政者有善有惡則感於天者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子王子曰一與九相對也係五行於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則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於一三德於六人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性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也係五紀於四庶徵於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徵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入政於三稽疑於七政有

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庶政相為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粲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對待縱橫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戴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幹運於中也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於一以見化生人物之始也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為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焉人事既繁庶政具舉四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天人

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極次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敬五事，出入政贊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爲天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天下之標準攸係，至不輕也。其中否吉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其休其咎，有不可掩者矣。故庶徵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恃之凶，五福六極，答以類應。聖人又卽以勸懲斯世焉。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終焉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以無敘也。至於五事，敬又誓謀聖而驗諸庶徵，則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

河圖之位圓，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句連錯綜，以至於九，句連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敘疇於此，未始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未流之一節，與抑天地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復九州

經世曆曰：大禹受命于神宗，正天下水土，分九州。九山九川九澤。○前編曰：按此年禹以十二州仍爲九州，此氣數邵子係之，丁巳其必有攷也。

庚申三十有五載命禹征有苗

語詳書大禹謨

後世疑堯不誅四凶而舜獨誅之者可以釋然矣

淮南子曰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居攝之後而令命於舜不敢專也以此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前編曰按舜之攝也觀諸侯巡四岳行天子之事也不聞堯復命之也禹之攝也徂征之師帝猶命之而傳記亦有舜南巡之說是征伐巡狩禹不專也豈堯舜之事不詳見於經計舜每事亦必稟命歟抑堯之命舜也曰陟帝位舜之命禹也曰總朕師終陟帝位云爾其攝復有不同歟

三十有九載考績

會編曰邵子皇極經世以運經世之二經元之甲一經會之午七經運之甲一百八十一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甲子夏王禹八年按禹八年乃攝政之第八年也○祝氏曰唐虞當第六會之終元經會之運卦在會之世同人上爻變而為革則天運推移矣當數之交堯舜知天之曆數以天下與賢苟非二聖之大德安能保災度難洪水滔天非小沴

也四凶稔惡非細故也惟堯舜能平定之故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是年運之甲太畜節世之子大畜節年之甲子損節

癸酉

四十八載帝崩于鳴條

壽百有十歲

前編曰書稱五十載陟方乃死蓋自堯崩之後通數也○家語曰舜之為君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大紀曰記稱舜葬蒼梧剡道原以為舜巡狩南裔往而不返者欲兆賤尊意戴禹也大舜本以是期倦于勤使禹攝政使遠巡荒外而死是與經意相反也舜之擬禹以天下者本乎民心與天意耳使禹有天命舜雖不死于荒外何病于禹使禹無天命舜雖死于荒外豈能有益於禹哉此記者謬誤道原習而未之察也

軒按書稱五十載陟方乃死無南巡蒼梧之說而家語戴禮史記皆言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葬焉余據孟子云卒于鳴條似無南巡之理夫舜既薦禹於天命攝天子事矣胡為又自遠巡南裔即使有此行而崩於彼禹既宗舜矣胡為聽其遠葬而不歸觀於北都也揆之情禮俱似欠妥仁山金氏乃以禹葬會稽證蒼梧之事不知當

聖德

乙亥

五十載禹避舜之子居於陽城

時禹雖薦薦益於天相之也非攝之也巡狩之事禹固自為之矣安可以此而例舜耶

孟子曰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舜之子而之禹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路史曰女瑩生義均及季豷均封商今商之商洛有堯女墓武關西北百二十里商城是也禹封其子於虞季豷封於緡其後為夏桀所克舜庶子七人主胡負逃盧蒲衛甄潘饒番傳鄒息有何母轅餘姚上虞濮陽餘虞西虞亡錫巴陵衡山長沙皆其裔也○前編曰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均亦不肖然均之

失德不見於經傳蓋德不若舜禹耳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於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而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子孫則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說也舜郊營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鯀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為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為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營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於少康乎於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

仍有虞以建寅之月爲正月，色尚黑，社用松，牲用玄，以黑爲徽號。○論語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朱子曰：「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辟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也。」○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時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

天者，則革之，以神其祀。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晉董巴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十，凡有七歷。顓帝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聖人爲歷宗也。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帝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唐大衍曆議曰：『夏小正雖頗踈簡，失傳乃義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

之說復用夏正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爲上元進垂夏歷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未昏東井二度中古曆以參右肩爲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與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彈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昭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前編曰按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小正者其絕候之書習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豈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儼曰收而場功待而畚耨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巡狩會諸侯于塗山

稽古錄曰禹卽天子位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前編曰按玉帛萬國之說本魯

諸君子而雜見於傳記。朱子王制篇亦取焉。夫塗山今濠壽，蓋淮江之間，非中土也。禹何以會萬國於此？意者萬國諸侯畢朝於都，天子巡狩，則其方之諸侯各朝於方嶽，惟東南諸侯西至衡嶽，北至泰嶽，道里為遠，故禹總為塗山之會。其後又東南而為會稽之會也。塗山萬國之傳，或者史傳之後辭歟。

作大夏樂建旗旒以辨等級

大夏樂語詳樂記

通志曰：命臯陶為夏籥九成，昭其成功也。初黃帝作車，少昊加牛，奚仲加馬，禹命奚仲為車正，建旌旗游旒，以別尊卑等級，以五音聽治，揚鐘鼓，擊鐸，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於籥。簾曰：導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啓以憂者擊磬。有欲訟者揮鞞，常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恐其留吾門也。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世本曰：古有醴酪，大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籥、筍、同，籥具舉切。籥，籥縣鐘鼓者。

丑丁 二歲臯陶薨

史記曰：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至是臯陶卒，封其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駱氏曰：臯陶乃少昊之後，四世而庭堅，則高陽氏之子。六乃臯陶之後，別有舒

夢周宣王八年始滅初陶漁於雷澤虞舜求
旃以為主師造律執中封于臯為臯陶陶之
子封偃為偃姓又有孫思成思成其後世為
理以命族至商紂時理微為翼隸申吳伯弗
合以死取契和氏逋難伊虛為李氏其後世
為伯陽父○管子曰后土掌北方故使為李
李微官也李理字音同
此云理避難為李也

帝薦益于天

孟子曰禹薦益于天七年○前編曰按堯薦
舜舜薦禹皆其末年禹卽位才一年耳何以
卽薦益也世稱禹年百歲益於是年九十有
四矣然聖相授受其事體不同堯之薦舜攝
也舜之薦禹總百官
也禹之薦益代已也

戊寅 三歲考功

吳越春秋曰大禹哀民不得已卽天子之位
甫及三載考功○禮記曰禹在位三年百姓
以仁
遂焉

巳卯 四歲鑄九鼎

左傳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
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
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
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前漢

典

夏禹三歲四歲

前編

後世始功
鑄鼎之象
蓋本于此

郊祀志曰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
 胡氏曰左氏以為鼎者圖象百物而為之備
 使民知神姦者愚竊以為為誣矣魍魎魍魎自
 古不以為天下患惟鄙夫鄙婦言之搢紳先
 生不道也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
 為事而庸鑄之於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
 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
 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
 時生養斯民之道矣又鑄于鼎以為萬世準
 耳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制立
 度欲傳久遠者必於鼎矣○贊寧要言曰詳
 禹鼎不止圖山川猛鷲之物又每州民戶暨
 地里寬狹皆可知也故後語云據九鼎按圖
 籍注云秦據執得周九鼎自然業次知九州
 戶籍圖書也○前編曰象物神姦之說王孫
 滿蓋設辭以神之耳古之鐘鼎猶今之碑碣
 皆所以載事也九州圖籍之說近是鑄九州
 山川及所產異物則有之為其圖籍所以歷
 代寶
 之歟

軒按左傳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
 鼎象物史記漢書俱曰禹收九牧之金鑄
 九鼎說文曰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
 下崔瑗鼎銘亦曰大禹鑄鼎象物夫曰方
 有德似為大禹之初興也况史漢說文諸
 書皆明謂禹所鑄者而前編乃謂左傳非
 指大禹却從墨子說斷其為夏后開所鑄
 且謂開即啓也夫既為啓矣却又書於太

康踐位之下不亦謬乎今據史漢諸書斷其爲禹所鑄無疑但諸家未言歲年而會編係於四歲未知何所據耳
命姑從之以俟博雅者訂焉

庚辰 五歲巡狩

吳越春秋曰五歲政定周行天下○東漢陳蕃傳曰昔大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目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外紀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主德

於此見王之降于帝

癸未 八歲巡狩江南會諸侯戮防風氏帝崩于會稽

國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賔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者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

稽

聖德

為長狄、今為大人。○史記曰：禹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越外傳曰：禹始也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約詩書，審銓衡，平丰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席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濕，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衮一畝。○家語宰我問禹，孔子曰：夏后氏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壘壘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之主。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臯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民莫敢不服。○魯論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胡氏曰：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之而已。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之而已。而吾夫子稱禹曰：菲飲食，云云，何哉？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吾夫子之論又指其孝心純至者言之也。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於禘饗而郊鯀，禹之心從可識矣。故於宗廟則致其孝，於祭服則致其美，溝洫則盡其力，寧飲食之菲，衣服之惡，宮室之卑，皆不敢暇顧者，其心誠不忍一日安於天子常奉故也。味吾夫子無間然之言，其深

有以識禹之心者乎。

其心一安
則縱佚無
所不至矣
可不畏哉

申

夏后啓

元歲諸侯奉嗣子踐天子位

前纘曰按三代以來嗣君皆踰年而稱元與堯舜禹之間不同故胡氏大紀於甲申書元載今從之或曰是時禹三年之喪未畢益未也何以稱為元年是不然古者稱元無大意義特以其君天下之始計年耳况益之相禹異於禹之相舜禹之相舜異於舜之攝堯其時異其事亦不同孟子俱以薦言者推堯舜禹之心也其俱以避言者推舜禹益之心也當時事迹固自有不同故胡氏於明年書益歸政就國而不言避是為得之

乙酉

二歲伯益歸政就國帝親政大饗于諸侯

萬章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不然天與賢則與賢大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

通鑑綱目

卷之四

夏后益二歲

前

賢不自昏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蓋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大紀曰伯益歸政就國於箕山之陰○左氏曰啓即位乃即鈞臺以享于諸侯○前編曰傳稱夏啓有鈞臺之享而書史不言其年歲鈞臺在河南陽翟澗水之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啓筮亭謂啓享諸神於大陵之上然河南固天下之中或者啓即位之後羣后四朝大會同於此歟

丙 三歲有扈氏大戰于甘

語詳書

書序曰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胡氏曰帝啓嗣位之初何為遽有有扈之變也大史公謂啓立有扈不服唐孔氏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今觀甘誓聲罪之辭不過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其不奉正朔之意可見矣吁傳子之事固不出於禹之本心也天與之人與之啓不能逃其責矣然天下之事才出於創見非耳目之所常習者不能不起人疑叛之心至重煩王師大戰而後滅之舜禹嗣位寧有是乎夫子定書而存甘誓固見啓之奮發有為且著有扈氏不臣之罪而帝王升降之幾世變之一會從可識矣

壬辰 九歲王崩子太康踐位

癸巳 元歲王尸位不修先王之政 語在書五子歌

聖下之後纘再傳而有遺理或乏者人心或后矣哉

蔡氏曰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前編曰王尸卦數元年遇睽

辛亥 十有九歲王畋于洛表羿拒于河五弟御母

以從遂都陽夏 語詳書五子歌

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前編曰按五子之歌一章言太康

之失民也二章言太康之遊田也序所謂極遊無度也三章哀京都之不保也四章痛故府舊章之淪喪宗廟社稷之不祀也五章哀嗣以終之夫失國固大康也而篡國則羿也五子之歌皆怨太康之辭無忿羿之辭者自反也傳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則讀五子之歌君子是以知仲康之宜為君而夏之復祀也然太康雖為羿所拒不能濟河而猶立國於外以傳仲康豈亦因五子之歌而自悔者歟

辛酉 二十九歲王崩于陽夏弟仲康立

路史曰太康在位十有九歲失政又十歲而死○前編曰按自唐虞以來都于冀州而冀

自有牧、非天子自治、則甸服之地、跨河南北也、昇拒太康于河、不得復反舊都、故五子之歌、惟哀冀都之亡痛、故府舊章之喪、當時白河以南、尚無恙也、汲郡古文稱太康居斟尋、鄆道原謂河南有尋地、薛氏謂今拱州太康縣、漢之陽夏、卽太康故城、而傳亦稱相居帝丘、大抵皆交豫之境、大河東南之地耳、然則太康爲羿所拒、不能濟河、而更都南夏、以傳仲康、迄于后相、皆在兗豫之境、古大河之東南、昇據冀方之都、因夏民以代夏政、稱帝夷、并寒浞代之、皆在冀州之境、太河之北、至浞滅相、而夏統始中斷、後四十餘年、少康遂克復舊物、

王
戊
元

元歲命胤侯掌六師

語詞書

書序曰：羲和酒誼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卽位之始、卽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卽位、夜拜宋昌爲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羲和黨惡於羿、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剪其羽翼、故終仲康之世、不得以逞、使仲康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蔡氏曰：仲康始卽位、卽命胤侯掌六師、次年乃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前編曰：按仲康卽五子之一也、自太

夏

夏仲康元歲

二

前

康敗于有洛之表，而羿距太康于河，仲康及其羣弟避有窮之難，奉其母濟河而南，徙太康于洛汭，太康越在草莽，不能返國，城于旬服東南而居之。至是太康崩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胤侯爲司馬，兵柄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終凡也，不然權出於羿，是仲康爲虛位而胤侯爲羿黨也。若是亂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爲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於外，命胤侯掌六師，其規模舉錯固已有大過人者，無幾何時而使胤侯征羲和，羲和退棄厥司，依拒歟。邑蓋不共，王職而歸于有窮者，是以有亂征。

之師，殲厥宗，黜之命，然仲康迄不能移征，義和之師而加之，羿者或者勢未可歎，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仲康雖立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尊夏固自若，獨羲和以不臣受征，而夫子於書取胤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爲能自振而胤侯之爲王室倚重矣。

秋九月朔辰弗集于房

語在書胤征

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謹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九月合

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
 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
 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竅則不
 輯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
 也前編曰按虞廟以季秋日食為仲康元
 年而唐傅自均等新曆以為仲康五年癸巳
 之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夫以曆術
 求之則魯曆殷曆周曆已自不同憑此却求
 豈無抵忤故以曆較之經世絕年夏殷之年
 盈縮者二十有八歲焉蓋曆家之說有歲差
 之法久近各殊蓋曆以五十餘年而差一度
 虞廟以百八十有六年而差一度盈縮之原
 其大致蓋繇於此古者天官氏因時以治曆
 而後世言天者執曆以求天執曆以求天者

兩語說盡
 蓋治曆者
 曆以天求

為合以驗
 夫此曆乃
 所以定理
 成矣也

既有差於將來豈無迷於既往哉今從新曆
 之說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虞廟之說則
 合於經世之年且廟之言曆槩有活法在焉
 如論合朔者曰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何患
 於類大日月相離何患於類小此類可見雖
 然此猶以曆言曆不若以經斷曆以經言之
 則五年之說於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經為
 合何則經書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征徂
 書肇位以冠其首則徂征是其初即位之年
 而季秋月朔之變是其初年之秋無疑也以
 經為正固無假於曆以曆而論則元年之說
 為有合於經今從
 之繫於元年之下

二歲命胤侯征羲和

語詳書胤征

前編曰或問羲和之罪不過失職耳何勤徂
 征之師曰王者之制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
 之畔官離次棄厥司不甚於不朝乎曰沈亂
 於酒六師移之易爾曷為申明軍律激勸威
 武若恐弗勝何也曰羲和畔夏即羿者也意
 必有聚眾相命之事焉故下文有魯從罔治
 之戒也曰使果畔夏即羿也曷為奉辭伐罪
 不名其為賊而止於責其不職也曰先王之
 制官各有職以事一人不供其職即不臣其
 君矣而况傲授天紀為始亂乎曰傲授天紀
 為始亂何也曰自顓帝以來羲和氏世其
 職先王姬之長時類政以一天下之視聽久
 矣一旦有羿入間王室天子播遷南夏而羲
 和首不為用是使正朔不出於天子諸侯不
 稟正朔于王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此始而區
 區保邑拒命又其罪之細者耳故胤征之書
 始述其法以明其亂紀之罪終嚴其威以破
 其脅眾之勢也兵法莫整於胤征曰先時者
 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莫仁於胤征曰
 蠲厥渠魁魯從罔治莫勇於胤征曰威克厥
 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畧也○又曰皇極經世
 係壬戌又據子王子經世卦數仲康元年訟
 卦用事所以有日食之
 變而又有徂征之師



三歲羿滅伯封

左傳曰樂正后稷之子伯封貪惓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
○路史曰禹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曆歲紀甲寅敬授人時則伯封夏之天官仲康征義和而夷羿滅伯封是與王室爭諸侯耳○前編曰伯封后夔之子左傳所載伯封之事似失之
誣

丙寅 五歲

軒按唐天文志謂日食在是年九月而金氏據經爲斷謂當在初年之秋無疑其說詳在元歲九月朔下

甲戌 十有三歲王崩子相踐位

邵子經世曰仲康崩相繼立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

乙亥 夏后相元歲徙都商丘征吠夷

丙寅 二歲征黃夷

戊寅 四歲有扈氏賓服

通志曰東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黃夷赤夷玄夷白夷風夷陽夷相與有扈戰于甘澤不勝六卿請復之相曰不可德之不厚教之不修也於是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

主德

國勢

主德

辛巳 七歲于夷。咎夷來賓。

鼓不陳。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莽年而有扈氏賓服。

竹書曰：后相即位元年，征咎夷。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東漢書曰：昔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咎夷。七年，然後來賓。

壬午 八歲寒浞殺羿。

晉魏莊子曰：羿之祖世為射官，天子賜之弓矢，使司射。夏之方衰也，羿自鉏遷于窮石，號有窮氏，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武羅伯因熊髡扈圍，而用

寒浞，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娛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羿篡夏自立，凡八年，至是浞復殺羿而代之，不改有窮之號。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孟子云：蓬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離騷曰：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而圖後兮，五子用失手，家衡羿，潘遊以佚政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眇，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前編曰：按羿之亡也，孟子述其取友之

鼓不陳
子女不飾
親親長長
尊賢使能
莽年而有
扈氏賓服

通鑑綱目

卷之四

七

前編

一端左氏述其亂亡之始末而騷之言為盡
騷曰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因亂
流其眇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夫羿篡夏者逆
亂之流理固眇終矣况又有遊畋之荒譏慝
之蔽乎然則其前後本末俱
足以戒矣○澆論語作羿

壬寅二十有八歲寒浞殺王子帝丘后緡歸于有

能

仍氏靡奔有鬲氏

通志曰澆既長矣浞乃使之用師滅斟灌及
斟鄩而弑夏后相乃處澆于過處豷于戈○
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
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

○汲郡古文曰相居斟灌○前編曰思按帝
丘衛地斟灌亦衛地相居帝丘與斟灌相近
而依之非居於斟灌也○又曰按經世以靡
奔係此年足以正左氏之誤又按子王子卦
數相即位之年世卦得睽終以殺隕至此年
世卦得歸姝是以后緡歸有仍少康在外氏
者三十餘年
后緡相妃

癸卯夏少康元歲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

前編曰自此以後皇極經世缺四十年不書
而皇王大紀即以少康生之年為元歲蓋少
康既生則夏統不絕今從之○會編曰按左
氏傳及史記歲壬午夏之舊臣靡誅浞奉少

始生即書
示以正統
所在

者凡四十
年夏統不
絕如錢耳

康即位復夏正統則自今年癸卯至辛巳乃
泥篡據天位夏統中絕者凡三十九年胡氏
大紀乃以少康初生之年即為元歲以紀之
似失賊泥僭據之實矣今存夏變統不書其
年庶幾不沒其實且以垂世
鑒戒以俟後之君子折衷焉

軒按前編依大紀即以少康生之年為元
歲謂少康既生則夏統不絕矣而會編乃
謂大紀失賊泥篡據三十九年之實却存
變統不書其年愚謂會編之說本於經世
是或一義也然不若前編依大紀似得春
秋尊王存紀以誅亂賊之義其寓意亦微
矣今從之

甲子

二十有二歲夏少康自有仍奔虞

注德

書影所在
蓋以存君
不使亂賊
得篡竊也

伍員曰少康為仍牧正，恭澆能戒之，澆使椒
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
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
旅，能布其德而非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
○前編曰為仍牧正為虞庖正皆少康為之
以避禍非二國敢以是官之也夏眾者即帝
丘二斟之遺民，靡收二國之燼亦其助也官
職者夏之士大夫播遷者若遺臣靡之類是
也○又曰古今言治者莫盛於唐虞三代然
考之三代自禹傳啓已有大戰之變繼而太
康失冀相帝弑隕絕四十年而少康始中興
季杼之後鮮有可紀商有天下，一傳而太甲

幾墜沃丁以後比九世亂河患蕩覆轉徙不
 常西畧不知狄人內侵古公避狄高宗中興
 又幾何世紂遂亂亡周自文武成康以後昭
 王卽有南征之禍穆王尤甚幸沒祗宮夷哀
 厲暴宣王中興而非全治幽王又大亂平王
 東遷而天下無寧世矣然則語治者必曰三
 代何也蓋三代所以盛以其聖王代作其道
 化禮制有以漸磨人心維持風俗如是其久
 與後世不同耳不謂其暴君亂主之咸無也
 夫以漢視三代光武明章視禹啓文武成康
 如砥礪之與美玉光武漢法舊防尚未盡復
 其紀綱天下之具可謂疎矣然以其起自諸
 生側席幽人而明帝興學崇教臨雍拜老故
 其風聲興起二百年間雖庸君繼作宦戚專
 政而政亂於上俗清於下其民安於耕桑其
 士大夫厲於名節其故家遺族閑於禮法其
 姦雄之人懼於名義東漢猶然况三代之世
 聖王代作有井田以業民生有封建以定民
 主有道德以正民心有禮制以齊民行有詩
 樂以陶民風有教化以漸民俗制定而不可
 以卒搖化深而不可以卒變雖復有太康等
 不善繼之君然所謂政亂於上俗清於下者
 當必十倍於東漢矣故三代之亂猶日之
 有雲陰雨霾而不害其爲晝後世之治猶夜
 之有月星火燧而不救其
 爲夜此古今之所以分也

辛巳 夏少康三十有九歲

其年會紀
 作唐辰次
 年壬午歲

夏少康三十有九歲

詩然以于
午為少康
之一則中
間授寒泥
以篡統矣
爽可哉
賢

國勢

軒按是歲以前寒泥借據天位元九三十有
九年今仍書夏少康者蓋與元歲係少康
之義同亦以見
夏統不絕云爾

壬午四十歲夏遺臣靡興師討泥伏誅奉王踐天
子位王命誅澆及豷復禹舊績夏遺復興諸侯
畢朝

左傳魏莊子曰夏之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
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泥于過滅
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伍員曰使女艾謀澆
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廣漢張氏曰方少康在襁褓而
夏之臣靡固有滅泥而立之之心經營許久
乃遂其志若靡者可謂忠之盛者矣方寒泥
在上澆豷縱橫之時少康獨有田一成有衆
一旅其勢可謂坤微而卒用以興其間圖回
謀慮必大有曲折惜不復傳于後猶幸有左
氏傳所載耳要之靡與有鬲氏有仍氏皆佐
少康以有爲者也若使少康之君臣於此數
十年中不忍而欲速則身且不保而况國乎
惟其潛也若深淵之蛟龍故其發也如春陽
之震動惟其時也○胡氏大絕論曰人殺其
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臣必欲報恐死謀報
能以天道爲定命不觀敵勢而攻圖則庶幾
焉苟顧其私內覬大利外畏大難雖有良心

此中夢之

慮思之功
自不可及

甫正位而
即來責焉
之明德遠

興

癸巳

祀

日銷月鏢其不忘君父者幾希矣少康靡鬲
與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
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淪瀕死亡而不怠兢
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嗚呼此真可謂中興者矣故唐
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為冠噫前
王之所為後王之師也可不鑒哉○熊氏曰
羿浞之禍已無夏矣義黃堯舜以來相傳之
正統其絕者蓋四十年區區庖正一成一旅
之衆而卒能復禹舊跡踐天子位者要之為
君者有撥亂之志為臣者有盡忠之節人事
既盡能以天道為定命故能致茲大業推原
其故亦由虞君思之為也虞舜之後也一代
之興則先代子孫實於王室與國同其休戚

方夷來賓

古人之慮蓋深遠矣後世得人之國則絕人
之嗣不知天道昭明禍亦反踵虞夏商周之
祖若孫傳祚二千
年其效斷可觀矣
竹書紀年曰少康即位方夷來賓○東漢書
曰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自少康以後
世服王化遂賓于
王門獻其樂舞

五十有二歲封庶子無餘於越以奉先王墓

夏少康

五十有二歲

三

第

會紀亦載
年癸卯歲

吳越春秋曰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隨陵陸而耕種遂禽獸而給食不設宮殿之飾從民所居居於泰餘春秋祠禹墓於會稽○會編曰按於越之先始于此傳至周春秋時勾踐始大僭號稱王軒按吳越春秋無餘之封原自少康而前編乃書於季杼踐位之後誤矣

癸卯 六十有一歲王崩子季杼踐位

通志曰按羿篡夏拒后相而立八年其家相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及豷至澆能用師執相相死遺腹生少康及少康生杼至杼能用師滅澆豷計太康失邦至少康復夏豷將百年夏之亂甚矣少康之功高矣司馬遷之紀不志其事可謂踈矣

甲辰 夏后帝元歲

戊申 五歲征東海伐三壽

竹書紀年曰夏伯杼子之東征獲九尾狐路史同

庚申 十有七歲王崩子槐踐位

通志曰杼可謂能帥禹者戡定寒氏之亂佐其父少康成中興之功故夏侯報焉○前編曰按自古人主非天資絕異或親歷艱難而能成中興之功者鮮矣少康生長艱危備嘗

庚

險阻，卒成再造之功，信為中與之主，后杼之
生，遭家未競，與其先王共歷艱險，方其用帥
干戈，計其年齡，弱冠而已，英毅之氣，蓋可想
見，洎其卽位，又能帥禹而行，卒為夏家有德
之宗，夫以禹之明德懋功，典則備具，使得中
主循而守之，可以坐享安靜，况以英毅之資，
帥循其道，禹何遠之有，惜乎年世湮遠，書史
失傳，後之學者，不得盡聞其行事之詳，為可
憾也。

辛酉 夏后槐元歲

癸亥 三歲東夷來御

節東方
夷也

甲子 四歲

丙戌 二十有六歲王崩子芒踐位

丁亥 元歲以玄圭賓于河，乃東巡狩于海

路史註曰
事見紀年

甲辰 十有八歲王崩子泄踐位

乙巳 夏后泄元歲命東夷命西羌

竹書紀年曰：后泄命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
夷、陽夷。○通志曰：泄之世，咎夷之屬，六夷來

東漸西被
之德歷二
百餘年不
衰，斯劉定
公所頌明
德之遠也

王於是始加爵命○漢西羌傳曰太康失國四夷咸叛及相即位乃征吠夷七年然後來賓至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至桀之亂吠夷復入邠岐之間

庚申 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踐位

辛酉 夏后不降元歲

甲申 四歲

丙寅 六歲伐九苑

巳未 五十有九歲王崩弟扃立

庚申 夏后扃元歲

甲申 五歲

庚寅 二十有一歲王崩子廙踐位

辛巳 夏后廙元歲

辛丑 二十有一歲王崩不降之子孔甲立 路史作帝胤甲

壬寅 夏后孔甲元歲

甲辰 三歲采鐵鑄劍

外史復據 劉累奉龍 事

夏后孔甲三歲

陶弘景古今錄曰夏孔甲八年九月歲次甲辰采牛首山之鐵以鑄劍。○前編曰據經世紀年甲辰孔甲即位之三歲也。陶氏曰八年豈考於古銘字書難辨誤以為八年與

二十有三歲

二十有七歲商主癸生子履

帝王世紀曰主癸之妃扶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湯

三十有一歲王崩子皐踐位

衛彪叟曰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大紀曰王好鬼神襄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為桀帝諸侯化之夏政始衰。○祝氏經世解曰孔甲當星之甲一十二世之終自當有災况其卦為兌但夏之文獻不足無以證之。○前編曰按傳稱夏后孔甲據于有帝古今所傳亦謂孔甲有盤盂之戒而國語世紀謂為淫亂之君異乎所聞矣或曰孔甲常人名非夏后孔也。

夏后元歲

十有一歲王崩子發踐位

蹇叔曰嶠有二陵焉其南即夏后皐之墓也

以孔甲皇
之失德而
四夷咸賓
弗威夏王
之聲教遐

夏后 元歲諸夷賓于王門

竹書紀年曰后發即位之元年諸夷咸賓于王門而獻其樂舞

壬 十有九歲王崩子癸踐位 是為桀謚法賊人多殺曰桀

癸 夏后 元歲

二十有二歲公劉遷國于豳 語詳詩豳風洎大雅篤公劉

史記曰舜封后稷於邰別姓姬氏后稷之與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又曰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後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土居者有田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典自此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國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官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甯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漢書婁敬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路史曰稷生篠簋簋生叔均叔均為田祖公劉去后稷已十餘世矣○索隱曰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世數也若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五代實不合事情○前編曰按史記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千

五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千

餘年而十五世自夏歷商凡四十五世而纣至文王止十五世焉歐陽氏容齋洪氏國史羅氏已辨其非今不悉錄○又曰按公劉之遷豳也史謂周道之興自此則國語所謂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者自公劉數之耳不然則以有德之宗數之猶殷言賢聖之君六七作漢言七制之主也胡氏大紀以世表計之係之少康甲子之紀今以漢書計之係之夏桀甲子之紀

乙亥 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獻妹喜王嬖之

大紀曰夏自孔甲之後王室政德日衰諸侯或不朝桀能申鉶索鐵負恃其力不務遠而武傷有姓有趙梁者教為無道勸以貪佞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聽為之為瓊室象廊瑤臺玉牀行潘縱樂政事怠廢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為戲劇○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韋昭曰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則同也○前編曰比者同比之地事雖不同同於亡夏也

丁丑 三十有五歲商主癸夢子履嗣位是為成湯語詳詩商

頌長發章

即作同比亦有救于邪說

殷本紀曰契與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士立相士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

商湯始居亳

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登沃○孔子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告來居沃土二篇皆言○前編曰按嚳為契之父其說非也唐虞以上

無王稱况契非嚳之子借使嚳子不宜謂嚳為先王也先王者必指玄王此商人追稱之詞也亳今應天府之穀熟蓋南亳也

庚寅

三十有六歲

商湯元祀

商湯始用師征葛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

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湯始征自葛載十
 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
 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耕者不墾誅其君而
 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
 其無罰○前編曰按書序前乎湯誓有帝告
 釐沃之書有湯征汝鳩汝方之書今皆亡矣
 史記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舊文
 也孟子引亳眾往耕之事疑出此者而五就
 湯桀之事意者於鳩方之書得之也其詳不
 可得而
 聞矣

卯巳

三十有七歲商湯遣使以幣聘伊尹于有莘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
 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
 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
 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
 幣聘之器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
 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
 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
 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
 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
 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
 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
 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

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朱子曰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取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皇甫謐曰伊尹力牧之後○路史曰伊炎帝上世所國今洛之伊陽縣伊川堯之母家伊侯之國又曰伊尹帝堯之後也○前編曰按堯生於伊故為伊祁氏伊尹恐其後也傳記謂伊尹生於空桑空桑蓋地各非真桑也諸說多妄

○又曰說湯以伐夏救民在去亳適夏就歸于亳之後非應聘之初即有是說也

商湯進伊尹于夏王桀

賢

辨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又曰伊尹聖之任者也○龜山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代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大紀曰成湯薦伊尹于桀為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桀不聽與羣臣沈

尤主名絕
哥按君回
君更奇

命而不理，失人心而不圖，反是為善，善則祥
集，習是為不善，不善則殃來。君王宜留意焉。
伊尹自亳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桀終不
聽。○前編曰：按史記，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
之事，而劉向別錄載九主名稱甚奇，索隱著
其義曰：法君謂用法嚴急之君，曰勞君謂勤
勞天下，曰等君謂定等威均祿賞，曰授君謂
不能自理政歸其臣，曰專君謂專已獨斷不
任賢臣，曰被君謂輕敵致寇，曰滅君死，曰寄
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曰固君
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修德，曰三歲社君謂
年在強祿而主社稷也。○又曰：胡氏大紀，張
氏紀年書，聘用伊尹，俱在湯卽侯位之年，余

按湯語曰：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則
湯之用尹，去伐夏無幾年矣。書序稱湯始居
亳，次書征葛，又次書伊尹去就之事，則聘尹
宜在既征葛之後。今附之湯進伊尹之年，於
以見湯之聘尹非以為已，又以見尹從湯之
初，五就湯，桀不問治亂，往來其間，以圖救世
至桀終不可而去之，商相湯代之，則益
子所謂聖之任者，其氣象居然可見矣。

申王 四十歲伊尹復歸于亳

書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新序曰：桀作瑤
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
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

誠以當與
豈盡忘情
吾君哉

以不能止
其亂非
始欲得之
而終悔之

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
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躑兮六轡沃兮去
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
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
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
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以亡耳於
是尹接履而趨遂適商就湯湯立為相故伊
尹去夏歸亳商王而夏亡○前編曰大傳與
此大同小異然羣臣去夏從商宜有惻惻不
得已之意不應歌而去之其辭如此然則此
章殆未可信也○蘇氏古史曰書稱伊尹去
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排于莘
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
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為伐桀以濟斯

世不若使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
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舍而歸商
耳其後殷末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
囚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
之於紂其不欲遽取之者如此此其所
以為湯文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歟

軒嘗聞先哲評商湯使尹事桀及周文事
紂之心率以蘇氏古史之論為當余三復
之似尚未得聖人之心者蓋聖人之心至
公無私而惓惓忠君憂世之念固並行而
不悖未嘗較計於名實利害之間少有一
毫為已之意也乃若古史謂湯之心以為
伐桀以濟世不若使尹事桀以止亂又謂
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

其所駁不
是勝論者
也心

然後棄之而西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
不欲遽取之如此夫曰以爲曰不若豈有
較計之私曰不欲遽取是已有取之意矣
豈聖人順天應人伐暴拯溺之心哉此幾
微毫釐之差
不可不辨

申國四十有二歲商湯七祀夏王桀囚商湯于夏臺既
而釋之

大紀曰昔先王之田也開三面而驅之順驅
不逐逆驅則殺所以愛天物不惟務獲而已
也是時田者張網四面合圍以殄天物於是
成湯出田命去網三而曰欲左者左欲右者
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復古制也漢南諸
侯聞之曰湯仁及禽獸而況於人乎皆歸心
焉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於重泉夏
臺已而釋之其後湯伐桀遂放焉桀謂人曰
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使至此○前編曰賈誼
新書及史記所載與此小異而事理不通今
從大
紀

壬辰五十歲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叛攻克之

通志曰夏王桀欲肆其侈心爲有仍之會有
緡氏見王汰侈不善也引師先歸桀怒帥諸
侯之師攻克之愈自矜肆國人大崩諸侯韋
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以虐其

庚

民

癸巳 五十有一歲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淮南子曰夏之將亡大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夏桀乃亡○大紀曰夏桀鑿池為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令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終古出奔商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

通志曰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耆老或諫桀又殺之其年瞿山崩為大澤水深九尺山覆于谷下反在上桀是錄書云亡

天

夏者桀於是大誅豪桀夫費之裔曰費昌見二日東出燭西沉問於馮夷夷曰西夏東商費昌乃歸湯

甲午 五十有二歲商湯十有七祀瞿山崩殺諫臣關龍逢

賢

通志曰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告湯曰桀惑妹喜上下離心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桀有暴臣于辛陵轅諸侯諛臣左師曹觸龍讒賊忠良關龍逢引黃圖以諫曰古之人君愛民節用享國之日長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弗勝亡無日矣立而不去桀曰子又妖言矣於是焚黃圖殺龍逢○大紀曰桀窮其宗族耻其勳舊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諸侯危

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于天發令逆其時諫者皆殺之闕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王侈靡嗜殺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怒遂殺之

夏亡

起禹元歲丙子終桀五十有二歲甲午凡一十有七主共計四百三十九年又按邵

子皇極經世書起禹丁巳止桀甲午通計四百五十八年蓋自禹攝政之年通數之耳

通志曰桀之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淪而不典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廢典德虧

天象

社稷而崩裂客臺振而掩覆犬羣擊而入淵豕御蓐而席隕兩日闕五星錯行鬼哭于國

枉矢流衆星隕地出黃霧泰山崩地震伊洛竭雷霆殺人○胡氏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

天下官天下者定於立賢家天下者定於立嫡然孟子固已言禹薦益於天未嘗不以官天下爲心異時謳歌朝覲訟獄者乃不之益而之啓幸而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啓之再

傳則循冒而以傳子爲當然矣未幾而太康失邦釀成羿浞之禍夏統中絕者四十年非

繼以少康之賢禹之宗祀不其始乎陵遲至於履癸極矣何則嫡之分固前定也而嫡不

能以必皆賢也天下生民之任則重也師保之說昉於商書湯尹之所以汲汲焉旁求俊

彥啓迪後人者其慮固深遠矣夫抵天之生
 大聖大賢固不數其生大姦大惡亦不常見
 天下惟中才最多是以不可無教太甲成王
 固中才之主也非有伊尹周公則敗度敗禮
 者誰能使之改勿冲有過者又誰爲之亢世
 子之法哉厥後二君卒能克紹前烈爲商周
 之令主者夫豈其性然哉學問之功大師保
 之責隆也○胡氏曰唐虞之時太和之景象
 也啓禹之世亨通之嘉會也夏商之未造其
 天時肅殺之秋乎湯武適當其時革命之舉
 不容不順乎天而應乎人矣是故天之道生
 於春長於夏肅殺於秋謂肅殺非天之道不
 可也聖人之道揖遜於唐虞家傳於夏禹放
 伐於商周謂放伐非聖人之道亦不可也聖
 人初何嘗容心於其間哉與時偕行而已布
 昭聖武之湯即克寬克仁之主我武維揚之
 武即作民父母之元后曾謂湯武果有異於
 堯舜禹之道哉觀四時則知天矣觀天則知
 聖人矣○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
 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
 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子之不肖均湯武
 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
 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
 達於自然之數而已而一毫之已私無與焉

我義一也
 數下如義
 之精

夏曆
夏曆一也

蓋然自然之變而曰而一享之曰年與
雖於夏商之無祭採聖人聖學而履之也
豈非之無道變也豈左於履之也豈非之
履之也豈非之而不始與曰年之未也豈非
然也其間較其變者千之不肯變也豈非
聖人矣○精九月正帝之卿三分之辭昔禮
齊魯之國豈非四都即天矣豈非天與
力鳴其月文也豈非示司曾謂豈非果
豈非也豈非也豈非也豈非也豈非也豈非也
人豈非也豈非也豈非也豈非也豈非也豈非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五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商

乙未 商王成湯十有八祀

正位而不
改元者惟
此而已

胡氏大紀曰古史不載湯改元獨劉道原載
之非其實也夫人君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
一定而不可易也成湯之元立於桀之三十
六載矣其所以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
有之師爰革夏正本是而為之者也又可改
乎元者義之所存非若一二之為數也後世

此即禮元
謂元之說

通鑑綱目

卷之五 商王成湯十有八祀

通鑑綱目

以元為數而不知其義如漢武帝初年曰建元元年既曰元年則元已建矣又曰建元豈不贅乎後又因事別建年號失其義也甚矣使人君知此義而體之則元原於一豈如是

之紛紛乎

漢

王誓師伐夏桀放之于南巢

語詳書湯誓

前編曰按讀湯誓有三疑焉疑王曰以為追書也疑亳眾之怨后不恤也疑大賚孥戮之為已薄也夫湯武之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王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一年者疑湯亦然有謂民無二王桀紂未絕則未可王者湯誓奉誓之稱王蓋追書也至於蘇氏則

然終其時
儒之言

自是正論

曰商周之王不王不係於桀紂之存亡也愚謂受命稱王之久其說失之僭而桀紂未絕未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蘇氏之說不拘矣然通而無制也夫湯武與師之時是即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為君臣天命既絕則為獨夫者其在此時乎夫天命已屬師徒既與則桀紂即獨夫矣豈待南巢之後牧野之餘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既已與師矣而猶自稱曰諸侯以令於眾則是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眾理固然也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於嫌聖人而文之哉然則弔伐之師義也而亳眾有不恤之怨何也曰自亳眾而觀則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

暴亂也。自夏衆而觀，則如水已溺，如火將焚，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舍我猶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我后奚爲後我，觀成湯辨曉之辭，首之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猶事而割正夏，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毫衆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也。繼之曰：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徂，蓋毫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常情蔽於苟且，聖人迫於天命，此其所以不同而已。至若重賞而慮其不信，嚴刑而至於孥戮，則以毫衆久安，喜逆惡動，夫用久安惡動之民，非重

賞以誘之，嚴刑以懲之，他事且不可，况以之戰而濟其弔伐之。其哉，然此亦誓師之令，不得不云爾。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此軍律也。而遽引罪人不孥，以病之，皆未可與語聖人之意者也。

仲虺作誥以告王

語詳書仲虺之誥

左傳曰：奚仲爲夏車，正封於薛。至仲虺爲湯左相。○趙氏曰：卽萊朱也。誥，告也。仲虺對衆而言，非特釋湯之慙，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南巢，今無爲軍地，桀奔於此，因以處之，故謂之放。然放伐之事，終不若傳禪之美，而又湯始爲之，故自以爲有可愧之德，恐後世無君

者指此為實以藉口也。觀湯誥之書成湯憂以天下至此又憂後世聖人之心量如此。○陳氏曰堯舜以天下遜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為恐也。○林氏曰孟子對齊宣王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即仲虺之意也。

要民

王歸自夏誥告萬方

語詳書

書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

三腹。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

作湯誥。咎單作明。居。○蔡氏曰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蔡

氏又曰。阬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三腹。國名。今定陶其地也。大坰。即榮澤在衛州。

界。俘厥寶玉。恐非聖人所急。詳見逸周書。然不可信。○孔氏曰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

居民法焉。○子王子曰。自虞書危微精一數語之外。惟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

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數語足以亞之。性之為言。實昉乎此。是其為書。辭忱義密。當為誥書

第一。與武成大不同也。○阬音而地名。

軒按商書孔傳典寶明居二篇名皆亡

典

三月商王踐天子位于亳定都建國號曰商改

正朔易服色改歲曰祀

孔氏曰殷輅車為善色尚白○大紀曰三月湯歸於亳踐天子位定都焉國號曰商其圖書曰歸藏坤乾震巽坎離艮兌按歸藏即今納甲歸魂等法古必有書以斗杓建丑冬十二月為歲首是謂地統以日中為朔改歲曰祀建太白乘大輅曰馬黑首大事欽用日中成事乘輪成車曰黃車牲用白牡封夏后氏之後於杞行甲寅曆○前編曰建寅雖曰地

統然月建順天而右行日月不及天而左會惟建丑之月月建在丑日月會于丑故天文以丑為星紀蓋自是為始以經緯十二次也所以商正因之

王至東郊論諸侯功罪立禹後與古聖賢有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各有差

不封開國之數而封聖賢功臣後裔即此見其無意于有天下矣

左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史記曰還亳作湯誥惟三月王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汝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乎民故後有立昔蚩尤與其

通鑑綱目 卷之五 商王成湯十有八祀 五

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于有狀先王言不可
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
○又曰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索隱
曰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所封地理志在遼
西令支○應劭曰姓墨胎氏○路史曰公劉
商世諸侯○史記曰伯翳生子二人次曰若
不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當夏桀時去夏歸
商爲湯御以敗桀于鳴條故嬴姓多顯遂爲
諸侯○世紀曰禹之時執玉帛者萬國及夏
之衰有窮之亂孔甲以後至桀行暴諸侯相
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前編曰
王制與周禮不同舊說是殷禮故胡氏大紀
盡入商湯之紀以見成
湯紀綱天下之大規

軒按戴禮所載王制雖與周禮不同然大
歸不出周禮之範圍蓋兼虞夏殷制而損
益之爲周家一王之制者何獨以殷禮目
之也且孔穎達曰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
盧植曰文帝令博士諸生作信若此又安
得遺周而獨用殷禮也前編乃據大紀收
入商湯之紀
誤矣今不錄

是歲大旱

丙十有九祀大旱

丁二十祀大旱

天象
天非有大
故不生大
聖災禍之
來天之所
以開聖人
也祇以爲
桀之餘烈
亦拘矣

夏桀卒於亭山

漢書匈奴傳曰其先伯禹苗裔豷本此

荀子曰夏桀死於亭山。○路史曰桀放於南巢三年死於亭山。其子淳維妻其衆妾遁於北野。隨畜轉徙。號葷育。逮周曰緞狁。

安民

戊戌

二十有一祀大旱發莊山之金鑄幣賑民

天權對而地權作然未有本乎人權者人權失則天地之權皆失

管子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檀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大紀曰伊尹言于王

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困。○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

巳亥 二十有二祀大旱

庚 二十有三祀大旱

辛丑 二十有四祀大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雨。

史記曰湯既放桀。大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

主德須知七年以前無一不晴故禱而即雨

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荀子曰。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崇與。女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軒按說。苑淮南子所載。俱與荀子大同小異。史記及東漢書注。乃有剪髮斷爪身爲犧牲之說。夫以湯之聖。當極旱之時。反躬自責。禱於林野。此其爲民。籲天之誠。自能格天致雨。何必如史漢所云。且人禱之占。理所不通。聖王豈信其說。而剪髮斷爪。毀傷父母遺體。豈聖人所爲。或出野史謬說。不可信。故刪之。

作大濩樂

通志曰。命伊尹作樂曰大濩。修九韶六律。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謹而好禮。湯令未命之士。不得朱軒及飛軫。不得節車。解衣文繡。旣命。然後得以旌有德。○大紀曰。禱于桑林之社。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歲則大熟。天下謹訟。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作諸器用之。銘以爲警戒。史失其傳。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前編曰。按莊子云。桑林舞。則桑林亦舞名也。

祀棄爲稷

禮記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前漢郊祀志曰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乃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應劭曰遭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社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也○顏氏古曰夏社尚書篇名今則序在而書亡逸○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湯於帝壬年代猶近功之多少傳習可知故得量其優劣改易祀典意欲遷社而無及句龍棄功乃過於柱故廢柱以棄爲稷也

軒按書序及郊祀志皆云湯欲遷夏社而句龍莫能繼不得已乃遷柱而以棄代爲稷可見聖王革命不輕於變制類如此又按書序有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逸亡

丁未三十祀王崩

壽一

嫡孫太甲踐位

孟子曰伊尹相湯以王于天下湯崩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之也○史記曰湯在位十有三祀而崩太子太丁蚤卒次子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崩太丁之子太甲立○會編曰按史傳皆稱湯崩年百歲如程子之言則湯九十七而生仲壬九十九而生外丙以

祀乃所謂
變許社稷
也

事理推之、程說恐未必然、考之蔡氏書傳引
 吳氏云、太甲卽位于仲壬之柩前、居憂於仲
 壬之殯側、其說與太史公合、今姑存之以備
 參考、或曰外丙仲壬亦太丁子也、未知是否
 ○大紀曰成湯娶有莘氏生子太丁蚤卒、太
 丁子曰太甲爲世嫡孫、以伊尹爲太保、湯崩
 伊尹奉太甲卽位、葬成湯于亳北、○大紀又
 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子蚤死、外丙立二年
 仲王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
 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耶、二帝官天下、定于
 與賢、三王家天下、定于立嫡、立嫡者、敬宗也
 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弟弟
 及、非所以爲敬、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
 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子也、

辨
 可與
 論古

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
 後嗣爭奪之端、子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
 假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
 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
 義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
 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
 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沃丁耳、必有所不得
 已也、豈有諸聖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
 沃丁小甲諸中材之君、反能之耶、此以人情
 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
 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
 諸弟子或爭或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
 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
 也、沃丁旣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湯

夢以丁未
崩甲以戊
申立歷數
其明外丙
仲壬之未
嗣位不待
都辨矣

賢
教

主禮
不言伊尹
伴王而言
王祖一字
之間千古
正名定分
之意寓矣

教

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為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各世，此以歷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亦可也。

戊申 **商王太甲** 元祀冬十有二月伊尹祠告

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德以訓于王 語詳書伊訓

胡文定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元祀十有二月，曰三祀十有二月，則月不改也。○書序曰：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宮。○孔傳曰：伊訓凡三篇，其二亡。

王祖桐宮居憂 語詳書太甲篇

前編曰：伊訓所言，事事藥石。王未克變，蓋人欲熾而不能自克也。古者天子居憂，則在諒陰，太甲之為不善，以其深居宮中，貴為天子，有所恃而驕，故伊尹營祠宮以處之，使之居憂於此，所以訓之，勿使之終身迷也。○焦蒿悽愴，以起其思，悲哀哭泣，以感其念，服衰疏食。

以阻其驕。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之。太甲此時驕奢。淫泆之氣剝落殆盡。此伊尹不言之教。一大鑑治。太甲所以克終允德也。與伊尹之訓深切著明而不順不聽又不變。則其說窮矣。只得以桐宮為訓。至於用此。亦大臣之不幸也。

乙卯

二祀王在桐宮。

丙辰

三祀冬十有二月朔伊尹奉王歸于亳。

語詳書太

甲篇

書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孟子曰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太甲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

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

賢又反之民太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

伊尹之志則篡也。○前編曰伊尹與成湯創造王業紀綱法度所以經理庶政者周矣使

中材之主守之不害為至治但恐為辯言所惑輕有所變動則政壞矣此伊尹所深憂也

然尹作書以勉其君而反為臣之事何也意者功成身退伊尹其將歸乎抑人臣奉君一

有寵利之心則患失之念熾曲徇苟從以為固位之謀者無所不至矣尹之言亦萬世君

臣之大戒也。○
艾音又芟草也。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

語詳書咸有一德

前編曰皇王大紀係之七祀甲寅經世以返政卽附庚戌之歲經文伊尹既復政厥辟接前篇奉嗣王歸亳申誥于王其辭事相接而書前今嗣王新服厥命皆爲復亳初年之辭無疑也今係諸此○唐孔氏曰太甲既復歸伊尹卽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卽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卽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左氏云伊尹及太甲而相之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

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沃丁序云沃丁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昔湯爲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時始卒伊尹壽年百歲比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矣○書傳曰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前編曰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先儒謂自危微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撓一四語足以繼之然此四語者卽精一執中二語耳而功夫加詳焉夫舜授禹精一執中之旨卽繼之后衆守邦四海困窮之語伊尹告太甲一德之旨卽終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之戒今之君子語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天下國家毋乃與聖人之言有間與噫其弊也久

矣伊尹以元聖之臣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密不傳於書太甲不明賴師保之訓伊尹於是始有書焉自伊訓太甲三篇皆已精切明白矣而終之一德之書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此皆萬世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

十有七祀

庚辰三十有三祀王崩廟號太宗子沃丁踐位

辛巳商王沃丁元祀

戊辰八祀阿衡伊尹夢葬于亳答單訓伊尹事

沃丁以天子禮葬伊尹成王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乃千古報功之極則非常典也

世紀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

喪以報大德○書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答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孔傳曰伊尹既

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答單忠臣名作沃丁一篇以戒之也○孔穎達曰伊尹本三公

周晉文公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

事當然也○前編曰成王賢王也世猶傳其命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沃丁雖賢世紀所

言未必無此雖為非禮然孔氏以晉文請隧為比人與事俱擬非倫矣○子壬子曰成湯

播告于衆以元聖稱伊尹愚考其大用誠聖人也○有大德量有大識見故能數用權而畧

通鑑綱目卷之五 商王沃丁八祀

無沮禦扞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此大義，主此大謀，相湯而伐放之，天下不驚，如探囊取物之易也。湯學于伊尹，尹之相湯，格言至論，疑不少矣，而不傳于後。至相太甲，始有五篇之書，典謨之後，四百餘年，再有此精微之論，方伊訓與上篇之訓，王未克變營國之役，此君臣之大變也。惟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嗣王亦竟以是率德為商令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非聖人而能之乎？古大善用權者，莫如伊尹。善論權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况餘人乎？

西巳 二十有九祀王崩立弟太庚

前編曰：兄死弟及，自太庚始。謂為殷禮，非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父子相傳為世。若兄弟則昭穆紊矣。沃丁及見伊尹之典，刑死而傳弟，當必有故而典籍無所考。後世循習諸弟子，或爭立，遂啓亂源，是以聖人立法不立異，以為高。

庚戌 商王太庚元祀

甲子 十有五祀

戊戌 二十有五祀王崩子小甲踐位

乙亥 商王小甲元祀

辛卯 十有七祀王崩弟雍已立

壬辰 元祀

午 三祀商道衰諸侯或不朝

史記曰殷道衰微諸侯不復朝○大紀曰王尸君位不能綱紀廢政號令不行諸侯或不朝

癸卯 十有二祀王崩弟太戊立

唐孔氏曰太戊小甲之弟乃太庚之子也

辰 元祀亳有祥用伊陟臣扈相

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大修成湯之政語在書君奭篇

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太戊贊于伊陟

作伊陟原命○孔傳曰伊陟尹之子巫咸原二臣名咸又四篇伊陟原命二篇皆亡○史

記曰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幕大拱太戊懼問於伊陟陟曰臣聞妖

不勝德帝之政其有缺與帝其修德太戊從

之大修先王之德三日而祥桑枯死殷道復

通鑑綱目 卷之五
典諸侯咸歸之。○前編曰贊如益贊禹之贊言佐其所未及也

丙午 三祀諸侯畢朝

家語曰商王太戊側身脩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者十有六國。○世紀曰太戊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起問疾弔喪三年而遠方重譯來朝者七十六國

甲申 二十有一祀命申衍為車正

史記曰相囑生申一人一曰大廉實易俗氏其玄孫曰孟釐申衍帝太戊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申衍之後遂有有功以佐殷國。○書序曰大業之後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羸姓也中行衍家佐太戊皆有明德

戊午 七十有五祀王崩廟號中宗子仲丁踐位

書無逸篇

巳未 商王仲丁元祀

祝氏經世解曰運卦節歲卦明夷故戊午而甲宗崩巳未而仲丁立明夷臨仲丁遷於囂

甲申 六祀遷都于囂

書序曰仲丁遷于囂作仲丁。○前編曰按囂史記作噉今河南敖倉是也。在孟州河陰。又曰經世係之初立之年。但太戊方崩。仲丁未必遽遷也。今以例附甲子之紀。視氏紀世當歲升蒙。

藍夷作寇

東漢書曰至仲丁之世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有餘年

辛未 十有三祀王崩國內亂弟外壬立

壬申 商王元祀

丙戌 十有五祀王崩國內復亂弟河亶甲立

丁亥 商王元祀徙都于相商道浸衰

書序曰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史記曰河亶甲立是時囂有河決之患遂自囂遷于相

乙未 九祀王崩子祖乙踐位

丙申 商王元祀圮于相徙都于耿

史記曰祖乙既立是時相都又有河決之患乃自相而徙都于耿

辰 九祀圮于耿徙都于邢巫賢作相商道復興

河患之配至于此極從古所以洽河無上策也惟有曲圖遠害而已

進

諸侯賓服

書序曰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大紀曰王之世遷都于耿為水所圮王懼以巫咸之子賢為相諸侯賓服天下大和○經世曰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巫賢為相○祝氏經世解曰祖乙之禍却不在卦乃後天之後二十四運之窮蓋七百二十年之將終生祖乙之末

○前編曰按耿在河中府龍門縣邢在邢州龍岡縣

軒按書序仲丁河亶甲祖乙遷都各有作各以王名篇孔傳云皆亡余以意度之三作或紀遷國之由述創制之難以示戒耳意古之君臣動必有作其重於遷都則存

也如是夫

甲寅 十有九祀王崩子祖辛踐位

乙卯 商王祖辛元祀

甲子 十祀

庚午 十有六祀王崩弟沃甲立

辛未 商王沃甲元祀

乙未 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

商王祖辛二十有五祀

通鑑綱目 卷之五 十一

丙申 商王祖丁元祀

二十有九祀

丁卯 三十有二祀王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

戊辰 商王南庚元祀

壬辰 二十有五祀王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

癸巳 商王陽甲元祀商道復衰諸侯莫朝

國勢

太史公曰陽甲之時商道寢衰自仲丁以來

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胡氏曰仲丁字誤當作沃丁說見前

巳亥 七祀王崩弟盤庚立

庚辰 殷王盤庚元祀遷都于殷改國號曰殷 語詳書盤

庚辰篇

夏民

經世曰盤庚立復歸于亳改號曰殷○鄭康成曰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常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曰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官室奢後下民邑居墊隘水泉渴鹵不可以行政化

所謂土薄水淺其弊

通鑑綱目 卷之五 十一

故徙都于殷。○皇甫謐曰：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于殷。○孔穎達曰：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氏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言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為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按孔安國傳：無奢侈之語，孔意蓋以地勢滄下，又久居水變，水泉溷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專為奢侈也。○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圯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眾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胡氏大紀曰：自祖乙都耿之後，三世有兄弟爭奪之禍，宗族羣下，各有黨與，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盤庚欲正名而誅罰之，則傷親親，召變亂，聽其所為而縱之，則不可為國，故必遷於亳，理之以舊制，參之以新民，消散黨與，使定于。一也。自是而後，子弟更立，十世無復爭奪之禍矣。賢者所為盡善盡美，如此哉。後世人君欲有所為者，既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必更張舊制，獎拔新進，沮格羣言，誅責貴近，以厲其餘矣。方事未成，則戒慎及事已成，則安肆。

矣方遷之初道路阻長工力勞費有能以財濟國事者則必旌顯之矣此天下所以敗也盛與三篇有六善焉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二也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以人情事理反覆訓諭開導民心使之通曉無纖毫恃尊高馮威勢之意四也奠厥攸居始以無戲怠爲戒五也敘欽有德有謀之人而不肩好貨六也一舉而六善立弭禍亂之根此孔子所以取之訓後世也先儒謂商人尚神愚初疑之及觀湯誥盤庚之文然後知聖人以神道設教非如末世及夷教之妄誕也行妄誕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子王子曰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爲都天下之形勢也山可險固天壤正隆民淳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民支物漸至繁阜風氣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夫契始封于商八遷而後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與干本根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是時濱河之地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物饒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爲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囂曰相曰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圯時壞而不悔者政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沈陷淪沒治亳殷而歸于先王創業之都非爲已利也爲民避患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而譚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蠱

惑百姓，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少而辯論反覆於世家舊臣者，爲詳其喻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生，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萬然溫厚之意，淪浹心髓，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祿？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內衰弊，至紂竟以奢淫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哉！

二十有五祀

丁卯 二十有八祀 王崩 弟小辛立

戊辰 殷王小辛元祀 殷道復衰

史記曰：小辛立，殷道復衰，百姓追慕盤庚，作盤庚三篇。○前編曰：如史記所言，則盤庚史書亦追記也，未詳是否。

戊戌 二十有一祀 王崩 弟小乙立

巳丑 殷王小乙元祀

寅甲 二十有六祀 古公亶父自豳遷于岐 改國號

曰周 語詳詩大雅

孟子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又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通志曰古公去豳邑于岐山之下始改國號曰周幽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舉國從之者二千乘隣國聞其仁多歸之古公乃遷於狄之俗營築城郭室屋而居十五

王緒

官有司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民歌樂之頌其德○吳越春秋曰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雍錄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而南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詩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太王涇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云此為周公采邑也○前編曰按世本自不窋公劉至季歷已有十七世史記拘于十五王文始平之之數遂謂后稷之子為不窋曾孫為公劉前既缺代又自公非已後缺四世不書皇甫氏不得其說遂以四世為字而組織又

自有四名，獨索隱覺其非而不明辯，路史已明辯而不斷十五王之說，今按公劉之世云周道之興自此而始，京師之名亦始此，國語十五王之說自公劉數至文王耳，然又安知非祖功宗德之云，周世世修德，賢聖之君十五作，而至于文王乎。

軒按世本所載公劉之後有慶節皇甫，弗僞榆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緝諸蓋至亶父，然考之史記，唯公劉亶父與經傳合，其間名字多闕，而國語左傳索隱皇甫氏所云或字或名各不同，又經傳無所考證，不可盡信也。

丙辰 二十有八祀王崩子武丁踐位

史記曰小乙自爲太子時備知民事艱難，時又不競，享國二十有八年而崩。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六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丁巳

元祀王宅憂其盤為相

論語子張問曰書云高祖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祖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經世曰高宗踐位其盤為相○前編曰按高宗自謂舊學於其盤周公亦曰在高宗時則有若其盤然則高宗新政蓋其盤為相也經世之言是矣高宗宅憂三年不言百官聽于冢宰以有其盤為冢宰也書稱高宗舊勞于外史謂其自為



3204472 u3

聖德

進

學

爰

太平時能知人民所好惡修饗其德達于神明蓋學于其盤舊矣盤亦以高宗之賢足以自為政故其免喪之後復政告老避權高宗而高宗猶不言卒得傳說而相之云

已未三祀免喪弗言羣臣咸諫王得傳說爰立

作相總百官資學于說

語詳書說命篇

蔡傳曰按史記高宗得傳說與之語果聖人乃立為相書不言省文也又曰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日高宗為商令主傳說為商賢佐果無愧于成湯伊尹也宜哉○胡氏曰今觀說命之書三篇最後記說論學之辭詳勤懇切此學之為王者事尤商一代之家法自成湯學于伊尹以洪其源至傳說相高宗以浚其流誠有非後世所能及者矣

壬戌六祀重譯來朝者六國

通志曰按書大傳曰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問諸祖已祖已曰桑穀野草而生于朝朝必亾武丁懼側身修行思先王之道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重譯而朝者六國○劉向曰高宗承商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安定而怠於政乃有桑穀之異說苑又曰太戊武丁時俱有桑穀之異

桑穀之祥
凡再見

主德

軒按書序及史記皆言太戊時有桑穀之異又書大傳及劉向說苑言武丁時亦有此異且伊陟之對太戊祖已之對武丁語意相同豈物異偶同而賢相均一陳善與抑前有是異後人遂誤傳而重出與前編於武丁不書此異或亦有見乃若呂氏春秋謂湯時穀生於廷比旦而大拱考之經史無所見今以理揆之豈一異而見於聖王賢宗時若此其類與必不然矣

八祀

三十有二祀伐鬼方

語詳易既未濟卦及詩殷武篇

通志曰鬼方恃固而變諸夏武丁伐之三年乃克自是內外無患而商道復興○前編曰按皇極經世圖高宗三十二祀戊子三十二祀己丑歲卦皆既濟也又運卦為需世卦為旅二卦外卦又為既濟則其年既濟之聚也既濟之三日高宗伐鬼方未濟之四曰震用伐鬼方既濟下卦離之三動則為震以三十六宮言之既濟之三反則為未濟之四故又以震言之今附此年○又曰殷自中微戎狄為患當是時右公亦為獯鬻所逼其勢可知故高宗修德行政天下咸歡用兵于既濟之後則不能三年勝此勞非傅說柔而能剛正固不變則不能三年終此役故既濟九三既

濟而用剛，高宗出師以之，未濟九四，以能濟之才，居大臣之位，正堅不撓，傳說以之。○又曰：按殷武，頌高宗也。高宗之德烈矣，而獨百叙其伐荆楚之功，則當時戎狄之患莫有大于荆楚，而高宗之功亦莫大于伐荆楚者。故朱子疑此，即易所謂伐鬼方者焉。豈以三苗復九黎之德，家為巫祝，民神雜糅，是以荆楚舊多淫祠，故謂之鬼方，與商周中葉荆楚每為中國大患，蓋自豫南偏，即踰重山而至鄧，號為山南，而又渡漢水，控引雲夢江沱，是為重險，荆楚在其間，為九州內之夷狄，一出懸陵，則北撼中州，東矚陳蔡，此所以易為中國患也。商都河南北，周遷洛陽，視荆楚為國南鄰，而負固若此，其為大患宜矣。然自文王

興於岐周，而其風化行于江漢，秦人恃力亦足以制楚，蓋自雍南出，即山水皆東南趨，其下荆楚亦猶建瓴水耳。然則荆可以擣豫，矚揚徐而雍梁，又足以制荆，設險雖守國之末務而亦不可不知也。

丁酉 四十有一祀周古公亶父生子季歷

史記曰：古公亶父之妃曰太姜，生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季歷。季歷是年生，○韋昭曰：太姜，王季之族，有逢伯陵之後也。

乙卯 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

軒按史記稱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自是商有三宗之稱云。然考之尚書無逸篇，唯有中高二宗，而無太宗。却有祖甲，孔傳以祖甲為太甲，唐孔氏亦以為然。今觀太甲克終允德，且為成湯嫡長孫，稱為太宗，宜矣。若祖甲國語謂其亂之七代，而謂太史公亦謂帝甲淫亂，殷復衰，何得與二宗並稱？邪獨鄭玄解無逸不義，惟王謂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此漫語不知何自。而蔡傳據此遂以孔傳為非，今觀高宗之賢，諒無廢嫡立庶意，而祖甲之不賢，豈能為遜國事，必不然也。或者又信蔡傳，輒謂祖甲並中高為二宗，皆為百世不遷之廟，謬矣。蓋未察商世中無之君，尚在祖乙，盤庚何為不宗而獨宗祖甲？邪况無逸曰：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是其歷年正與太甲合。以此知祖字似誤，其後於中高者，當是錯簡。孔傳謂為太甲者，誠是矣，但謂以德之優劣歷年多少為先後，又謂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甲，則又失之拘而欠融通耳。

丙辰 殷王 祖庚 元祀

午 戊 三祀 祀高宗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宗彤曰

史記曰：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前編

曰按書序稱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
維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是謂
二書祖已為高宗作也按史記則祖已連高
宗之事為祖庚作也高宗名臣世多稱其盤
傳說而無曰祖已云者又凡書之訓誥其君
多繫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
繫之君者如此二書皆訓體乃繫之君既非
美詞矣又凡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或曰
王亦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彤日則似
於不追書之云者史記之言當是也然三王
之祭其於釋也夏曰復辟商曰彤周天子諸
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以祭之且
蓋釋祭之餘也繹之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
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自

君且以廟號稱之又曰典祀無豐于昵然則
詳味其辭又安知非祖庚之時釋於高宗之
廟而有雉維之異乎則二書祖已以訓祖庚
明矣太史公博極古書係之祖庚之紀當必
有據子長後受孔安國則又為
安國所誤故重取而無擇云

壬戌 七祀王崩弟祖甲立

前編曰高宗以祖甲為賢欲廢祖庚而立之
祖甲不以為義而逃去其後祖庚崩而國人
卒立之也

癸亥 殷王祖甲元祀

二祀

寅庚 二十有八祀周世子季歷生子昌

史記曰古公之妃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後世當有與者其在昌乎○朱子曰太任文王之母華任氏之仲女也王季娶以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哉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放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若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周古公亶父薨少子季歷嗣立

賢

以天下之故而三讓是六伯道濟天下若心妙用也程子云立文王則道發天下不為三公矣

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吳越春秋曰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太任生子昌古公知昌欲傳國以及昌曰與王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聞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國民君事之號為句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朱子曰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為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太伯去之而不為翁王季受之而不為貪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前編曰按太伯之賢不下於王季文王但以太伯無子而季歷有聖子故太王之

穀音剪而
省也古字
通用亦可
作取為係
俗之意若
作取後音
則太王乃
不逆之尤
者何以啓
又百之虛

意欲改卜耳。○又曰按詩稱至於太王實始
剪商，不過為周家代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
爾，而傳遂謂太王因有剪商之志，太伯不從
是以不嗣，不惟謬觀詩意，其失太王本意甚
矣。且當其時，商受未作，商未衰也。太王安得
輒有異志，況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邠之
時，而今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
之心，決不若是其悖也。太伯採藥荆蠻，人心
歸之，遂啓吳國，夫一匹公子而足以有國，况
因周邦之舊而為之，它日商周之際，豈不足
以有天下哉。故
曰以天下遜也。

軒按儀禮三遜謂之終遜，蓋謂終以天下
遜也。其說為是。路史乃謂太伯遜以與王

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而終有
天下，故曰三以天下遜。其說泥而欠通。又
按世家所載太伯仲雍事，與吳越春秋大
同，小異，但謂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恐非太
伯仲雍
所為耳。

辛卯 二十有九祀 周公季歷九年

乙未 三十有三祀 王崩子廩辛踐位

丙申 殷王廩辛元祀

辛丑 六祀 王崩弟庚丁立

壬寅 殷王 **庚丁** 元祀

乙巳 四祀周世子昌孝養季歷 語詳禮記文王世子

壬戌 二十有一祀王崩于武乙踐位

癸亥 殷王 **武乙** 元祀遷都于河井

通志曰武乙卽位復去亳徙都于河北中國微弱東夷盛強分遷於淮岱之間漸居中土軒按經世以武乙遷都係卽位之年大紀則係甲子二祀未知孰是

二祀

丙寅 四祀王出畋崩于河渭之間子太丁踐位

史記曰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人不勝乃修曆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畋獵于河渭之間爲暴雷震死

乙卯 殷王 **太丁** 元祀

戊辰 二祀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

巳巳 三祀王崩于帝乙踐位

庚午 殷王 **帝乙** 元祀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受王

備邊

備邊

進

命為牧師

東漢書曰季歷伐西落鬼戎太丁時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王命季歷為牧師自是而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

進

周公季歷伐始呼翳徒之戎王賜之圭瓚和鬯

進

為侯伯

大紀曰王命周季歷為牧師伐始呼之戎又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其功錫之圭瓚和鬯為侯伯○孔叢子曰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

圭瓚和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前編曰按世紀竹書載太丁之世王季伐諸戎具有年數然其所載太丁年紀與經世曆不同古書固有以事計年者則大紀太丁元祀命季歷為牧師正當帝乙之元祀而所謂命為侯伯者據孔叢子亦帝乙命之例

丙

七祀周公季歷夢

在位四十六年壽百歲

世子昌嗣立

晉胥臣曰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勸處師弗煩事王不怒敬友二虢度于閔天而惠慈二蔡刑于太姒比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又曰文王之卽位也詢于八虞而咨於二虢謀於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

進

進

進

進

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恻○史記曰公季紇子昌立是為西伯至周公立謚法追王曰文王○賈唐曰周八士皆在虞官即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鬻也○韋昭曰南宮南宮括也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侯皆周大史也

丁丑 八祀 周西伯

辛巳 十有二祀周西伯治岐發政施仁

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無稅而不得濫梁無禁罪人不斃老而無

其處皆他
已包涵天
下不止恩
薄之薄披
也

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通志曰西伯行於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即其主以棺衾而葬之天下問之曰西伯之澤及枯骨况於人乎○史記曰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前編曰鬻子名熊事見鬻子書○劉向別錄曰辛甲殷臣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周召與語賢之告於文王親迎之以為公卿封於長子

進

鳳凰鳴于岐山

朱子曰鳳凰靈鳥也鳴于岐山聖王之瑞也

軒按漢律歷志云黃帝時命伶倫取竹於嶰谿制十二管吹之以聽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蓋鳳凰之鳴應律呂也說詳前伶倫造律下

天象

十有五祀岐周地震

哭心仁愛人君雖在聖王猶不忘敬戒如此

通志曰文王卽位之八年六月寢疾五日而地震東西南北不出郊圻有司曰地震爲人主也羣臣皆恐欲斷其城以役之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若有罪亦何逃歸矣改行其可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級田疇以賞有功未幾疾愈

壬辰二十有三祀西伯昌十周西伯昌生子發詳

詩國風豎大雅

通志曰太姒號文母文王治外交母治內文王之業賴文母之助爲多太姒生十子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邲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季曰曄季載又有滕毛部雍畢原豐郇八國皆文王子也○大紀曰昌爲世子娶于有

殷王帝乙二十有三祀

莘氏曰太姒太姒不茹忌而西伯有內行此德政之所以流布而風化之所以大典也太姒有子十長曰伯邑考蚤卒次曰發性慈和有聖德西伯以為世子次曰旦旦師于虢叔仁聖多材藝西伯任以政事唐虞而下夏后殷周千餘年中明天子賢后妃盡道於宮壺化行乎天下為世歌美者有矣逮孔子刪詩於周衰而文王之時有詩在焉所謂周南之風是也○朱子曰周公相成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絃以為房中之樂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使天下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

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也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作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五詩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置采芣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至此后妃之德固不可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前編曰周南國風諸詩朱子序說一洗衛宏詩序之訛陋矣又按墨子

書曰文王舉閔天泰顛於且罔之中授之政
西土服此事於兔置之詩辭意最為脗合詩
此詩必為此事而作也肅肅敬也越越約也
夫置兔而體貌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步武有
約束之度此閔天泰顛之所以為賢而文王
所以取之也曰季之取冀缺郭泰之取茅容
皆以是觀之况文王之取人乎天顛為文王
奔走疏附禦侮之友後為武王將威劉敵之
人信哉其公侯之干
城好仇腹心者與

備選

癸巳 二十有四祀命西伯昌距昆夷備獫狁語詳詩小

雅承 薇篇

逸周書曰文王時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戎
謀武以昭威懷○衛氏詩序曰文王之時西
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
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

丙午 三十有七祀王崩子辛踐位是為紂

史記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
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為嗣○外紀曰乙妾生
微子又生仲衍已而為后生辛乙及后以啓
賢欲立為太子太史據法爭曰有妻之子不
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呂氏春秋曰紂
母生微子仲衍其時尚為妾及為妻生紂○
大紀曰堯舜與賢三王與嫡二帝三王同道
惟所遇之時不同也堯舜之時中夏方開闢

辨
受為少子
則太史之
爭當在其
惡未捨之
前所以堅
持立嫡之
嚴

與子者定
子立嫡其
嫡之賢不
肯皆天也
故當以太
更之二是

書法原
拒飾於高
豈真天之
益其疾即
惟言莫遠
所以喪邦

制度草創。日非以聖繼聖。則不能成功。以貽萬世。使丹朱足為中材之君。猶不與也。故商均無大過。亦不得為天子。而大禹以有天下。及其末年。制度已成。雖中材之君。輔之以賢者。亦可以守矣。聖人不世出。賢德無以大相過。則定於與嫡。所以一民心。重天下也。雖然。大君人命所繫。與匹之本。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是以太甲雖嫡。又有成湯之命。而幾不免於廢。武王雖弟。上承文王之命。而終不釋於君。帝乙亦賢君也。泥於立嫡。而不知紂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慎。不知變之過。孔子作春秋。鑒觀前代。賢可與。則以天下為公。嫡可與。則以天下為宗。此萬世無弊之法也。使帝乙而如此。道開商之。世猶未可知也。

丁未

殷王



元祀五拒諫崇侈嗜酒色

史記曰。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已之下。○大紀曰。紂性汰侈。好酒色。始為象箸。箕子歎曰。今為象箸。必為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他又將稱是。王求足欲。天下殆哉。

壬

六祀周西伯初禴于畢

竹書紀年曰。紂六祀。周文王初禴于畢。

癸丑

七祀周西伯有疾。世子發與弟旦孝養。

禮記語詳

賢

通鑑綱目

卷之六 殷王紂辛七祀

五

前編

大紀曰武王之事文王率文王事王季之道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然如將弗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寅 八祀伐有蘇氏獲妲己嬖之縱淫樂重刑辟

百姓怨

因語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殷幸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亾殷○韋昭曰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亾殷也○史記曰紂好酒淫樂嬖於

女戎其

按大紀曰廣沙丘之苑多為臺榭有瑤室玉門建大官連屬百里中設九市古之以奢侈亡國者尚乎實首作之倘猶謂牧野非應天順久之師乎

婦人愛妲己其言是從所好者貴之所惡者誅之於是使師洧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而為瓊室玉門臺廣三里高千尺十年乃成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徇官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畫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

軒按大紀所載與史記畧同但炮烙之刑由于妲己罰輕誅薄威不立之言嗟乎嬖婦之傾人國也如是哉

丁巳十有一祀醯九侯鄂侯諫脯之囚西伯于美

里

史記曰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女不意淫紂怒殺之而醯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并脯鄂侯又剖孕婦視其胎斷朝涉之脛視其髓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且曰昌仁而有謀太子發勇而不疑申子且恭儉而知時冠雖蔽禮加頭履雖解位在足使將易置焉請及其未成形圖之紂於是囚西伯美里○又曰崇侯虎諧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美里○韓退之拘幽操曰目揜揜兮其疑其盲耳聾聾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考為死為生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程伊川曰退之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今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此○朱子曰雜說云紂殺九侯醯鄂侯西伯聞之竊嘆崇侯虎諧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美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此言為得其平云

戊午十有二祀周西伯演易於美里

語詳易大傳

以此一語
忠義千古
不貳足以
誦文王而
無媿矣

其直聖人之
言于歲下
讀之消人
多少邪念

學

邵子曰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
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
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
也又曰文王所定卦位所謂後天之學也又
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乾
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
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
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
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為輔以應地之方
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此矣○朱子曰邵子此
言文王改易伏羲畫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
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
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既濟矣乾坤之變者
自其所已成而反其原由生也故再變則乾

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
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既退則離得
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
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前編曰按大傳
庖犧氏始作八卦而太史公本紀謂西伯因
堯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其意謂伏
羲止有八卦也學者多從其說至先天圖出
始知庖犧重為六十四卦矣然大傳固明言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
矣又八卦定吉凶八卦者天地陰陽自然方
位非有吉凶也重為六十四而後定吉凶耳
說卦八卦相錯之云亦然况周官明言二易
其別皆六十有四不知史遷云何而獨為此
說也○又曰按伏羲之畫卦也蓋有圖而無

通鑑綱目卷之六 文王封辛十有二祀

推不可以
人力智巧
與所以堪
無不包妙
無不合

六十四字
總是一字
一者何也
人也易外
无人人外
无易聖人

書有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耳。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謂先天圖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斷橫圖，左右回環，是謂圓圖。八疊橫圖，是為方圖。法象自然之數，人力不可加毫末於此矣。其位乾南陽也，坤北陰也，離東大明生於東也，坎西月生於西，日入於西也，震東北陰盛於北，而一陽生也，巽西南陽盛於南，而一陰生也。西北多山陵，艮居之，東南多川澤，兌居之，此地理自然之形也。自震四一陽之後，為冬至，歷離三兌二之交，為卯中，則由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五陽至六陽，為乾一之乾，而始自巽五

巽五一陰之始，為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為酉中，則由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陰至六陰，為坤八之坤，而復生。此天運循環之序也。又圖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自西北至東南，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生卦之交也。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損咸恒益既濟未濟皆三陽三陰之交也。圓者象天，大而天地古今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皆不離乎是。方者象地，而凡天地人鬼事物，消長氣數推移，皆不出乎是矣。伏羲之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即六十四大字也。字書不過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而六十四卦備之。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而又加縱橫，差互對待，相為

蓋一奇集
天書一偶
象也不會
別書一奇
何象入若
謂天地並
有八八外
有易六十
四字皆支
離孫錯矣

意義邵子所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是也。至其占辭。傳夏歷商。又有連山歸藏之數。而世不傳。學者多謂邵氏互體。既濟掛一諸圖。卽連山之遺法也。然其辭不復可考。或有吉凶。而無教戒。與文王蒙難。羨里。樂天。憂世。以已及物。慮天下後世。無以處於吉凶悔吝之塗也。於是乎演而爲易。其演易也。意若曰。伏羲之圖。蓋法象自然。一定之體。而未盡著其用。伏羲之卦。雖如互成文。自然之旨。而未各錯諸辭。民用弗彰。大道易隱。於是移先天之體。爲後天入用之位。翻六十四卦變易之象。而繫吉凶利否之辭焉。其位則探河圖生成之位。爲

後天入用之位。以先天方圖。乾居西北。西北亥位也。室壁。天門也。亥者。子之父。子者。亥之子。乾居父位。動爲天。以一生水。則坎子居北。水生木。則天三之震居東。木生火。則地二之離居南。火生土。坤者。土之體也。則間火金之間。而居西南。土生金。則地四兌金居西。至於金又生水焉。土本居中。分于四方。故河圖天五地十居中。而四偶空。後天則太極虛中。而四隅實。蓋土分于四方也。土既分于四方。則乾坤艮巽皆土位也。乾者。土之牡。爲父居西北。坤者。土之體也。火金本相克。土在其間。則相生此坤之所以西南也。艮山土之積。巽木土之官也。故居二隅焉。水雖生木。然木之生必合水土之氣。故艮輔坎水以生木。艮者木之根。

也。又其性止也。止而後能動。說卦所謂終萬物始萬物也。故艮居東北。震者木之生。巽者木之氣也。木不能以自生。火必物有所入。而後木氣發而爲火焉。故巽居東南。天地之造化。莫大於生成。木。生物之氣也。金。成物之氣也。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三之水。發生萬物。巽。木居東南以承之。則生意益全。而物生皆濟矣。兌。金也。乾。亦金也。兌居地四之金。肅成萬物。乾居西北以收之。則成物無遺。而物成反本矣。此後天自然之用也。天地運乎四時。胎有萬物之用。盡在其中矣。若夫乾坤父母居不用之位。而六子代用事。則邵子固言之矣。然乾坤同天地也。易於乾坤譬諸言仁。有專言者焉。有偏言者焉。專言乾坤則包六

子而該六十四卦。偏言則八卦配八方。而乾坤六子均爲入用之位耳。凡圖意所該。有言蓋淺。至於卦。則兩兩翻對。以見對待消長上下升降之變。其體則雜卦言之。而邵子三十六宮之名所從出也。其序則本主於翻對。而序卦以次序言之。雖非精義。亦其一意也。而凡易圖加疊對竝之義。亦發例於此矣。其辭則或取之二體。或取之二象。或取之二中。或取之主爻。或取之卦變。或取之成卦之義。丁寧告戒。以前民用。聖人之憂患後世。於是爲至。或曰卦體奇偶。奇七而偶八。象辭者卦體七八之常也。象辭者每爻九六之變也。文王之辭。彖而不象。則是撰著求卦者。將常得七八而不遇九六乎。或遇九六而無其占。則文

知此則
一花
絲
對
字
之
玩

兼占爻卦
之理變上
可探則爻
尚未立全
易已在矣

程子言易
謂得其義
則象數在
其中朱子
以為先見
象數方說
得理合三
書易義始
盡

王之爲民立占者，蓋未備也。曰是誠未備也，所以周公繼之，附以爻辭，以盡九六之變，而占辭始備爾。然方六十四卦始有象辭，筮者而遇九六，則亦兼占變卦之象而已。且以乾卦爲例言之，乾之初變則爲姤，雖未有勿用之辭，而姤之勿用可占也。乾之一變則爲同人，雖無在田之象，而同人于野之意可知也。乾之三變則爲履，雖未有乾乾惕厲之戒，而履之履虎不噬可卜也。至於四變而小畜，則不雨之辭，不待蹇淵而可喻，五變而大有，則元亨之時，不待飛龍而可想，六變而夬，則物極當決，又不待立之爲言而可知矣。雖然，終未盡乎事物之變也，故周公因之，遂著九六之辭焉。凡言九六者，皆謂每爻之變也。然又

安知文王之時，不已有象辭，而周公特修補之耶？故河洛第九篇曰：周文增通，八八之象，轉序三百八十四爻，而楊雄亦有文王附以六爻之說，參同契亦有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也。道之晦明，蓋關世運，伏羲先天，自孔子說卦以後，儒者無傳焉。而方外之士，傳之如魏伯陽、關子明，可槩見矣。至于文明之世，則希夷先生、陳圖南始出，以示人，三傳而至邵子，始大發明於當世。然易道至此，亦大備矣。邵子象數，程子義理，朱子兼之，而主筮占。邵子觀象推數，而知法象自然之妙，故曰：畫前元有易。程子玩辭求意，以爲理無形也。易假象以顯義爾，故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朱子深究二家之說。

上泝四聖之心，謂易爲卜筮而作，卦本象數而畫，理因卦爻而著，故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嗚呼！易道是謂大備，是以朱子贊之曰：邵傳義盡，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又曰：惟斯未啓，以俟後人，蓋語古也。今撮其大要著于篇，以俟學者共致焉。

已未十有三祀，釋西伯，西伯因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從之。遂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得專征。

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知其陷人，塗炭者耶，焚其文王，少之商辛，必不納其請也。

伐

大紀曰：周之臣子，日夜憂懼，謀救其君父者，無所不至。竭國中珍寶良馬，使閔天太顛，來獻諸侯，憂懼入見，請昌蓋。是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紂乃召昌釋之，因獻西洛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大喜，許之，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爲西方諸侯伯。○又曰：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况文王大聖受辛下愚乎？惟文王致紂，歲信得專征伐，紂雖名爲天子，其實與天下諸侯及萬民均入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爲受命，陋之甚也。文王得征伐之柄，九年而薨，故秦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惟九年大統未集，既曰大統未集，則安有改元稱王之事？先儒不本經

庚申

文推原義理而妄生此論是以文王為曹操
 司馬懿之流矣。吁操與懿尚不改元稱王而
 謂文王為之哉。○史記曰賜西伯弓矢鉄鉞
 得專征典治南國江漢汝穎之諸侯率循西
 伯之令紂用費仲為政仲善諛且嗜利又用
 蜚廉惡來革蜚廉善走惡來革者蜚廉子也
 百力手掣虎兒善讒讒商容賢者棄而不用
 自此諸侯日益疎西伯歸修德行善諸侯多
 叛紂歸西伯西伯滋大。○論語曰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傳曰文王率
 殷之叛國以事紂

十有四祀虞芮質成于周

語詳詩
 大雅

辛酉

詩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
 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
 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
 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
 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
 爭之田為闢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
 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
 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

十有五祀西伯伐犬戎

史記曰虞芮之人俱讓其所爭田而去諸侯
 聞之皆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

周西伯得呂尚立為師

孟子曰太公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
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史記曰太公望
呂尚者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
之際封於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將出
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豎非虎非熊所獲伯
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水之
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
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
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說苑曰太公
望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于齊○前編曰
東方朔又謂呂尚七十二乃設用於文武蓋
歸周二年而爲相也按諸書稱太公說者不
一兵法首載尤淺而史記又謂文王囚姜里

散宜生闕天招呂尚今以孟
子之言與說苑之年爲正

壬戌

十有六祀西伯伐密須遂都于程

語詳詩大雅

通志曰初文王問太公孰可伐太公曰密須
管叔曰其君強明代之不可太公曰先王伐
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遂自阮徂共而及密
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前編曰按逸
周書有宅程之棗其史記解又有畢程之號
孟子謂畢郢郢卽程也古文通或字誤耳

癸亥

十有七祀西伯伐耆

前編曰書大傳曰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
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夫夷五年伐耆六年

兵

兵

通鑑綱目卷之六 殷王紂十有七祀 前編

兵

兵

兵

兵

兵

伐崇史記則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
敗耆國明年伐邢明年伐崇今從史記但史
記係祖伊告紂之辭
於伐耆之下則非是

十有八祀西伯伐邢

徐廣曰邢城在野王
將西北大傳作手

十有九祀西伯伐崇因作豐邑徙都之語詳詩大

雅丑乙

左氏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
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學而降○朱子曰文

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群神以致附來
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
之而四方無不順從夫始攻之緩非力不足
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終不
下而肆之則天誅不可以留罪人不可以不
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通志曰文王
伐崇言曰崇戾虎蕤侮父兄不敬長老聽訟
不矜制祿不均民力盡不得衣食予將征之
乃伐崇令無殺人無壞屋無塞井無伐木無
掠六畜不如令者不赦三旬猶不降於是勒
兵攻滅之○前編曰按逸周書稱周王宅
程三年遭天大荒此文王所以都豐也與

周西伯立靈臺

語詳詩大雅

逸周書

卷之六

周王對辛十有九祀

三

前編

禮疏曰周本紀云文王立靈臺於時年九十
六也○周易乾鑿度曰昌二十九年伐崇侯
作靈臺○雍錄曰文王都豐在郿縣豐水出
終南山豐谷自郿縣東行至咸陽而向北以
入于渭豐水之西有豐宮長安志曰其宮在
今郿縣靈臺靈沼靈園皆屬其地唐魏王泰
括地志曰辟雍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
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前編曰文王
之爲臺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故謂之
靈臺易乾鑿度推紀之蓋爲是也又曰靈臺
之時文王未稱王也而庶民以王稱之蓋文
王之什諸篇皆周公制作時追述發明先王
之德多從追
王之辭也

丙寅

二十祀周西伯昌薨

在位五十年
壽九十七歲

世子發嗣

立

是爲
武王

教

大紀曰西伯寢疾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
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
再拜受教西伯薨葬于畢○孟子曰舜文地
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
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
也○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
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
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文
王之德似堯舜○胡氏曰史謂文王陰行善
諸侯皆來決平母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

腹者乎愚嘗讀魯頌至于太王實始剪商讀
 論語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未嘗不慨後
 世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太王蓋當
 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也後百有餘年
 殷始亡且武王十三年已前尚無非事商之
 心則剪商之云太王非但不出之於其口亦
 決不萌之於其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
 立之志于以望其國祚之綿洪焉耳豈有一
 毫覬覦之私心哉議者謂太王有是心太伯
 不從遂逃荆蠻則是太王固已嘗形之於言
 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
 之賢反不逮之乎詩稱實始剪商特謂王季
 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
 其故則剪商實自太王始耳非謂太王實有

人心如是
 歸往而依
 然守臣
 節故夫子
 歎其為德
 之至者
 不以辭害
 義可也

剪商之心也夫文王雖大聖諸侯也紂雖下
 愚天子也安得以諸侯而有天子三分有二
 之天下哉縱有之以紂之暴惡肯容之乎以
 崇侯虎之鷙害乃不譖毀之乎此必無之事
 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
 及極其形容之廣耳豈謂天下三分有二之
 版圖誠歸之於周哉且以虞芮一質成之後
 歸文王者四十餘國疆土未必為文王有而
 四十國之諸侯四十國之人心則歸文王矣
 至武王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集者八百國
 豈八百國之疆土人民先為武王有哉亦心
 悅誠服而趨之者如歸市耳文武之心蓋有
 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矣請
 得以二王之心暴白於千載之上也

通鑑綱目卷之六 殷王紂辛二十祀 前錄

丁卯二十有一祀

周西伯
元年

歐陽氏曰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耳遂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卽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卽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則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稱十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無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既沒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卽位之十有一年耳夫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卽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西癸 二十有七祀周西伯發生元子誦

大紀曰西伯納呂尚之女曰邑姜為妃邑姜賢立未嘗倚坐未嘗偃怒未嘗厲是年生子誦○前編曰自史記世家稱呂尚窮困年老後世遂有太公八十歸周之說觀其以邑姜妻武王則八十之說殆或不然

丑丁 三十有二祀周西伯東觀兵戡黎語詳書

史記曰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于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臯是時諸侯皆畔殷歸周不期而會盟津

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引師還○通志曰太師少師抱其祭器樂器奔周內史向擊載其圖法亦奔周武王問太公曰仁者賢者亾矣商可伐乎對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亾夏條可結冬冰可折時難得而易失初武王使人候商報曰讒勝良王曰未也又往報曰賢者出走王曰尚未也又往報曰民不敢誹怨矣王曰嚙違告太公對曰刑勝故也其亂至矣往年武王東伐至孟津觀兵于商郊而還○大紀曰先是亳有雀生鵠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威振名昌紂愈輕肆棄耆舊貴戚大臣商容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徒不用而用蜚廉惡來蜚廉者孟戲仲衍之裔孫惡來其子也俱

以材力進，善諛好佞，賢臣梅伯性忠直，數諫，譴紂怒，殺而醢之。有雷開者，阿佞進諛言，紂賜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或諫曰：「非時也，君踐一日之苗，而民失終歲之食，其可乎？」殺之。圉圍汙池，沛澤多而虎豹犀象生焉，夷羊在牧，蜚鴈滿野，山鳴河竭，天雨肉雨石，兩日見，龜生毛，兔有角，女子化為丈夫，宮中夜聞哭聲而不見其人。黎侯近于王畿，不恭，王命紂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治也。西伯發戡黎，殷人大震。○蔡氏曰：「祖伊乃祖已之後，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以告紂，反復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于王子曰：「祖已之後，有祖伊所

謂故家遺俗猶有存者，此先王涵養之澤也。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剝床及膚之勢，不待知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日名位之尚留，忠臣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後，戒警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彜之至情也。事迫言峻，幸值其未怒，惟以利口禦之，而未至於殺。若比干之諫，或值其怒歟，或其言有甚於此歟，天命之絕未絕，正繫于比干之殺未殺也。其祖伊者，稟乎其幸免也。○前編曰：「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于殷，故奔告于紂，意必以西伯不利於殷之語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武王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終守臣節矣。」○又曰：「商自武乙以來，復

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地三百餘里耳則黎乃商畿內侯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為戡黎係以祖伊之告於是傳註皆以為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為至德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邠伐崇伐密須矣奚獨難于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方諸侯有罪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所得討况畿內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耳文王固未嘗

有南國之師也豈有畿甸之師乎先儒謂孔子稱文王為至德以其終事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以已為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未敢加兵於紂是即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為至德昔紂殺九侯脯鄂侯文王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而况稱兵於畿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為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為黎之蒐則黎乃紂濟惡之國武王觀政於商則戡黎之師或因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歟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殷已阽危亡無日

到其是忠
以愛君心
小周之德
可謂至德
也記

矣故吳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居然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武王亦謂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制分天下爲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爲西伯舊矣莽特文王爲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耳武王之未伐商葉曾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侯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

戊寅

三十有二祀

西伯發十有二年

微子諫不聽去之箕

子諫被囚因佯狂爲奴比干固爭死之

語詳書微子篇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朱子曰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三人行不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史記曰微子數諫紂不聽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決乃謀太師少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爲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彭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

干亦紂之親戚也。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剝視其心。○大紀曰：比干極諫，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亾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剝視之。○前編曰：微子紂庶兄，箕子紂諸父，太師也。一曰：親戚也。比干少師也。微子名啓，箕子名胥餘，微箕，采邑名。○又曰：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初不及於咎周。微箕諸公在於歎紂之必亾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

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亾，商之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有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孔子遂有知紂必亾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其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而縛，銜璧，衰經，與觀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未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代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self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

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謂而縛衛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焉武王為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為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而縛與觀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故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觀使奉殷祀亦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遜于荒野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偏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爾前日奔周之說母乃蹠謬已乎至于箕子比干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耳因為奴如漢光

鉗為城旦春論為鬼薪是也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辨

商亾

商自唐帝堯甲子契受封于商博至夏桀甲午有國凡五百二十有一年自成湯十有八祀乙未代夏有天下至紂三十有二祀戊寅凡二十有八主共六百四十有四年

軒按紂死在周武王十三年而前編於十二年書商亾者蓋以三仁誅放則民望絕

而天命去矣是卽
無商也故書曰亾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
於書詩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
氏來氏宋氏空嗣氏稚氏北殷氏日夷氏
蘇氏古史曰商有天下三十世周之世三十
有七商旣衰而復興者五王周旣衰而復興
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多賢君宜其世之過
於周周賢君不如商之多而久於商者數百
載何也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
和柔循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
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
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操天
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

殺

論商周之
強弱年國
之近址

下至久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幸廢焉至弱之
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
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
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
而繁重者皆周也商人之詩聽發而嚴厲其
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
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
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
存又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可
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
振也嗚呼聖人之爲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
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
振而不能及遠此二者又存乎後世之賢與

不賢矣。○熊氏曰：天下之治亂，係風俗。風俗之燮惡，係人心。三代固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爲最燮。每讀商書至終篇，紂之將亡，三人寧死，寧遜寧佯，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夷、卬、馬一諫，凜乎萬世君臣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奔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遜我罔爲，臣僕者，去而避紂耳。曷嘗有去商卽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亾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作狂，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不爲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不但此也。當時爲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睹。

雖周人目之爲頑，在商則不失爲義矣。所謂歷三祀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矣。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逋播遺黎，自是至死不二，可見商家一代人心風俗矣。夏末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羸病廢之人，畧無能出一七強劑以起其生者，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已也。

曾諸侯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

周武王十有三年冬十一月癸巳周王發帥師會諸侯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七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周

周武王十有三年冬十一月癸巳周王發帥師

會諸侯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書武成篇

朱子曰一月以孔注推之當是辛卯朔二日壬辰三日癸巳○史記曰武王東觀兵還師

可以對文考即可以告天地用神矣不然未可輕言伐也

周武王十有三年冬二月癸巳周王發帥師會諸侯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七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周

已卯周武王十有三年冬二月癸巳周王發帥師

會諸侯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書武成篇

朱子曰一月以孔注推之當是辛卯朔二日壬辰三日癸巳○史記曰武王東觀兵還師

可以對文考即可以告天地用神矣不然未可輕言伐也

而歸居二年聞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微子乃抱其祭器奔周於是徧告諸侯曰殷有罪重不可不弔伐遂東伐紂○前編曰按微子箕子比干諸賢尚在猶足維繫人心迨微子奔比干殺箕子囚民望既絕無復可冀矣故伐之

春正月周王大會諸侯于孟津誓師伐商

語詳書泰

誓上篇

戊午周師次于河朔諸侯帥師畢會周王徇師

而誓

語詳書泰誓中篇

安民

己未周王巡六師誓衆

語詳書泰誓下篇

前編曰按漢伏生之書無泰誓惟孔壁古文有之然孔傳終漢世未列學官其時有張霸偽書泰誓三篇行於世其書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之事仲舒史遷嘗所信用至東漢王馬諸儒始覺其非東晉初古文尚書出而偽書始廢近世吳氏復疑泰誓三篇辭迫而不及湯誓其書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愚按湯武之事均爲應天順人而事勢不同湯當創業之初武承已盛之業湯舉事於天下望商之際而武王舉事於諸侯從周之餘鳴條之戰惟亳邑之衆而孟津之會合諸侯之師事勢不同繁簡宜異至若紂浮于桀周文

混其所以
可告天地
鬼神也

于商其為古今之變固不待論然泰誓三篇
雖或出於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今觀
其書上篇誓諸侯以下中篇誓諸侯之師下
篇則誓周邦之衆士也上篇發明以君道為
王首尾一意中篇首尾不同大意以天命為
主下篇以善惡之類為主又開說天人之應
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
明正大豈必復效後世回互之語哉讀者知
此當有見矣

二月癸亥周王陳師于商郊甲子商受帥其旅

會戰于牧野

詁詳書
牧誓

辨

前編曰按泰誓上篇誓諸侯而下中篇誓諸
侯之師下篇自誓周邦之衆士貴賤等威之
辨也牧野之誓將戰之時也故自諸侯三卿
大夫師卒之長夷狄之首豪而咸誓戒之然
而尊卑內外之序則亦截然其不可亂此之
謂禮義之師也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
以敵湯武之仁義而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該
桓文之節制吾於牧野之事見之矣又上篇
誓諸侯中篇誓諸侯之師故其誓止於永清
四海時不可失立定其功以克永世而已下
篇自誓其衆士故登乃辟殄乃讐則為周人
言之不迫有顯戮皆自勅其士臣之隣非所
以施於不期而會之諸侯也至於牧野則商
郊也歸市者耕耘者亥黃者簞食壺漿者必

將與聞之、故言紂之惡而止言其積於家與施之商邑者、第將戰之時、一人不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均於誓、而爾所不勉、其于爾躬有戮、則臨戰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也。

商師潰、受反奔鹿臺、自燔死。王即位、國號周復。

商舊政。語詳書武成篇

史記曰：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反走，登鹿臺之上，衣珠玉，自燔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

逸周書曰
紂云天智
王琰玉楚

紂以自
發其崇後
之狀至死
不變愚哉
前驅有九
旂靈罕是
也

商商百姓咸待于郊。武王使羣臣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載拜稽首，遂入。至紂死所，殺妲己。已巳，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闕天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未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肆予小子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再拜稽首，乃出。○世紀曰：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君子

此必非周
初之文然
語自以

只一句表
盡武王心
事

聳餘里落
之壁也

八百之祚
嗣于此矣
安民

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恹恹休休，志在除賊，是非斥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不惡而嚴，是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書大傳曰：武王與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茸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曰：臣聞之，有罪者殺，無罪者活。

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曰：臣聞之，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後私。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甄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况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亾者表其間，况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况於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况於復徵乎？○朱子曰：文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亾，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耳。安得謂之至德哉。

心中有一
分四五人
必立見補
以不辨

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哉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有不容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又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蕭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獨得此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程子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於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說者將聖人心迹做兩截看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軒按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則知湯武之師唯為天下除暴云爾原其心蓋有甚不得已者以故桀奔南巢即從而放之不忍誅也使紂未死武王未必不若湯之放桀也夫既自燔死矣而又加誅不已甚邪史記乃謂王至紂所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此說本自汲冢書太史公誤信之耳以故朱子嘗謂未必如此而金

氏前編從而削之云。○又按賈子曰紂死
弃王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推
而守之猶不止也升菴楊氏謂此
說近於事理蓋有味乎其言之矣

封紂子武庚爲殷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

史記曰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
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
治殷。○逸周書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
蔡叔自作殷之監又曰武王既勝殷庶方不
服者分師俘之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
告以讖侯甲申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
戰俘辛亥薦殷俘正殷鼎庚子陳本命伐靡
百韋命伐宣友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新荒

蜀磨至告擒霍侯艾侯俘佚小臣四十有六
百韋至告以擒宣友。○前編曰按逸周書武
王之封諸弟蓋以次受封也先封管叔蔡叔
使監殷其後殷畿內諸侯不服者分師俘之
甲申百弁俘衛而後以衛封康叔乙巳擒霍
侯而後以霍封叔處故逸書史記皆先言管
蔡監殷也然則孟子以管叔監殷爲周公之
過夫以康叔之賢而不使監殷則武王周公
不其過乎曰凡封于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其
後獨管蔡霍三人叛故止曰三監叛爾其實
康叔亦監也故史記曰康叔爵命之時未至
成人後并祿父之亂漢書亦曰周公善康叔
不從管蔡之亂然則武王周公不牽而有
管蔡之過亦牽而有康叔之賢也

辨

改祀曰年以建子月爲歲首色尚赤

史記曰以十一月建子之月爲歲首得天之紀是謂天統以夜半爲朔牲用騂以赤爲微號朝燕服冕而玄衣

立徹法

孟子曰周人百畝而徹○朱子曰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徹通也均也

遷都于鎬

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部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遷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不能容不得不遷也

建學養老

史記曰國中竝立四代之學辟雍居中北虞學東夏學西殷學是爲大學又建虞庠於西郊夏序於州殷校於黨皆鄉學是爲小學俱祀先聖先師冕而祭人生八歲自王公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十五歲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及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凡入學以齒太子亦齒焉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太樂正論民之

教

養

教

俊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復論其賢以告于王而官之。○朱子曰養國老於東膠。庶老於虞庠。兼用燕饗。食禮。玄衣而素裳。憲而乞言。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呂氏曰年之貴乎天下也久矣。憲則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乞言比之。觀瞻氣味稍薄。

作大武樂

論語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朱子曰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也。又曰大武者言伐紂除害成武功也。

禮

肅慎氏來貢

史記曰時九夷八蠻各以方物來貢。肅慎氏貢楛矢石柝。長尺有咫。王欲昭令德之致遠。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以示後世。使永鑒。

閏月

李校書云是歲閏乃二月也。

三月分封諸弟封康叔于殷東

語詳書
康誥

前編曰按書序稱成王既伐管蔡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自王安石始疑梓

興

材之書至五峯胡氏始正書序之誤以三書
 係之武王之紀朱子是之而其他證驗亦多
 但康誥曰小子封酒誥惟曰封則康叔之年
 加長矣康誥曰在茲東土則武王未來自商
 也酒誥曰明大命于妹邦則武王在周之辭
 也然則二誥雖均為武王封康叔之書前後
 則非一時矣康叔始封於衛書無明文而酒
 誥則曰妹邦豈衛妹古或通稱兼以沫水得
 名與或先妹邦而後加衛亦未可知也詩傳
 稱武王克商分紂都以東曰衛西曰鄘北曰
 邯紂都朝歌今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謂
 之殷墟武王封康叔於衛但不知何時兼邯
 鄘而有之夫兼邯鄘而有之殆必成王既伐
 管蔡黜殷之後序所謂以殷餘民封康叔者
 也但謂康誥以下為
 成王書則不可耳

夏

夏四月王來自商諸侯受命于周

語詳書武成篇

大封建諸侯于天下

大紀曰武王既克商大建公侯于天下封黃
 帝之後於祝唐堯之後於蓊虞舜帝之後胡
 公媯滿于陳以胡公之父虞闕父嘗為周陶
 正王賴其利器用也妻之以元女大姬分之
 以肅慎氏之楛矢以備三恪復封夏后氏之
 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用其禮樂
 作賓于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得神
 農之後封之於焦封尚父於齊都營丘褒賜

氏之墟封周公於魯都曲阜少昊大庭之墟
 封召公于燕庶叔高於畢皆留相周封叔鮮
 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是為三監
 以殷餘民封康叔於朝歌國號衛封叔振鐸
 於曹叔武於越季載于郊封庶弟叔繡於滕
 叔鄭于毛又封諸叔于郟于雍于原于郕于
 豐號仲虺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
 府仲封於西虢實故夏墟叔封於東虢都制
 初泰伯仲雍奔荆楚採藥於衡山之下荆人
 義之從者日泉東至海上得千餘家遂為國
 自號句吳泰伯薨無子仲雍嗣為吳君天子
 使求其後得周章仲雍曾孫也世君吳矣因
 封之曰吳伯復封章弟於故夏墟是為虞仲
 封少昊之裔茲與於葛封祝融安期之裔於
 于郟封四岳姜姓文叔於許封仲虺弟雍滑

亦稱虞仲
 此始封者
 未詳虞仲

不主之昭
 世稱雍

之後於薛兄弟之君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
 餘人班宗彙作分器○蘇氏古史曰春秋之
 際其君子猶習於周之故其言太王之昭有
 泰伯虞仲王季之穆有虢仲虢叔文王之昭
 有管蔡邠霍魯衛毛昞邠雍曹滕畢原鄆郕
 武王之穆有邗晉應韓周公之胤有凡蔣邢
 茅胙祭惟管叔以罪大無後泰伯之後為吳
 叔度之後為蔡叔旦之後為魯叔封之後為
 衛叔振鐸之後為曹叔虞之後為晉今皆有
 世家虞仲五世為周章周章之弟亦曰虞仲
 武王封之夏墟其後為晉獻公所滅虢仲虢
 叔為文王卿士虢仲為西虢晉獻公所滅虢
 叔為東虢鄭所滅邠魯莊公八年降齊為附

通鑑綱目 卷之七 周武王十有三年 十一

庸魯文公十二年，邾伯奔魯，霍爲晉獻公所滅，毛公事成王爲三公，在周有毛伯、衛毛伯、過、毛得、滕常與諸侯會朝，後春秋七世齊所滅，畢公高事成王爲三公，其後畢萬入晉爲魏原，在周有原莊公、原襄公、原伯綬、公子跪、尋原伯魯、原壽之、韓宣王之世爲諸侯伯，詩人爲作韓奕，凡在周事厲王者，作服之詩，事幽王者，作瞻、邶、召、旻之詩，邶嘗爲狄所伐，齊桓公帥諸侯城夷儀而遷之，後爲衛文公所滅，祭在周有祭公謀父，事穆王最賢，惟聃季載爲周司空，郇侯爲諸侯伯，與郇雍、鄆、邠、應、蔣、茅、胙其後皆不見。

丁未祀于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

語詳書武成篇
暨周書謚法解

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遂奔走，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周書謚法解曰：周公啓制，文王之謚義，以垂於後，作謚法，謚法，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

因始制文
王之謚而
創爲謚法

蓋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
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
細名行出於已各生於人○大紀曰祀于太
廟始定祀先之禮諱名立謚賤不諱貴幼不
諱長唯天子稱天以諱之諸侯不得相諱追
王古公直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
王

庚戌柴于上帝望于山川大告武成

語詳書武成篇

王受丹書之戒爲銘以自警

大戴禮踐阼篇曰武王踐阼三月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爲

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歟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爲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杙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

直接危微宗旨

字字有道
非真道門
人亦不能
道

牖爲銘焉於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於盾爲銘焉於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伐杞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嗜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世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遠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橋橋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惡弗志而曰我知之士

無勳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聞弗恐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王訪道于箕子箕子陳洪範

語詳書
洪範

史記曰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又曰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乃封於朝鮮而不臣也○洪範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

交

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班固曰
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殷道衰箕子去之
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
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
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
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讐是以其民
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閑婦人貞信不淫辟其
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
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
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寢多
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後漢書
曰昔箕子遭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
未有開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
無淫盜門不夜扃四境海之俗就寬畧之法

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
方率皆土著意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
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其後通
接商賈從而澆異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
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朱子皇極辨
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
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
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
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
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
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
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春
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
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

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奏，面內而環觀之，自東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中，使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推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覆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舍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舍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

後世解經
經亡正必
此病也夫
孰知經也
隨之匪直
經亡

中而非有反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
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
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
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
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
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
非顛倒賢否賈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歛福錫
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
心亦曰始以隨文解義為口耳估單之計而
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
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為不眾更歷世變不為
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
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
一言以正之者使其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

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易為為武王陳
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
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
矣故為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前編
曰按書稱十有三祀則知箕子之不臣於武
王書王訪于箕子則
知武王之不臣箕子

殷故臣伯夷叔齊去周隱於首陽山不食而死

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
稱之○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
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古史曰武王伐
紂伯夷叔齊乃相與扣馬陳君臣以諫左右

士氣

辨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
 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耻之、隱於首陽、義
 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卒以餓死、○古史考
 曰、夷齊采薇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
 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劉氏曰、易稱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
 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
 者、道異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前編曰、按
 夷齊之事、呂氏春秋史記所載多有不同、今
 據古史為正、又史記載采薇之歌曰、登彼西
 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
 農虞夏、忽焉及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
 之哀矣、觀是歌辭、怨而氣弱、絕與孔孟所言

夷齊氣象不同、史記
 取之古史亦不取焉

庚辰癸亥篇

十有四年西旅獻獒、召公奭作書戒王

語詳書旅

蔡傳曰、人主一身實萬化之源、苟於理有毫
 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
 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
 戒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哉、

王有疾、周公旦祝告三后、求以身代王

語詳金縢篇

蔡傳曰、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
 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

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叙其事之始末合爲一篇以藏於金縢之匱。○前編曰周禮古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鄭康成謂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則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書之常器而終事納冊亦周家卜人之常職世俗謂周公始爲此匱又納冊其中以爲異日自驗之地可謂陋矣

辛巳官篇 十有五年春巡狩方岳祀百神朝諸侯。語詳書周

壬午 十有六年夏箕子來朝

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傷故都宮室毀圯禾黍生焉欲哭不可欲泣則爲近婦人故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山由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之遺民間之莫不流涕

乙酉 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王崩世子誦踐位周

公旦位冢宰正百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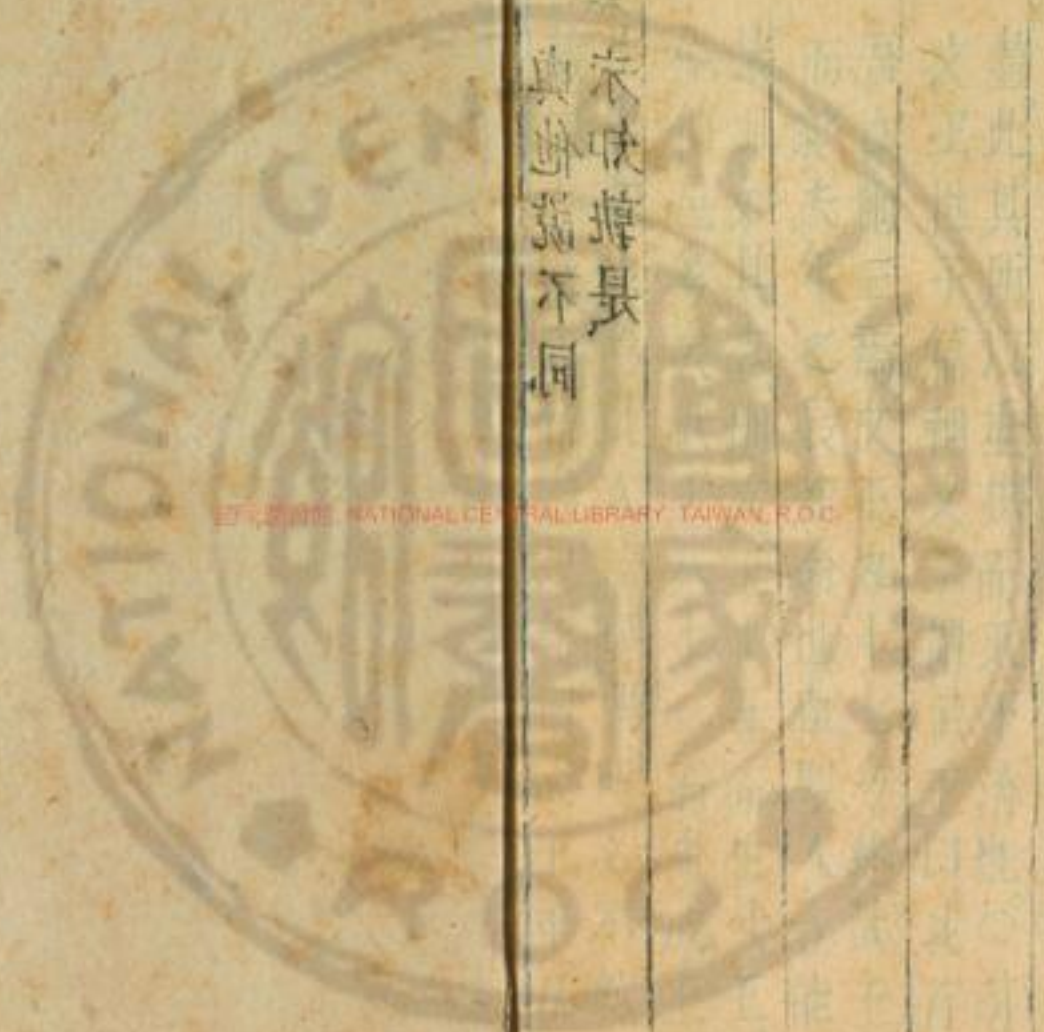
管子曰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武王而天下治。○胡氏曰武王之爲君也大

之為洪範之陳，而萬世彝倫之道明。次之為
 丹書之戒，而敬怠義欲之辨著。繼之為九府
 圖法之立，而泉貨之利通。報本反始，則崇追
 至祭祀之禮。垂裕後昆，則立教世子之法。至
 於建官，則惟賢也。位事，則惟能也。重民五教
 而食喪之加謹。惇信明義而崇德報功之兼
 盡。此其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前編曰：按
 文王世子篇稱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九
 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
 而終。夫年之長短，命也。雖聖人豈能與其子
 哉。且如其言，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
 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
 生，唐叔虞焉。此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也。可見
 戴記之訛云：竹書記年曰：武王年五十有四

與他說不同
 未知孰是



宋映輝景
與謝靈不同



國立中央圖書館 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進

賢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八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丙戌

周成王

元年

周公禽父元年

周公旦相王踐阼而治

語詳禮記文王世子篇

賈傳新書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



3204473 v14

學

傳職之篇
無論後世
天子不講
即大臣亦
罕有習其
文者矣

天子之舉
動無微可
忽矣嗚呼
君者慎之哉

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詆而舉無過事。○傳職篇曰天子不論於先聖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理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嫻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嫻於親戚不惠於黎庶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直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委授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師

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卽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嫺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絲從美不以章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之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

辨

飽飽而強食，飢而餒，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宥，坐而莫恃，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為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而皿器御之不舉，不減，折毀喪傷，凡此之屬，少保之任也。于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譟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之序，凡此其屬，詔王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器，不知風雨雷電之情，凡此之屬，少史之任也。○吳氏曰：書所謂位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陰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未知其所從始，如嚴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前編曰：按傳稱世子之記，則古者教世子，其文字禮節，必自有一書，世所謂誦習而行之者也。成王幼冲，既為天子，又復當喪，凡教世子禮樂之事，皆所不可失，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習視之，然古者大功猶誦，况幼冲之年，不可以廢學，意讀書誦習，亦必使成王親之，故周公作為文王大明緇以下諸雅，述先王之德，七月諸誥，極道衣食勤勞之事，而召公亦有公劉卷阿諸詩之作，皆所以便誦習于後，免喪，因被之管絃云。

周公旦追述先王之德作詩進戒

語詳詩大雅文王篇

周公旦作誥以告召公奭

語詳書君奭篇

史記曰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召公疑之作君奭於是召公乃說○大紀曰周公不見知於成王所以敢居外者恃召公為保爾不然周公其可離成王左右乎故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亂定之後也○前編曰按君奭之書王氏謂在成王初年今考書中言意率已可見今從胡氏說係於元年之下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

逸周書曰乃歲十有二月王崩于鎬肆于岐周公立相天子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汲郡古文曰畢西於豐三十里○肆音四埋棺坎下

王冠

家語曰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武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已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齋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勿志服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

○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
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

命周公元子伯禽代就封於魯

史記世家曰周公攝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
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王周公宰相成
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皇甫謐曰
伯禽以成王元年封○春秋公羊傳曰封魯
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
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
曰不之魯也卦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
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書大傳
曰伯禽封于魯周公曰於乎吾與汝族倫吾
文王之為子也武王之為弟也今王之為叔

非周公不
能得此三
人

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乏士也所執質
而見者十二委質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質
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僅得三
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
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尸祿之
士則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為賤去富而
為貧面目黧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
而章不賤也慎諸汝乃以魯國而驕可哉

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居東

語詳書
金縢篇

越絕書曰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
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時賞賜不加
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
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

辨

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
 周公乃辟位出巡狩於邊○朱子曰鄭氏謂
 周公遭流言之難避居東都宜從其說向董
 叔重辨此一時答之謂從註說後而思之不
 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
 之間豈應以語言之故遠與師以誅之聖人
 氣象大不如此且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
 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
 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
 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
 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合如此
 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為篡矣或又謂成
 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
 知周公何以處之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

全以續
 為重所見
 若大德音
 不暇于古
 相臣之榜
 樣也

學

古文尚書
 作聲音必
 釋治也與

而已矣○前編曰按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
 公而後行者以成王尚幼朝廷之事不可以
 無所屬也所以周公居外而朝廷不亂成王
 雖疑而外不敢誦者以有二公在焉爾微二
 公則周家之禍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周公
 亦不應避小嫌而忘大誅矣甚矣朝廷不可
 以無人而大臣不可以獨運也又按朱子集
 有金縢說其時與事皆與此不同此乃朱子
 晚年與蔡沈之書當為朱子定論○或曰周
 公居東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
 軒按金縢後敘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
 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
 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孔
 傳曰辟法也謂以法法三叔也鄭氏則音

避謂避居東都也。二說不同，以故朱子晚年定論，謂宜從鄭氏，而蔡氏傳書遂從師說。蓋謂我若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必如此解，則周公事君之忠、愛兄之情、全身之智、處變之權，無所不自，要之出於至公至誠之心，而無一毫自便身圖之私也。

丁亥二年王聽政周公居東罪人斯得

語詳書金縢篇

朱子曰：管蔡流言，成王疑之，未知罪人之為誰也。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悟乃知罪在管蔡也。或問：居東二年，非東征乎？曰：成王方疑周公，豈得即東征乎？二年猶待罪也。此須以

廣大無我之心觀之。若有一毫私吝，自惜避嫌疑之心，即與聖人所為天地懸隔矣。胡氏家錄有言：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苟成王而終不悟也，則如之何？曰：成王不悟，則王室必危，天下必亂，周公能盡其忠誠而已。聖人與天合一，奚容心哉？○蔡氏曰：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

東人喜得見周公作詩美之

語詳詩豳風及狼跋篇

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之，若犬羊

盛長也此
凡几一念
所成就也

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蓄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凡几德音不瑕、其以此夫、○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為傅、周公身聽天下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三監叛矣、

戊

三年周公居東作詩以貽王

語詳金縢後叙及幽風鴉鴉篇

後世之避
嫌引退者
皆身家念
重君國念
輕者也

前編曰、按七月之詩、幽之舊詩也、周公陳之以備工誦、使成王知先公之舊、衣食之原、序謂遭變時所陳也、夫成王方有疑於周公、周公方避位居東、而顛為是諱諱、幾於強聒者、嗟乎、此周公忠愛之誠也、夫豈以居東而遂忘其君也哉、然亦惟居東、故可以忠告爾、向使居中秉政、則成王益深不利之疑、雖吐赤心、其孰能信之、聖人所處、其脫然無累之心、與其拳拳不已之心、竝行不悖、然此俱可見矣、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鴉鴉、則鴉鴉其最後作也、成王之疑、亦將釋矣、鴉鴉之詩、其情危、其辭急、蓋有以憂武庚之必反、王

此論可稱
周公知已

天象

秋大書風王迎周公于東出郊雨反風

語詳金

室之必搖也夫昔也武庚以周公利權間三
 叔今也奄君又以周公見疑嘆武庚則躑躅
 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為成王言之其
 辭不得不危且急也既而成王悟周公歸管
 蔡武庚卒於叛蓋其叅謀造禍非一日矣管
 蔡之感滋甚至是而復畏罪則挾武庚以叛
 也或曰向使成王未悟周公未歸而管蔡武
 庚之反已熾則知之何曰周公亦身任其責
 力請誅之而已不誅則王室必危天下必亂
 周公亦盡其忠誠而已他豈暇顧哉

越絕書曰周公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
 日夜不休樹木盡偃成王大恐大發金滕之
 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
 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
 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前編曰書稱周公居東二年而越絕書稱周
 公巡邊一年蓋書兼首尾故稱二年而越絕
 以暮年論故但一年然以時考之一字或誤
 ○又曰周公代武王死之謾非成王卜雷風
 以啓櫃此事卒不聞於世矣以此知聖人之
 事其不聞於天下後
 世者此類蓋多也

管叔及蔡叔霍叔與武庚叛奄淮夷徐戎皆叛

周成王三年

鄭康成曰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歸攝政三監與武庚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陳賈問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孟子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或問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弃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戕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也

命周公東征周公作大誥于天下

諱詩書大誥篇

蔡傳曰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為親者諱也○前編曰按武王周公伐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叛雖孟子亦認為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武王之疎以成敗之迹言之過則誠過而疎則誠疎矣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為疎未為過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

爲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於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於是分殷之故都，使三叔爲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况所使爲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爲亂於其國，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既喪，成王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公因以爲利，彼固以爲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已爲之兒而

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况武庚實嗾之，於是唱爲流言以撼周公，旣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矚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爲商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况三叔實藉之，於是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旣而三叔與之，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大誥之

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於三監則略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於家曰親親焉於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我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心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後世之為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灰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於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軒按傳曰管蔡為戮周公右王書序曰成王伐管蔡深史記曰周公奉成王命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乃知管蔡之伐命自成王而周公奉行之蓋其事勢分義萬不得已不幸而值此大變固亦難乎其為情矣

魯侯伯禽帥師伐淮夷徐戎

語詳書費誓篇

世家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與反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勝遂平徐戎定魯列曰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并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本紀曰周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

周家忠厚
開國心同
天地後世
帝王所不
及

寧淮夷東土三年而後定。○呂氏曰禹之家
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初嗣
位而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而驟當徐
夷之變，一旦誓師，左右攻伐之節，戈矛戎馬
之利病，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孰謂其長
於深宮而參於膏粱之養耶？是以知大禹周
公之家學，蓋本末
具舉而無所遺也。

討武庚，誅之，封微子啓於宋，以紹殷後。語詳書

命

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
殷後。○左氏曰：宋先代之後也。天子有事，膺

焉，有喪拜焉。○路史曰：弔其民誅其君而乃
立其子，獨不以其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
德也。至於周公，設使管蔡監商，監之云者，所
以制止其洩洩淫奔之俗而納之道耳。土地
人民，猶我之有，固非利其國而欲之，如宇文
之於蕭氏也。及武庚之作亂，三監淮奄並起
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洵矣。周公於是濯
征，奄伐至，久而後克之。茲空深監武庚之事，
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夫以微子之賢，吾君
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
之宋，宋爲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固
未忘也。使微子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格非
周矣。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不少爲疑，卒
以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余以是知

立國惟在於賢而不在於疑之多也秦漢而下不原仁義而徒汲汲以防虞天下豈不大可慙哉

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度人

語詳書蔡仲之命

逸周書曰王子祿父北奔管叔霍叔縊乃囚蔡叔于郭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農獻民遷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於東○書序曰成王既代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前總曰按書稱群叔流言傳稱管蔡營商而管叔獨誅處蔡叔猶有車七乘

霍叔三年而復之縱管叔首惡然同罪異罰輕重歿生亦殊不等矣逸周書稱管叔縊而書亦但云致礫是必因其縊而致戮之蓋書其罪而尸之也而蔡霍俱不死此所謂施生戮死者與懿親之間本所不忍因其死而戮之以正王法因其生而施之以全私恩也逸周書云霍叔縊此必傳聞之誤

周公東征凱還作詩以勞士卒

語詳詩東山篇

巳丑四年王免喪朝先王廟延訪于羣臣

語詳詩周頌

周公作立政戒王

語詳書立政篇

賢 交 主德

奕

前編曰按立政之書前儒以其誤次諸篇之後謂是周公告君之絕筆非也此亦初年之書也故其官名與今周禮未盡合蓋時猶舊制也至稱詰爾戎兵蓋其時東征未盡奠也故胡氏大紀係立政於四年之下是為得之按古者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於井甸陳法講於蒐獮巡邊四征寓於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焉爾故成康之初元老大臣俱有詰戎兵張六師之告是皆有國之所當講而其所謂詰者微軍實閱器械嚴紀律而已以是陟禹迹征弗庭必非黷武勞民之師非若後世守文之世以兵為謹目就廢弛一旦警急則荒亂無措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又誅求征發於常調之外也又况當

五季南渡
之覆轍可
摩矣

時淮奄未寧平時武備猶不當弛况在此時乎至謂陟禹之迹尤有深意古者聖人疆理中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度者後世有以燕雲之地棄之夷狄者華夷同壤會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卒貽中國無窮之害如此而後知周公之言非為土地其意蓋遠然其曰至于海表得毋啓廣伐之漸耶曰此言其威德聲教之餘效也海表猶云海隅由日要亦指淮奄而為言爾然則後世大臣固有以置燕雲而成守文之治者亦有以復燕雲而致不測之禍者又何也曰是皆非周公也非周公則為君子而不能為為小人而又妄為矣世有周公之臣則吾不憂中

國之患矣

王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語在書蔡仲之命

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孔傳曰為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也

庚寅

五年遷奄君于蒲姑

語在書蔡仲之命

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誅之○書序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孔傳曰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此州書告令之也○前編曰按成王周公東征召公必居守故周公告召公謀之

王來自奄遷殷民于洛邑

語詳書多士

夏五月至于宗周誥四國多方

語詳書多方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秦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

殷猶砥礪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去也○子王子曰商自太甲以後數經衰亂已四興王業武乙再都河北而國尤衰弊者四十年至紂乃決其壞而蹙其亾者又三十年周家仁聲仁聞日曠日隆商王之惡德虐政日累日積當是時三分天下周有其二非周取之也皆奔商而歸周也紂之都百姓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服而安業其頑嚚喧虺而易搖者特遊手之民平時酗酒暴橫草竊姦宄逋逃匿隱未嘗伏辜不習勤勞不樂安靜呼噪風塵之警以逞其虎狼之心加以紂之寵任非人豪家巨室不事繩簡者怨周

注德

之不用招誘無賴爲之爪牙不過借復商之名以鼓倡羣兇殘害百姓若以戰國秦漢處之不過坑之而已周家積累有素不忍輕殺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從化此其爲變移之難者乃所以爲忠厚之至蘇氏謂人心不服周而難安者未之思也○前編曰按多方敘稱王來自奄誥爾多方而多士書曰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也自孔安國以來失之胡氏大紀獨敘多方於前多士於後云然則古者事之前後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書則每篇自爲首尾固未必諸篇相爲次序也諸篇若此多矣然又安知書之前後安國伏生不無所差互與多方多士之書皆化商之書也多士以告殷民而多方

則不止於殷民也，多方周官之書，皆歸周之書也。多方以治外，而周官以治內也。流言之變，倡於三叔而亂成於武庚，武庚固易叛者，淮奄徐戎何為而亦叛，或者人心之如殷民者尚多也。成王周公東征，歷幾年而後定，踐奄而歸，遷殷四國之民，至于宗周，諸侯畢會，計淮奄徐戎多方新服之國，變置之君，咸與在列，故告殷民而及多方，所以厭人心也。多士之書，則在洛之民，安定告戒之而已矣。自踐奄來，歸誥多方，於是天下既定，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始頒周官之法，定一代之制，此周官之書所由作也。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者，也。周官之敘曰：四征弗庭，六服承德，四征弗庭，謂黜殷致辟，伐淮踐奄也。六服承德，謂作

多方，定庶國，蒐岐陽，盟諸侯也。自是太平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嗚呼盛哉。○賊晨同明也。

蒐于岐陽因盟于諸侯

左傳曰：成王有岐陽之蒐。○杜氏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外傳曰：昔者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弗絕，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

六年董正百官制禮樂 語詳書周官

史記曰：周公相成王，六卿制禮，作樂，頒量天下大治。○前編曰：按周書一篇，周公定制之大綱也。其禮制紀綱，與其時士大夫風俗，可想見矣。然是篇周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

之傳與周公制禮先定公孤與六官之長使分職而率其屬自是衆職之纖悉皆當時六卿分制之而周公總定之也顧周官周禮其間有不合者則其後因時裁定詳略之間不無損益而大畧無甚異矣先儒曰周禮之書亦立制度焉耳承襲之舊權宜之法要亦不盡出於周禮也周禮之篇端皆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則書成於營洛之後也然成王未遂居洛况盡用六典之制乎或又曰周禮者首尾未成之書也惜哉

聖德

越裳氏來朝

史記曰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贄政令不

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國之黃耆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中國有聖人乎於是來朝周公致薦于宗廟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軒車五乘皆為指南之制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為先導示服遠人以正四方

七年春二月乙未王自周至豐命太保召公

相宅 語詳書 召誥

孔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於望後六日乙未成王自鎬京至豐以遷都事告于文王廟○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

此乃所以
爲子孫計
其久也

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賦者，邇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史記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邑。○又曰：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又曰：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周官大司徒篇曰：以上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按五行，即太行山也。

三月戊申召公至于洛卜宅

語詳書
召誥

卯 周公至洛用牲于郊社于新邑

語詳書
召誥

周 周公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語詳書
洛誥及召誥

多土
梓材

往來先後之序，蓋其日月先後，已具在繫年之史，故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於亂雜也。然是篇當亦多有缺文，錯亂磨滅者，又多以伏生之書為定，亦或於此失之。

設南郊，建明堂，立大社。

逸周書曰：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又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壘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上，苞以黃土，注以白土，以爲土，受削土于周，至乃

立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元，重廊，當復格，藻梲之旅，盈卷，常畫，內階，玄陛，堤塘，山齋，應門，庫臺，玄間。○傳曰：宮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重元，累棟也。重廊，累室也。常，累係也。復格，三禩也。藻梲，畫梁上柱也。丞室，曰移旅，別也。卷，謂藻井之飾也。言皆畫，刻柱為之也。以黑石為階，塘，中庭道，堤謂為高之也。齋，謂畫山雲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矣。又以黑石為門限。○朱子曰：郊而曰天尊之也，配稷于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親之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

癸巳 八年 周公分正東都

王命蔡仲復封之蔡

語詳書蔡仲之命

孔傳曰王成王也。蔡國名，仲字，父卒命子，罪不相及。○蔡傳曰：蔡仲，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前編曰：讀蔡仲之命，與棠棣之詩，未嘗不悲周公之意也。嗟夫！周公亦幸有蔡仲耳。然命人子以改於其父之惡，一言足矣，而曰改行，曰蓋愆，甚而又曰毋若爾考之違，王命夫幸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言之詳。周公閱管蔡之失道，固不容再有懿親之變也，是以丁寧言之，如棠棣之詩，自死喪急難，甚至閭閻之事，解愈詳，事愈下，感歎愈深，其志切，其情哀，蓋處兄弟之變，其情辭若此，觀者蓋當思其言外之意。

意云

甲午 九年封弟叔虞為唐侯

震錄也

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實也。參神也。○衛祝鮀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般氏六族，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昊之

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箴旃旌大呂殷氏
 七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
 取於有閭之士以供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鄙
 以會王之東萊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
 誥而封於殷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康
 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鬲華姑洗懷姓九宗職
 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啓以夏政疆
 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
 物管蔡啓商甚開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
 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
 帥德周公舉之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
 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遠王命也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周寇
 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曹文之昭也晉武之

蔡音蔡分放
 也蔡之爲
 放此俱古
 文之可推
 者今文俱
 擅改本字
 幾何不爲
 之既乎

穆也曹爲伯俞非尚年也○史記曰唐有亂
 政成王滅唐遂封叔虞○史記又曰成王與
 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
 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
 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
 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故曰唐叔虞字子
 于○呂氏曰人非聖人出言安能盡善言而
 是則踐言可也言而非則改之可也史佚戒
 成王慎言可矣使之有言必踐則非矣然當
 昧諸公不以爲過者豈非唐叔適可以卦故
 歟○前編曰按平王錫晉文侯之命稱先王
 明事厥辟又曰昭乃顯祖則叔虞之賢可知
 剪桐之卦非實
 錄殆不可信

乙未十年王游于卷阿召公從因王之歌賡歌以

進戒語詳詩大雅卷阿章

朱子曰召康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卷阿之詩以為戒也

丙申十有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以戒王語詳書無逸篇

胡氏曰以無逸繫于周公將沒者考於君奭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冲孺幼小之稱而無逸獨無故知其為最後也○前編曰按無逸之書七發端皆曰嗚呼其警戒之意益切真周公垂歿丁寧之書也稼穡之艱難周公嘗備陳於七月之詩而此又連無逸

之書是二篇者人主當相對為圖置諸左右朝夕觀省可也

周公薨于豐葬周文公于畢

世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其不敢臣周公也○大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成王不葬於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成在於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

乃心不忘
沒猶不忘
千古忠義
第一

卷之八 周成王十有一年

公也。○蔡氏曰：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王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之，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也。而此又以爲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耶？○前編曰：按周公治洛，或此時獨以朝覲在豐耳。○古史曰：周公之子封者八人，伯禽在魯，其弟嗣周公食采於周，世輔王室，邢尼、蔣、昨、茅、祭，或在於畿內，或在於畿外。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語詳書君陳篇

書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呂氏曰：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實得

實造之學，當於是篇求之。周公之沒也，屍臣碩輔尚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成王獨以屬之君陳，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治體所宜盡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平日與周公比肩同功，慮其兢兢循守者，或未專固，微有自用之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存間矣。不若畀之後進，端慤之人，則一意奉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指，蓋在此也。至于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世元老莫能之，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丁酉十有二年巡狩朝諸侯于方嶽，因行黜陟之

聖德

典。詩詳書周官篇

周禮大行人曰十有二載王巡狩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金氏曰按周禮三歲徧親五歲徧省七歲象胥諭言語協辭令九歲外史考書各十有一歲同度量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此王者所以一道德同風俗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歟。

戊戌十有三年作九府圜法

史記曰初唐虞夏商之世幣金有三品至是太公望乃立九府圜法錢圓函方輕重以銖通九府之用布泉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有四。○釋義曰九府為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是也。

壬戌三十有七年夏四月甲子王命太保奭及羣

臣受顧命

乙丑王崩太保迎元子釗于畢門外入翼室恤宅

宗

癸酉元子釗麻冕黼裳即位。是為康王朝見諸侯于應

門內諸侯聽命出王釋冕反喪服

正始

正

典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人哭于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曰以

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善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以不辨○呂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借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

受伊尹群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恤之日，甚者或以晉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耶。○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新喪也。伊尹亦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八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九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癸亥 元年徧告諸侯朝於鄴宮

通志曰：周康王卽位之元年，徧告諸侯，宣示文武之功業，以申之，乃朝見諸侯於鄴宮。

二年

戊申 十有二年夏六月壬申命畢公保釐東郊

詳語

書畢命篇

要民

前編曰按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讓令風俗浸不美盤庚亦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淫酗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為天下逋逃主聚諸亾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放蕩無廉耻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士眾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於是分遷畿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子王子謂迹商民之所為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而已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為周公之德而所以為周家之惠厚也然觀於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

書大抵殷民之為頑自其染紂之惡於是有淫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為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簡別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於生厚之遷保釐之冊汲汲於餘風之殄噫是特為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俗靡魏之俗嗇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亾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民遂東亾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戊寅 十有六年魯公會父薨子酋嗣 是為考公

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前編曰按世家伯禽無年而徐廣注如此若以四十六年為正則伯禽之卒當在康王九年若卒於康王十六年則當云五十年則當云五十二年未詳孰是。

軒按世家云考公四年卒金燦會編乃書考公立於康王九年卒於康王二十年則與世家不合矣今仍依前編書子酋嗣於康王十六年以俟後之君子訂焉

巳卯 十有七年 考公元年

壬午 二十年魯考公薨 在位四年 弟熙立 是為煬公

癸未 二十有一年 煬公元年 魯侯築茅闕門

史記曰伯禽卒子考公首立考公四年卒弟熙立是為煬公煬公築茅闕門○世本日煬公徙魯

戊戌 二十有六年太保召公奭薨

史記曰謚曰康公初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於棠樹之下至是卒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作其棠之詩

主德

周康王二十有六年

曰蔽芾其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蔽芾其棠勿剪勿拜召伯所憩

王崩子瑕踐位

是為昭王

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年不用。○大記曰康王克臻洪業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囹圄空虛刑措不用四十餘年有唐虞之風焉。吁文武成康父子祖孫聖賢相繼者二百餘年後世謂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貞元會合之運百千古而再見者歟

魯煬公蒙

在位六年

子宰嗣

是為煬公

巳丑

周昭王元年

元年

幽公元年

壬寅

十有四年魯侯弟潰弑其君幽公而自立

是為

魏公

史記曰幽公在位十有四年其弟潰弑之而自立是為魏公。○前編曰按弑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夫

宗國崇尚禮義乃為魯魏作備

檇堆曰康后之世頌聲作于上

世本作魯微公

癸卯

十有五年

魯魏公元年

元年

巳卯 五十有一年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王巡

狩至漢崩于滿踐位

是為穆王

史記曰昭王之時王道微缺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崩不赴告諱之也○外紀曰昭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船進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皆溺焉○大紀曰王在位久不能強於政治風俗稍衰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是歲王征荆蠻軍旅旋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王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王因是發疾○金氏燦曰大記與史記所載不同未詳孰是

庚辰 周書紀元年

壬午 三年命君牙為大司徒伯冏為大僕正

語詳書君

牙暨冏命篇

史記曰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大僕國之政作鞶命復寧○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冏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周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

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稚耄大有徑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謂之全德則駭猶不失爲周之令王也○又曰穆王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後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無常可不懼哉○前編曰按君牙之書穆王初年方新之書也冏命之書穆王中年自克之書也穆王初年承昭王南征不復之後憂危恐貶故資世家喬木之臣處股肱心膂之寄以行文武之政自稱曰予小子曰嗣守遺緒皆初年語也至其中年境順心

所以終成
令主武帝
輪臺二悔
庶幾似之

穆雖其所爲未必皆如列子及穆天子傳所載然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廢沒于祗宮則穆王亦不能無遊逸之過特能聞善言而自克耳冏命之篇曰思免厥愆曰予一人無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謬革其非心則皆欲寡其過之辭又周禮太僕之官下大夫耳或曰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此太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至特作命書申戒明切若便辟若側媚若諛若迪上非典此蓋穆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於後者皆僕御之微故重其選而戒其弊哀痛真切然則冏命之書真中年自悔之書也其在祈招之後乎若如

史記所言罔命作於初年如此諄切而中年周遊自放乃如此躬言之而躬自蹈之尚安取罔命之書乎然則是篇當叙之祈招之後史失其年姑以類附於君牙而述其所見如此以俟後之君子攷焉

十有三年王西征

竹書紀年曰穆王十有三年西征于青島之所建○山海經曰三危之山青島居之

十有七年王西征徐戎作亂王歸征徐戎克之

竹書紀年曰穆王十七年王西征○史記曰蕞廉有言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季於周犬王

是為宅臯狼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驘騊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昌黎韓氏曰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方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謠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費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走彭城武原山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前編曰穆王巡遊之事經史不載獨左氏有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之說史記秦

朱
有
松則當時
豈安死哉

紀亦言其畧。惟列子過有形容。而雜書頗有附會。若穆天子傳之類是也。漢武帝巡狩神仙之事。史遷所叙亦備矣。後世猶有謗書之說。謂或過其實也。而漢武遺事所載又過之。果有知遺事所載。史記豈反隱而不書乎。是知此書好事者文其誕無疑也。然則穆天子傳亦此類耳。周制死而謚。而傳為穆王之名。曰穆滿。則其他謬附從可知矣。今考左氏所載。右尹所言曰。欲肆其心。曰將必有轍迹焉。欲與將皆欲然之辭。而卒能聽祿招之。詩以自克。則穆王雖不無巡狩之過。而未必皆如雜書所言也。然則穆王雖不得為周之賢王。亦不失為世之英士。諸老謂論穆王者。當以尚書為正。此說得之。

寅

三十有五年征犬戎

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威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

賈

傷

通鑑綱目卷之九

前

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罰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命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氏任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喪王

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悖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大畢伯氏犬戎之二君

巳巳

四十有五年

巳巳

五十年作呂刑誥四方

語詳書呂刑篇

子王子曰呂刑之書律書也法吏之辭也徒能精察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首以五刑創于有苗而聖人用是報之遂為常法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為虐

與

五十年

也。斯言豈不大害於義哉。予固知其為法吏之辭也。舜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失於罪之不可宥。舜之所以必刑者，期於無刑。穆王之所以必贖者，導其起辟，且大辟之刑而可贖，則凡有千錢之資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矣。烏得而不啓後世之亂哉。但其盡折獄之情，偽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乎典獄之姦，尚可以為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呂氏曰：世衰則情偽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後姦究日勝，其作書於既老，開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矣。故古今獄

言之畧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又曰：是書哀矜明練，固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前編曰：呂刑之書，穆王晚年之書也。自昭王南征不復，周綱陵夷，穆王在位日久，中更荒廢，雖能自克，然風俗日降，情偽日繁，迨至晚年，命呂侯為大司寇，重修刑法。史謂甫侯言於王而修之也。故曰：呂刑至是作，為誥命頒之天下，大抵增墨劓之條，以盡天下之惡，而戒官刑大辟之條，以追犯死之罪。既制五罰以贖五刑之疑，又制五過以寬五罰之疑。刑繁而輕，此皆衰世之意也。傳曰：夏之衰也，作禹刑；商之衰也，作湯刑；今呂刑之作，可以知世變矣。然穆王老於世，故備知獄事，曲折之詳，其哀矜惻怛之意，敬審

通鑑綱目卷之六 昭王五十五年

前編

忠厚之風
尚可法也

戊

五十有五年王崩于祗宮

年百有四歲

子繫扈踐

位

是爲共王

左傳曰楚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以是獲沒於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酷飽之心○杜氏曰祈父周司馬招其名○朱子云招當如徵招角招之招詩歌之名也○逸周書曰穆王思保位爲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史

記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寧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陵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亾誦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亾好貨財珍惟則邪人因財而進邪人因財而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亾嚴兵而不仁者其亾懼其臣懼而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亾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亾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亾大臣有錮職誅者危昔者質沙三

臣至丁不
敢忠也心
于是乎苦
矣

禮儀專權

通鑑綱目

卷之九

周穆王五十有五年

十一

前編

卿朝而無禮君怒而又拘之譚而弗加諸卿
謀變質沙以亾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
附三苗以亾弱小在強大之間存亾將由之
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典也虜
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亾嬖子兩重者亾昔義
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而爭
義渠以亾功夫不賞者危昔平州之功夫而
不賞誦臣日賞貴功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
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
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
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君我
智而專事強力而下賤其臣賢良皆伏愉州
氏代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亾昔有巢氏有
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

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亾斧斤小不
勝柯者亾昔有鄒之君嗇儉減爵損祿群臣
卑讓上下不離後君少弱禁罰不行重氏伐
之鄒君以亾又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賤
自以無臣又空大官小官交亂民無所附唐
氏伐之共工以亾犯難爭攘疑者死昔有林
氏上衡氏爭權林氏再戰弗勝上衡氏僞義
弗勉俱身死國亾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
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
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
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
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亾爵重祿輕比已不成
者亾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群臣覩亾比而
戾民畢程氏以亾好變故易常者亾昔陽氏

止已
據注作取
以自居也
從注

通鑑綱目 卷之六 五十五

運移亂也
業刑以刑
爲業也用
字俱新

前于益虛
之理賢哉
等也

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
於下陽氏以亾業刑而懷者危昔穀平之君
懷類無親破國弗剋業刑用國外國相援穀
平以亾武不止者亾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
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徒居
至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亾佞而無親者
亾昔者縣宗之君佞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
者疑發大事群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亾
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享天謀臣不用龜策
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亾文武不
行者亾昔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
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代之城郭不
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亾美女破國昔者犢陽
強力西征重臣患之美女續湯之君悅之災
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爲二宮
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園廣大工
巧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飢饉
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亾○前編曰此篇諸
本不一今以蜀本刊定以
存遺事皮氏古諸侯也

乙亥
周共王
元年

丁丑
三年王游于涇上

國語曰共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
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
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
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汝而何

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凶。康公私而不獻，一年王滅密，女色之傾人國家也如此夫。

丙戌 十有二年王崩年八十子懿踐位是為懿王

丁亥 周懿王元年徙都于槐里

大紀曰自懿王為政，周綱不張，王室始衰，徙都于槐里。

戊戌 二年王室衰微，詩人作刺

史記曰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前編曰刺詩之作，多不可考，其時王風未作，變

小雅多有刺詩，而莫知其時世。衛氏書序以爲刺幽王，太史公多見古書，殆必有攷。胡氏大紀以齊哀公之立當在懿王之世，而以詩序刺哀公之詩隸之，然不可考矣。

辛亥 二十有五年王崩年五十歲共王之弟辟方立是爲

王孝

史記曰王嘗居于犬丘，犬丘與鎬京相近，有離宮在焉。

壬子 周孝王元年

甲寅 十有三年封非子爲附庸，邑之秦

史記曰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太凡，太凡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為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驪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滿，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昏，西戎皆服，所以為主。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前編曰：胡氏大紀例以甲子為紀，今附此年，此周大史儋所謂始周與秦合者也。儋又曰：合而別後五百歲復合。按別者謂周東遷復合者，謂秦併周也。

天象

大雨雹牛馬凍死江漢冰

胡氏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疔霍。霍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也。當嬴秦始封之時，而災異之見，殺氣若茲，履霜之象已兆於此矣。天道之倚伏可畏也哉。

丙戌 十有五年王崩

年六十有五歲

諸侯復立懿王太子

燹是為夷王

丁卯

禮記

元年天子始下堂見諸侯覲禮廢

詳

禮記

經世曰國自此衰○前編曰按史記懿王崩其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燹是為夷王然則夷王未必立而立於諸侯之手故為是加禮於諸侯下堂而見之又其時王室浸衰自是永為例矣

軒按禮記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自夷王以

下嗟乎夷王以立於諸侯之手乃自卑禮若此遂致王綱不振國自此衰可慨也

夫○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

巳巳 三年命虢公伐太原之戎

史記曰夷王之時荒服不至命虢公帥六師以伐太原之戎至俞泉獲馬千匹

甲戌 八年楚子熊渠伐庸揚粵至于鄂

楚世家曰周文王之時祝融之孫季連苗裔曰鬻熊事文王其子熊麗生熊狂狂生熊繹熊繹當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千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楚

國勢

國勢

通鑑綱目

卷之九

周襄王八年

前編

惟一下堂
而見征伐
字是乎不
自上出矣

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
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艾生熊
黜黜生熊勝勝以弟揚為後熊揚生熊渠渠
生子三人當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
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
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
謚乃立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
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胡
氏曰熊繹五世孫熊渠甚得江漢民和西伐
庸東侵揚粵僭立三子為王衛康叔七世孫
頃公首壞王制并邲鄘之地孟子曰天無二
日民無二王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我
自諸侯出况滅人之國而有之乎斯二者皆
陵遲解紐之事何夷王之不能問也可為三

歎息者矣

壬午

十有六年王崩

年六

子胡踐位

是為厲王

左氏曰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躬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

殺齊侯不辰立其弟靜

是為胡公

王暴虐詩人作刺

史記齊世家曰太公卒子丁公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毋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紀侯譖之厲王王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蒲姑於是詩人作詩刺王

癸未 周厲王元年楚子自去其僭號

楚世家曰周厲王暴虐楚子熊渠畏其伐亦自去其所僭王號

癸巳 十有一年淮夷入寇命虢仲帥師征之

史記曰厲王為人暴虐無道淮南之夷入寇王命虢仲帥師征之不克

甲午 十有二年衛貞伯薨子嗣是為頃侯

世家曰衛康叔卒子康伯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伯立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

古史曰按書康叔稱衛侯又曰孟侯蓋以侯為方伯故其子孫六世稱伯猶詩稱召伯非

伯爵也至頃侯蓋不復為方伯故以爵稱非以賤得侯也

乙未 十有三年頃侯元年

丙申 十有四年曹孝伯薨子喜嗣是為夷伯

世家曰曹叔振鐸卒子太伯腓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君平卒子官伯侯立官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卒子夷伯喜立

丁酉 十有五年夷伯元年 燕惠侯立

世家曰燕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惠侯於是始立

蔡厲侯薨子嗣

是爲武侯

世家曰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至是卒子嗣是爲

武侯

戊戌十有六年

惠侯元年

辛丑十有九年齊公子山弑其君胡公而自立

是爲

獻公

世家曰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黨率營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

壬寅二十年

獻公元年

齊侯徙治臨菑

世家曰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治臨菑

宋厲公薨子舉嗣

是爲僖公史記凡僖字皆作釐

世家曰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卒子丁公申立丁公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厲公至是卒子釐公舉立

立

卷之二十一 周厲王二十年

七

前編

晉厲侯夢子宜白嗣 是為靖公

晉世家曰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晉侯之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之子福是為厲侯厲侯之子宜白是為靖侯靖侯是年立

癸卯 二十有一年 秦釐公元年 秦嬴卒 在位四十年 子

嗣 是為秦侯

辰 二十有二年 秦元

丙午 二十有四年 陳愼公夢子寧嗣 是為幽公

陳世家曰胡公卒子申公犀立申公卒弟相公阜羊立相公卒申公子突立為孝公孝公卒子愼公圉戎立愼公卒子幽公寧立

衛頃侯夢 在位十三年 子嗣 是為僖侯

丁未 二十有五年 魯幽公元年 僖侯元年

庚戌 二十有八年 齊獻公夢 在位九年 子壽嗣 是為武公

辛亥 二十有九年 武公元年

三十年以榮夷公為卿士

專利之為害烈矣

史記曰王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怨甚多而不避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林惕懼怨之來也故周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墨子曰厲王染於瀾公長父榮夷終

癸丑 三十有一年秦侯卒 在位十年 子公伯嗣

楚熊延卒子熊勇嗣

楚世家曰熊渠長子母康早死熊渠卒中子熊摯紅立其弟熊延弒而代之至是卒

寅 三十有二年 熊勇元年

乙卯 三十有三年使人監謗殺言者

遂為千古惡人

國語曰厲王虐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聃賦矚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史臣曰堯立誹謗木無逸稱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古人之達下情如此厲王監

謗失道甚矣至秦而有腹誹之刑漢末有橫議之禍欲國之不亾得乎

丙辰三十有四年秦公伯卒在位三年子仲嗣

召公作詩諷王語詳詩大雅民勞篇

孔氏曰穆公名虎召康公十六世孫也○朱子曰序說以民勞章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

凡伯作詩切責僚友因以諷王語詳詩大雅板之篇

朱子曰序以板入章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耳○胡

氏曰厲王無道召公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救之顧乃不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於罪而甚吾君之惡也耶吁二公忠愛之懷於此益可見矣

丁巳三十有五年王暴虐滋甚芮伯作詩刺之詳語

詩大雅

桑柔篇

朱子曰詩序以桑柔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其說是也

戊午三十有六年西戎入寇滅犬丘大駱之族

史記曰孝王時西戎皆服秦仲立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及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

國人作詩刺王語詳詩大雅蕩之什

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

己未三十有七年國人叛王出居彘太子靖匿于

召公家

本記曰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于彘王太子靖匿於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

賈
此宜王也
幾不禱矣

能
竹書紀年
稽古錄皆
作共伯和
修行好學
厲王之難
天子曠絕
諸侯皆請
以為天子

懟然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庚申 三十有八年春王在彘召公周公行政號共

和

史記曰召公周公二相以太子靖幼相與和協共理國事號曰共和

晉靖侯夢 在位十年 子司徒嗣 是為僖公

辛酉 三十有九年 僖侯 春正月王在彘 後不悉 是為僖公

壬戌 四十有一年 蔡武侯薨 在位二十七年 子嗣 是為夷侯

楚熊勇卒 在位十年 弟熊嚴立

甲寅 四十有二年 夷侯元年 熊嚴元年

丙寅 四十有四年 曹夷伯夢 在位十一年 弟疆立 是為幽伯

丁卯 四十有五年 幽伯 元年

巳巳 四十有七年 陳幽公夢 在位十四年 子孝嗣 是為僖公

庚午 四十有八年 僖公 宋僖公夢 在位十九年 子覲

前編

嗣是為
僖公

辛未 四十有九年 宋惠公元年

癸酉 五十有一年王殂于彘周公召公奉太子靖

即位 是為宣王

左氏曰至于厲王王心厲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本紀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前編曰按月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

命 用榮夷公又以監謗而殺言者雖芮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又皆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於彘彘在河汾之間詩所謂汾王是也嗜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相之粲然復興益其時周室尚可振也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為墟訖不復振悲夫

楚熊嚴卒 在位十年 子熊霜嗣

命 尹吉甫帥師北伐玁狁

能

出居于燕，獫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卽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

作歌以叙其事。

燕惠侯夢

在位三十七年

子莊嗣

是爲僖侯

乙亥二年

僖侯元年

旱

命方叔將兵南征荆蠻

語詳詩小雅采芑篇

晉王自是二有爲之主故甫嗣位而南征北討衰頹以振

詩序曰：采芑，宣王南征也。○陳氏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近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朱氏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如宣王之復古，

觀此二詩，可見矣。

遣召穆公虎帥師伐淮南之夷

語詳詩大雅江漢篇

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王自將親征淮北徐夷

語詳詩大雅常武篇

詩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朱子曰：江漢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常武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辭，以歸功於

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人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

魯貞公夢弟敖立

是為武公

魯世家曰魏公潰卒子厲公擢立厲公卒弟獻公具立獻公卒子貞公湣立至是卒弟敖

立嗣

曹公子蘇弑其君幽伯而自立

是為戴伯幽伯在位九年遇弑

丙三年

武公元年戴伯元年

齊武公夢

在位二十年

子無忌

嗣是為厲公

命蹶父撫北土以封韓侯

語詳詩大雅韓奕篇

詩傳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時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畝

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丁丑四年

厲公元年

命召虎營謝邑以封申伯

語詳詩小

雅黍苗及大雅崧高篇

黍苗箋曰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崧高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陸德

陸德

軒按朱子謂黍苗乃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謂崧高為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以見宣王中興之業，二說皆得詩人之意。

天象 戊寅 五年大旱 胡氏大記 連年書旱

晉僖侯夢 在位十九年 子籍嗣 是為獻侯

命樊侯仲山甫宣命于四方城齊 語詳詩大雅丞民篇

詩序曰丞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象 巳卯 六年 元年 大旱王側身修行 語詳詩大雅雲漢篇

史記曰自二年不雨至於六年。詩序曰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詩以美之。

秦仲伐西戎死之 在位二十年 王命其子莊復伐戎

大破之

秦紀曰西戎殺秦仲，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戌，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朱子曰：秦人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忌生輕死，然本其初

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情淫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質、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

楚熊霜卒 弟熊狗立

楚世家曰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以避難於濮而其少弟熊狗

嗣位是為熊狗

庚辰 七年 莊公元年 熊狗元年

辛巳 八年 巡狩東都朝會諸侯因以畋獵講武

詩小雅車攻吉日篇

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田也○朱子曰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又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車攻吉日以美之○呂氏曰車攻吉日

卷

興

暖民

壬午

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九年更作宮室既成。語詳詩小雅斯千篇

詩序曰：斯千，宣王考室也。○朱子曰：舊說厲王既流於彘，宮室圯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故詩人歌其事，因以頌禱之也。

癸未

十年安集流民

語詳詩小雅鴻雁篇

詩序曰：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

所焉。○矜，又作鰥。同古頑反。

乙酉

十有二年魯侯來朝以其二子括戲見王

命戲為魯世子

宣王之失德見矣

賢

國語曰：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侯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奔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違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周宣王十二年
前編

始勤終怠
廢此大禮
自是而後
王室不復
振矣

齊

王不籍千畝

史記曰十一年魯武公來朝宣王不修籍於千畝。○國語曰王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棗盛於是乎出，氏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土，陽瘳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禘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

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卽齊宮，百官御車，各卽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壅，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日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

之、王則大徇、擄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
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耨、不解于時、財用
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
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
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則能媚於神
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
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
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韋
昭曰、農祥、房星也、立春之日、晨中於午、農事
之候、故曰農祥、天廟、營室也、孟春日、月會於
營室、○(觀音)相親也、癸
丁依反、撥音鉢、又音伐、

魯武公夢

在位

戲立

是為

懿公

齊胡公子弒厲公齊人誅之而立厲公之子赤

是為文公厲公在位十二年遇弒

討誅弒君之黨七十人

世家曰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而討誅殺厲公者之黨七十人

戊

十有五年衛釐侯薨

在位二十四年

少子和嗣

是為武公

衛世家曰釐侯太子共伯餘立其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傍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復修康叔之

政百姓和集。○稽古錄曰：衛僖侯薨，太子共伯早死，立其弟和。○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蘇氏古史曰：武公賢者，衛人謂之睿聖。武公奪適之事，未可遽以誣之。且詩序言共伯早死，初無篡奪之文，故史遷所載，疑而不錄。○子王子曰：武公少年奪適之罪，晚年進修之功，功罪自不相掩。然武公少時，必有俊邁之姿，鍾愛於其父，好施養士，士以是置共伯於死，以成武公之立，則或有之。○為法受惡，武公不能無罪，其後共姜誓自誓之操，武公亦有修革之學。德康叔之政，輪定難之忠，晚年所至，稱為睿聖，是真有不可及者。君子尚論固難以老

少相掩也

巳丑 十有六年

武公元年

晉獻侯薨

在位十一年

子費生

嗣

是為穆侯

徙都于絳

庚寅 十有七年

穆侯元年

辛卯 十有八年 蔡夷侯薨

在位二十六年

子所事嗣

是為僖侯

壬辰 十有九年

僖侯元年

二十有一年 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弑其君

君之獄宜
正君之也

賢

懿公而自立

懿公在位三年遇弒

二十有二年

桓公元年伯御元年

王后姜氏脫簪珥

諫王于勤政中興

邑姜而後三人

以此為諱猶有以取姬亡國者

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承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椒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唯君王之命王

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卒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稽古錄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用賢使能群臣無不自盡以奉其上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周室中興焉

封弟友于鄭

世家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之少子而宣王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有二年友初封于鄭○前編曰鄭本西周畿內采邑其後東徙國于鄆號之間為鄭又其遺民南保漢中為南鄭

丙申 二十有三年晉侯伐條生太子仇

丁酉 二十有四年齊文公薨 在位十年 子說嗣 是為成公

戊戌 二十有五年 成公十年

巳亥 二十有六年晉侯帥師戰于千畝生子成師

左氏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各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配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其

替乎○前編曰按師服初意蓋防奪嫡之耳仇即文侯異日受平王和壘圭瓚之命兄固未遽替也其後曲沃之封在昭侯之世師服之言防微慮漸始切事實而曲沃終至奪宗故後人服其先見併記其初命名之言云

庚 二十有七年宋惠公薨 在位三年 子嗣 是為哀公

辛 二十有八年 哀公元年 宋哀公薨 在位一年 子嗣 是為

戴 二十有九年 在位七年 子熊罥嗣

壬 二十有九年 戴公元年 熊罥元年

寅 二十有九年 熊罥元年

癸卯 天象
天戎入寇
震在午

癸卯 三十年有馬化為人

通志曰周宣王三十年有馬化為人，有兔舞於鎬京。

乙巳 三十有二年春討魯伯御，伏誅立懿公之弟

稱 是為孝公魯伯御，篡立十一年。

國語曰：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世家曰：宣王伐魯，殺伯御，問魯公子能導訓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考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

一宮 於夷

陳僖公夢

在位十五年

子靈嗣

是為武公

曹戴伯夢

在位十九年

子兕嗣

是為惠公

有羊化為狐

羊王遷柳
歲在未

丙午 三十有三年

孝公武公 惠伯並元年

齊成公夢

在位九年

子贖嗣

是為莊公

丁未 三十有四年

莊公元年

發兵征玃狁

庚 三十有七年燕僖侯薨 在位三十三年 子嗣 是為頃侯

楚熊罥卒 在位九年 子熊儀嗣 是為若敖

下民失所流離 語詳詩小雅黃鳥篇

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至他國不若故鄉故思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選定安集

之時矣

辛亥 三十有八年 頃侯元年

三十有九年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績 詳語

詩小雅 祈父篇

未子曰祈父詩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詩○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通志曰宣王三十九年與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績王御奄父曰公仲脫王奄父者趙造父六世孫也○前編曰不籍千畝天子之籍田也此千畝乃地名也

癸丑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豈蓋有喜
功好大之
心焉是以
料之去年
伐姜戎明
年征申戎
兵於斯為
蹟矣

兵

子氣

行伯得此
野友相從
地下

左儒故是
奇男子不
成君之失
忠也不肯
友于死義
也

寅

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
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
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
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
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
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籍按于農隙擇護亦
於籍彌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
又何料焉不為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
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
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
於後嗣王卒料
之及幽王乃滅

四十有一年征申戎破之

丙辰

四十有三年殺大夫杜伯左儒爭死之

史記曰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
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
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
君逆則師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
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
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殺杜伯
左儒死之○春秋傳注曰杜伯為
宣王大夫王殺之其子隰叔奔晉

晉穆侯夢

在位二十七年

弟鳩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丁巳 四十有四年

元年 殤叔

未巳 四十有六年王崩太子涅即位

是為幽王

前編曰按周自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蕩宣王初年有志撥亂董生謂其周道粲然復興然考之諸書似不克終者如廢魯適不籍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而非其罪大畧可見其後幽王繼之不踰十年而君弒國亡卒以東遷夫撥亂世反之正非百倍其功不足以典廢補弊况宣王末政正於如此哉傳謂夷厲宣幽而貪天禍不為無謂矣

庚申 元年晉太子仇襲殺鳩叔而自立是為

文侯叔作位四年

陳武公薨在位十五年子說嗣是為夷公

辛酉 二年文侯元年

壬戌 三年王嬖寵褒姒

本紀曰初褒人有罪請入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三年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

西周三川皆震涇渭洛竭岐山崩

國語曰幽王三年西周涇渭洛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

天象

唐國曰伯陽高柱下史老子也

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
 能烝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
 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
 矣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
 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寒必竭
 夫國必依山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
 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
 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皆竭岐
 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癸亥 四年陳夷公薨 弟燹立 是為平公

秦莊公薨 子嗣 是為襄公

秦紀曰莊公之子世父曰戎殺我大父我非
 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兵擊戎讓其弟襄

公襄公為太子
 莊公卒襄公立

衛侯和作詩悔過因以諷王 語詳詩小雅
 貞之初筵篇

詩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
 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朱子曰按此詩其

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
 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羣臣作詩刺讒因以諷王 語詳詩小雅何人
 斯巧言巷伯三篇

詩序曰巧言巷伯刺幽王也何人斯蘇公刺
 暴公也○輔氏曰諧始於微者進而嘗之也

賢

武

主述而
詩而春秋

通鑑綱目 卷之十 周幽王四年

十五

前編

作讀此三
節可知其
旨

猶是庶人
傳語之意

君若受之，則譖者之氣益壯，而心益大，末流之禍，豈止及其大臣而已哉？雖王后太子，或有所不免，故聖讒必折其莠，辨於微小可也。然非明且遠者，不能焉。○董氏曰：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者，如蘇公，小臣傷於讒者，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陳氏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述讒言之禍，與讒人之情狀，真可謂極矣。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讒而遭刑也。

詩人傷時之亂，征役不息，作詩以刺時政。

語詳詩小

雅菴之華及何草不黃篇

輔氏曰：菴之華，言國家衰微，時物彫耗，民不聊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征行之勞，上視之如禽獸，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黍離之詩，所以降為國風也。

甲午五年

平公元年 襄公元年

乙丑六年 命伯士伐六濟之戎

通志曰：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績，伯士死之。是時四夷交侵，戎圍犬丘，秦世父擊之，為戎所虜。歲餘復歸之。

天象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語詳詩小雅 十月之交篇

朱子曰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月常避于日所以當食而不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凌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日行有常度實為非常之變矣

丙寅

七年用尹氏家父作詩刺之

語詳詩小雅 節南山篇

詩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言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用之世也與國俱存亡故也

忠諫不行于上直義猶伸于下所以式微而不即淪于也

壬氣

丁卯八年以鄭伯友為司徒

國語曰鄭桓公為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果戎翟必昌不可偏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揚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漚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郟為大虢叔恃勢郟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

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鄂嶽補
 丹依喉歷萃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
 濟主芣騶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
 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
 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紉叔遊難於濮
 而蠻季紉是立遠氏將啓之禍又不克是天
 啓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
 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
 可偏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
 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
 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
 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
 成物樂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
 者也商契能知今古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

棄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
 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
 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
 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豷韋爲
 商伯矣當周未有巳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
 豷夷豷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豷姓諸稽
 則商滅之矣秃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姁姓鄔
 鄔路偃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
 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
 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辛姓乎莘姓夔越不
 足命也蠻芊蠻矣惟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
 必興矣姜麤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
 夷之後也麤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于神以
 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

謝宣王之
以申伯之
國

和同之

七體七
也八索八
體應八其
九紀九賦
也

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
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吝貪而忍不可
因也惟謝邾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
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
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
者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
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
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
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
和同蓋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
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
體和六律以聽耳正七體以從心平八索以
度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
十一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核極

故王者居九疇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
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
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
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
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朝
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讒諂巧
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朝同也棄聘后
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
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
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指行暗昧也是物也不
可以久且宣王之時童謠曰糜弧箕服實亾
周國適有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
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北人也收以
奔褒褒姒有獄而以爲入于王王遂置之而

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
義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
之首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室
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
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異。必伐之。若伐申而
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
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
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
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
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
諸姬其執典。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
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
晉乎。距險而隣於小谷。加之以德。可以大啓
公曰。姜姓其執典。對曰。夫國大而自德者。近

俱爲對
時事張本

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公
說。乃東寄孥與賄。虢公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
十一年。而斃。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
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定天子。齊
莊信於是乎。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
前編曰。按史伯之言。該矣。周之士大夫。大率
多賢。能守其職。自幽厲聽用小人。雖有賢士。
大夫在於其職。而無救於亡。甚矣。君心所係
大也。史伯之言。紀錄者。亦或有所附會。其論
和同。謂幽王不能用衆。而外專於虢石父。內
專於褒姒也。其勸鄭伯寄孥於鄆。蓋陰爲
取國之計。而史謂鄆虢叛鄭。鄭武公伐滅之。
夫寄孥賄以誘之。伺隙而取之。是術也。而史

不悟何哉於是南北之形勢在鄭而鄭在春秋亦無世無晉楚之爭矣

莘莘國也

茅騷山名

戊辰 九年嬖褒姒任奄人

語詳詩大雅瞻卬篇

朱子曰瞻卬七章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禍亂也○(卬音仰)

夏六月隕霜

語詳詩小雅正月篇

詩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朱子曰正月繁霜時宗周末滅以褒姒淫妬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正音政)

軒按毛傳云正月夏之四月也孔疏云昭十七年六月朔日食左傳以此月為正月故知正月為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統陽之月也疏又云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之刑以致傷害萬物故賢者為之憂傷若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也由是言之則幽王九年隕霜當依周曆書於六月而會編乃係之四月誤矣蓋當盛夏生長之時而隕霜是陰盛陽衰之變也褒姒之滅周於斯見矣

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其子伯服

爲太子宜臼奔申

語詳詩小雅白華及小弁篇

史記曰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周制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舉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大舉燧燧，諸侯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是數舉燧燧，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

巳巳十年饑饉

語詳詩大雅召旻篇

朱子曰：召旻詩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飢饉侵削也。○劉氏曰：召旻之刺，居變雅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庚午十有一年伐申，申侯與犬戎入寇，弑王子

驪山下，鄭伯友歿之。晉衛秦以兵來援，平戎與

鄭世子掘突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

簡開末本看之禍

史記曰：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與，王伐之。申侯與鄩人召西夷犬戎攻王，王舉燧燧徵兵，兵莫至，遂弑王驪山下。戲水虜褒姒，并殺鄭桓公，盡取周賂而去。

絲不足笑始天假以珍滅昏亂耶

於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
爲平王以奉周祀是時晉衛秦將兵救周平
戎○鄭世家曰犬戎殺王於驪山下并殺桓
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衛世家
曰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
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武公爲公○秦紀曰
幽王用褒姒廢太子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
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而秦襄公將兵
救周戰甚力有功○前編曰史遷不考之於
書故晉文侯仇之功不紀○劉氏曰汲冢紀
年幽王死申侯立平王于申號公立王子余
二王並立余爲晉文侯所殺是爲厲王與舊
史不同○胡氏曰幽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
父子夫婦之間編常變矣欲不亡得乎○是

時鄭伯友死于戰秦襄帥師救周力戰破戎
衛侯和從晉侯仇合諸侯之師擊戎逐之黜
伯服鄭世子掘突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太
子是爲平王而周之轍遂東政教號令不行
于天
下矣



中國國際圖書館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一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辛未 周平王元年 鄭武公掘突元年 遷都于東都維維邑

史記年表曰平王元年東徙維維邑。○本紀曰平王立東遷于維維邑辟戎寇也是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左氏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蘇氏曰周自平王至於此非有大無道者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武王於營洛邑以居九鼎成王周公成之而周實都鄭鎬今平王舉其故都而大棄之譬之富室之子孫一敗而鬻田

晉之江左
宋之江南
千古覆轍
如一

典

之典周

弱也

於此觀

之會焉

以風書取

智百世可

和抑亦早

見其後耶

宅又豈能自立哉凡避寇而遷未有不亾雖
不即亾未有能復振者使平王收豐竊之遺
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
晉雖強未敢貳也秦何自霸哉周之失計未
有如東遷之謬者也

命秦襄為諸侯賜以岐豐之地

秦紀曰周辟犬戎難東徙維也襄公以兵送
平王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
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即有其
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而與東諸侯
通使聘享之禮

命衛侯和為公錫晉侯仇命

語詳書文
侯之命篇

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
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
然今其書乃施施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
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
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
○呂氏曰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通塞必於其
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
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
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
二未泯而陵遲頽墜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
間矣平王東遷之初大誓未報王畧未復正
君臣臥薪嘗膽之時奔亾之餘僅得苟安乃

在殷歷聖
而猶克自
振在周一

遷而式微
不復原其
故一在于
全民一在
乎苟安也

君臣釋然自以為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
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形虛
亏一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父往哉柔遠
能通惠康小民無荒寧教之以平世之政軍
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
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
如此周其終於東乎○前編曰按東遷之君
臣皆非有中興之才志平王頽墮前儒固論
之矣當是時定難立君惟秦晉鄭衛四國耳
秦襄與戎世為不共燕天之讐其勢亦不兩
立其與戎力戰固亦為已不獨為王室也平
王以岐豐之地與之使之自取當時犬戎盤
據岐豐之郊平王不得不以許秦秦亦不得
不取之然西戎方熾父子力戰二十一年而

始得之固不暇東畧矣觀其臚於郊祀則無
王之心固可見也周室都洛晉居河北表裏
山河是為屏輔文侯固忠賢然其前有虜叔
之難後有曲沃之封晉之替實自是始平王
所掣於文侯者亦固不以興復期之則其委
任可知矣平王申出鄭武公娶于申武公當
桓公敗亾之時收合餘衆已不能全又散為
南鄭而武公以婚姻之故迎王於申立之東
取號鄆以為已國此其志願已足矣獨衛武
公之賢足以有為然觀平王戍申之志則其
依鄭之心可推也其柄任在於鄭武所以
終平王之世鄭伯父子世於其職衛武雖賢
其柄任未必在是况周自中葉以後其臣大
率可以守常而短於制變當是時厲幽再世

失民而犬戎之禍又熾類非諸公所能獨辦
 自四國之外又未有至者或謂平王當時何
 不奉辭伐罪以討不至之國則王威可以振
 是不然當時周室之大患在犬戎而不在諸
 侯而召戎之大罪又在申侯而不在諸侯也
 制戎固不暇矣平王懷申侯全已之功又依
 鄭武申好之國捨申不戍則何以伐其餘諸
 侯而令之哉東遷君臣事勢如此此所以不
 復中
 典也

秦祀上帝于西時

時者博土
 爲高也

史記曰秦用騶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于
 西時年表曰秦立西時祠白帝○太史公曰

志曰秦山
 而無忌其

余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始封
 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瑞見矣禮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
 狄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于郊
 祀君子
 懼焉

壬申二年魯孝公薨

在位二
 十八年

子弗湟嗣

是爲
 惠公

癸酉三年

惠公
 元年

以鄭掘突爲司徒

鄭世家曰桓公爲周司徒善於其職甚得周
 衆又死於犬戎之難平王於是復令其子掘
 突續乃父之
 職復爲司徒

戊國四年燕頃侯薨在位十二年子嗣是為哀侯

乙亥五年哀侯元年秦襄公伐戎至岐薨在位十二年子

嗣是為文公

前編曰宋太宗時秦襄公冢壞得銅鼎狀方而四足銘曰天王遷洛岐豐錫公秦之幽宮

鼎藏於中

宋戴公薨在位三年子司空嗣是為武公

詩序曰自微子至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考正甫得商頌十三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作

今存五篇

丙六年文公元年燕哀侯薨在位三年子嗣是為鄭侯

丁丑七年鄭侯元年楚若敖卒在位十七年子熊坎嗣是為

霄敖

戊寅八年霄敖元年

巳卯九年蔡僖侯薨在位十八年子興嗣是為共侯

秦東徙汧渭之會

史記曰秦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

之邑

庚辰十年共侯

辛巳十有一年蔡共侯夢在位二年子嗣是為戴侯

曹惠伯夢在位二年子右南嗣其弟武弑之而自

立是為穆侯

壬午十有二年戴侯元年

癸未十有三年衛武公夢在位十五年子揚嗣是為莊公

學賢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夕以交戒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替御之箴臨事有替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警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前編曰懿即今大雅抑詩也韋昭曰懿讀為抑侯包曰衛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誦是詩而不難於側董氏

通鑑綱目卷十一周平王十有三年

曰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劉氏曰周之諸侯唯衛武公於國風二雅皆有詩，淇澳則見公之可美，賓筵及抑詩則見公之所修，固可以為聖賢之徒矣。風有淇澳，無可疑也。賓筵抑詩，所以得入於二雅，豈公作此二詩在於為王朝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製音節，又有合於大小雅乎？然二詩但得列於變雅，則與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

楚霄敖卒

在位六年

子熊煦嗣

是為

申十有四年

莊公元年

曹穆公薨

在位二年

子終

生嗣

是為桓公

乙酉十有五年

桓公元年

秦作鄜時

史記秦本記曰：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於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丙戌十有六年 陳平公薨

在位二十三年

子圉嗣

是為文公

丁亥十有七年

文公元年

戊十有八年 秦初有史以紀事

秦紀曰：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陳氏曰：秦自秦仲至文公而後始有

秦方士之言以信為實矣

不討賊不恤民而徒勤戎役東蕩滄楚之譏所自求也

史僻遠晚興者也至於史法亦不盡循周制晉竹書曲沃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則時夏正為歲首而秦譜宣公公初志閏月又改曆矣○本注云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即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見左傳後序

巳丑

十有九年遺畿內之民戍申

語詳詩王風揚之水篇

詩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朱子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罪之師反

為報施醜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巳今平王不能行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戍者以非其職而怨焉其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嗚呼詩凶而後春秋作其以此夫

庚寅

二十年歲凶

辛卯

二十有一年秦伯大敗戎師收岐西之地自

岐以東歸于王

卷之二十一 周平王二十有一年

本紀曰秦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於
是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

王
二十有一年秦前大烈女而外如西之

蔡戴侯夢在位十年子考父嗣是為宣侯

壬辰二十有二年宣侯元年王室衰微諸侯背叛語詳

詩王風兔爰及葛藟篇

朱傳曰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參其生而作兔爰也○又曰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葛藟以自歎也

癸巳二十有三年宋武公夢在位十年子力嗣是為宣公八年

午二十有四年宣公元年宗周宮室圯詩人作黍

離語詳詩王風黍離篇

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附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朱子曰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乙未二十有五年晉文侯夢在位十五年子伯嗣是為昭侯

黍離

國勢

秦初有三族之罪

畿內大夫久役于外

語詳詩王風君子于役篇

丙申二十有六年

晉昭侯元年

晉侯封其叔父成師于

曲沃

左氏曰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賁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木大而末小是以能國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太大有二宗士有祿子弟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陳文公夢

在位十年

子鮑嗣

是桓公

丁酉二十有七年

桓公元年

鄭武公夢

在位二十七年

子寤

生嗣

是莊公

戊戌二十八年

莊公元年

鄭伯封其弟段于京

左氏曰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寤生遂惡之愛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祫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

此康侯所
謂也亦大
倫者也

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
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
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
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前編曰、莊公初意
本美、然不能處之、祭仲只論利害、不明義禮、
莊公因此乃有
養成其惡之意

庚 三十年楚蚡冒卒弟熊通弑太子而自立是為

武王

楚世家曰蚡冒立十七年卒弟熊通
弑蚡冒之子而自立是為楚武王

辛 三十有一年武王元年

壬 三十有二年晉潘父弑其君昭侯納曲沃成

師不克國人立昭侯之子平是為昭侯潘父伏誅昭侯

在位七年遇弑

晉世家曰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好德晉國
之眾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在曲沃矣末大于
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至是晉大臣潘父弑
昭侯迎桓叔桓叔欲入晉人發兵攻之桓叔
敗走還歸曲沃晉人
共立平為君誅潘父

癸卯 三十有三年 晉孝侯元年

丙午 三十有六年 衛莊公夢 在位十二年 子完嗣 是為桓公

丁未 三十有七年 晉桓公元年

戊申 三十有八年 衛公子州吁出奔

左氏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再娶于陳曰厲嬀其嬀戴嬀生桓公完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碚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

賢

將立乃定
友以惕
之非成其
亂也

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母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衛世家曰桓公二年州吁驕奢州吁出奔

庚戌 四十年 齊莊公夢 在位十四年 子祿南嗣 是為僖公

晉曲沃成師卒 在位五年 子鱣代 是為曲沃莊伯

辛 四十有一年 魯僖公元年

壬 四十有二年 宋宣公薨 在位十年 舍其子與夷

立其弟和 是為穆公

燕鄭侯薨 在位三十六年 子嗣 是為穆侯

丁巳 四十有七年 晉曲沃緡入翼 弑其君孝侯 國

人逐之 立其君之子郟 是為鄂侯 孝侯 在位十五年 遇弑

戊午 四十有八年 魯初請郊廟之禮

魯之郊禘 魯皆以 議成王伯 命何去

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外紀曰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曰劉原父謂使魯郊者必周而必非成王蓋平王以下固亦未之悉爾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角往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之用郊正亦始於此矣夫惠公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荆人請大號周人不許荆人自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矣惠公之請由平王世也○陳氏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史曰秦襄始列於諸侯作西時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

周平王四十年

前未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猶未率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焉。禮記者以為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按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以昭周公之德。子之土田陪執，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於眾仲，周公闕來聘，饗有昌歆，白黑形鹽，則公以為備物，辭不敢受。衛甯武子來聘，宴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賦，曰：諸侯朝正於王，於是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服如記禮之言，得用郊禘，兼四代服器，則祝鮀不應不及，况魯行天子之禮久矣，隱公何以始問羽數，闕何以辭備物之享，甯武子何以致譏于湛露彤弓，于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至於兄弟之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於成王之賜，以自解，故郊禘之說當從劉恕，倘自史角之事之外，別有傳記，與明堂位合，則外記豈獨遺佚乎。

軒按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嘆魯借用郊，未嘗謂成王賜也。其云周公衰者，歎其非周公志而神必不歆也。記禮者乃謂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不知何所據而云然。讀者不察，相沿至宋程子大儒也，亦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

如此
足解千古
之惑
康侯大歸
俱為所誤
不獨程子

周平王十四年八年

非也。况其他乎。余觀劉氏外紀及羅氏路史。知魯惠公請郊。乃在平王時。王且使史角止之。而後魯自僭用之耳。夫以平王且不肯輕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余意成王固重報周公之功。必不以僭禮責周公也。彼謂為成王賜者。誣亦甚矣。

魯惠公夢 惠公在位 國人立其子息姑 是為 隱公

左氏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魯。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陳氏曰。古者諸侯不再娶。再娶亦妾也。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子王子曰。甚矣左氏之好誣也。嬰兒之生。其手

安得有四字之文。隱公將遜國焉。而遇弑。無後。其後魯之君大夫皆桓子孫。世為是說。以證仲子之正。桓之嫡。而文其弑君之罪。爾左氏不辨其誣。而錄之妄矣。○公羊氏曰。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穀梁氏曰。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臣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由小道也。若隱公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前編曰。按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一

嫡以其娣姪從他國亦以娣姪媵焉所以備
 內官防天折繁子孫也故諸侯不再娶有嫡
 立嫡無嫡立庶庶鈞立賢賢鈞立長惠公元
 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則隱公固當
 立者仲子之歸宋武公以夫人嫁之魯惠公
 以夫人逆之天王亦以夫人贈之非正矣於
 公議則非正然隱公則不敢以為非也惟有
 遜國而已矣隱公不敢自以為正攝位君國
 將以予桓菟裘之營未異而卒遇弑為善擇
 禍此世道之大變也此春秋所為託始也

巳未 四十有九年

魯隱公元年 齊宣王元年 秦定公元年 魏襄王元年 楚威王元年 吳王夫差元年 越王無疆元年

見三傳卷之六

立與王之
 而下史筆
 始有所
 承矣

前編曰魯隱公元年春秋始此此後編年紀
 事自有春秋左氏經傳今特舉其事係王
 與關於天下之故者而後書○又曰東遷之
 後諸侯放恣春秋削書卒唯魯書薨蓋削諸
 侯也今不敢違例並皆書某公卒○又曰子
 王子曰書亡然後春秋作履祥謂書終於文
 侯之命平王之初也春秋始於仲子之期平
 王之末也則平王之世蓋得失盛衰升降之
 會也

軒按書終於文侯之命平王制命之初也
 見其無復讐中興之志春秋始於仲子之
 期平王弛政之末也見其為滅紀招亂之
 階然則周室之顛覆其失於東遷之計左

而一時君臣胥偷安
不振乎吁可慨也

春王正月

原史舊文
原於昔儀
宣子理會
見易象與
春秋傳知
周之所以
王與周禮
之在魯可
見雖大聖
如孔子未
嘗擅改後
字但或筆
或削則斷
自聖心所
謂有可損

不能益

會編曰按是時天子微弱諸侯放恣賞罰不行故孔子因魯史修春秋以齊王法託始于此年首書春王正月○胡氏曰按左氏曰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為邪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且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是也

三月魯侯及邾儀父盟于蔑

林氏曰此私盟之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寘母姜氏于城穎

左氏曰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

克弟寘母
特倫按案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太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
 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
 聚膳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
 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
 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其
 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
 見也既而悔之○前編曰按莊公曰制巖邑
 也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曰姜氏欲之焉辟
 害逮公其初未有他意也然不為置良師傅
 是以段之惡日肆而祭仲子封輩交以為言
 於莊公之私亦亦長曰子姑待之曰將自及
 曰可矣莊公於此始有執其罪而取之之
 意矣甚矣天理之易微而私欲之易長也

爲惡未自
 不成了群
 下者

辨

秋七月王使宰咺錫魯惠公仲子之賵

胡氏曰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爲犬戎所弊惠
 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
 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至其晚年失
 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於是
 三綱淪九法斃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
 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親遭褒姒之難廢黜
 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明
 人寵妾是拔木塞源自滅之也春秋於此益
 有不得已焉爾矣託始於隱公不亦深切著
 明也哉○又曰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
 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
 之何也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

春秋之禮
重在王節
之誤及

而承命以明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故特貶而名之，以見宰之非宰也。○前編曰：按左氏傳於隱公之篇多誤，於莊公之篇多缺。此考春秋者所當知也。隱傳之誤，如仲子之期，子氏之薨，尹氏之卒，是也。左氏既誤以隱妻子氏之薨為仲子，故此以仲子為未薨，而王期之，其曰不及哀尺，謂期惠公之緩，曰豫凶事，謂期仲子之豫也。文之四年十有一月，成風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期。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以此例之，則歸期當是惠公仲子俱歿之後，其歿在春秋之前。左氏蓋誤解矣。惠公妻其妾嬀，其庶王法所當正也。平王不惟不之正，而反成之，且魯之於朝聘，未數數然也。平王將以懷魯而行，此不正之禮，其後隱弑桓，魯桓之子孫又自相攘奪者，終春秋之世焉。平王在位五十年，晚節舉措如此，不足以懷魯，而祇以敗王法。成魯禍王室，其有不衰乎。然則王之正之，將如何？曰：隱公上不敢違其父，下不敢廢其弟，而自以為攝天子，於是錫命焉，則是受天子之命為諸侯也。隱定而桓之逆謀弭矣。此所以正王法而懷諸侯也。隱於王室多曠禮，雖諸侯放恣積習之弊，或者亦有憾於斯乎。莊篇之缺，當別言之於後。

九月魯及宋人盟于宿

林氏曰：魯宋宿三國共為盟，參盟之端見矣。○胡氏曰：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與國。

宿亦與焉。微者會盟，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王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大史藏其約。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矣？故凡書盟，惡之也。

鄭伯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

冬十二月祭伯如魯

左氏曰：非王命也。○穀梁氏曰：寡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有至尊者，不貳之也。○林氏曰：此私交之始。○胡氏曰：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爲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駉，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幽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

姜竹爲臣者所宜熟思謹守

辨

庚申 五十年春魯侯會戎于潛

通鑑綱目 卷之 一 周平王五十年

三

前

受定鑒于
宜胡之禍
殺首發此
論

林氏曰此外交之始是故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胡氏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爲秦內小人外君子爲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政金縢之秦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諸侯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羗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猶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知內外之旨明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昔會戎議之也

鄭伯迎其母姜氏于城穎

行

全在有心
二序
種亦乃

左氏曰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莊公之悔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姜出遂爲母子如初○呂氏曰物之逆其天者其終必還出於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天也苟以人力勝之及力旣窮未有不復其初者子之於父母天也雖天下之大惡其天未嘗不存也莊公怒其弟而上及其母囚之城穎絕滅天理居之不疑觀其黃泉之盟終其身而無可移之理矣居無幾何而遽悔是悔果安從而生哉一朝之忿若可以勝天忿心稍衰愛親之

不以感動此論極是

考叔亦一時感變之權奈何如世拘論哉

念油然而不能已考叔特迎其端而發之耳
 愛其母者莊公考叔同一心也其啜羹舍肉
 皆天理之發見故不下席之間回滔天之惡
 是豈聲音笑貌能為哉惜夫考叔得其體而
 不得其用乃曲為之說俾莊公闕地及泉陷
 於文過飾非之地莊公天理方開而考叔遽
 以人欲蔽之可勝歎哉故開莊公之天理者
 考叔也蔽莊公之天理者亦考叔也向若莊
 公幸而遇孔孟擴其天理而大之豈止為鄭
 之莊公哉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
 及莊公○子王子曰鄭伯意雖悔而畏及泉
 之誓考叔意雖笑而為闕地之迂古人重盟
 誓其流乃若此
 之悖且愚乎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林氏曰此入國之始○胡氏曰左氏曰莒子
 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
 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
 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
 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
 族也其書帥師用大眾也非王命而入人國
 邑違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
 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
 矣

秋八月庚辰魯侯及戎盟于唐

林氏曰此盟戎之始。○胡氏曰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春秋謹華夷之辯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猶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約盟非義矣。故盟而書曰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唐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帥主蒙其耻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十二月鄭人伐衛

林氏曰征伐天子之權此諸侯專征伐之始也。○胡氏曰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脊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繯其城邑曰圍。造其闕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爲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修怨乎。

辛酉 五十一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林氏曰日月交會于朔有食之則食未有非交會而食者也。此不書朔官失之也。○胡氏

公羊謂不
吉朔者朔
在而也春
秋以後食
多无晦于
朔而以二
日食者無
聞豈古今
曆法疎密
殊耶言官
失之者良
寔

曰日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示後
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
表而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
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或妾婦
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
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春秋必書所
以戒人君不
可忽天象也

三月庚戌王崩孫林踐位

是為
桓王

左氏曰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林氏曰平王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
故以遠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赴日者
卽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胡氏曰春秋經

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
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
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
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爲天王服斬衰禮當
以所聞先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計而隱
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自見矣

夏四月尹氏卒

公羊氏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氏
何貶也何爲貶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
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胡氏曰尹氏
天子之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
秉國之鈞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
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

後鑒也

秋武氏如魯求賻

胡氏曰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夫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前編曰平王於魯猶歸仲子之賵隱公于周不賻天王之喪於報施之禮且猶不可况君臣之際乎武氏子之求在周爲屑然魯之不臣甚矣

鄭祭足帥師入寇

左氏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呂氏曰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序平王莊公之事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大矣然周亦不能無罪焉鄭伯爲周卿士君之於臣賢一則用不賢則去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固已失天子

之體甚至與鄭交質勢鈞體敵周與鄭等諸
侯耳歲推月移豈知周之為君哉一旦用兵
而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
侯也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左
氏亦以列國待之無王之罪左氏
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

賢

八月宋穆公卒

在位九年

立宣公之子與夷

是為殤公

穆公賢主
宣公貽
謀未善

左氏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
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
以大夫之靈得保百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
其將何辭以對子本之以主社稷寡人雖
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
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奔德不實是

廢先君之舉也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
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殤公即位○公羊氏
曰君子大居正宋
之禍宣公為之也

冬十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氏曰冬齊鄭盟于石門尋廬之盟也庚戌
鄭伯之車僨于濟○林氏曰石門齊地此特
相盟之始○陳氏曰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
下之故而斤書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
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
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
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
胡氏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氏

齊晉楚之
爭亦以盟
鄭之何特
鄭國春秋
之權文

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故凡書盟者惡之也○前編曰按春秋之初齊僖公小伯鄭內叛王而外挾之以合諸侯二國益相為用也齊自盟石門成三國會中丘伐宋又與鄭入邾人詐會魯陳鄭以成宋亂與衛晉命與鄭謀紀與鄭伐衛盟向又與之戰魯與之盟惡曹與宋衛燕伐魯國語稱為小伯鄭自平王之末即以王師伐衛討公孫滑之亂桓公立四年而始朝六年以齊人朝王七年以王命伐宋以王命告諸侯取三師入邾討違王命九年成宋亂皆與齊衛相出入王奪其政而縉葛之矢中天子之肩矣故齊鄭之始盟春秋憂之

卷之十一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二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周桓王元年癸亥 春二月莒公伐杞取牟

婁

林氏曰此伐國取邑之始○胡氏曰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正其本也

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而自立桓公在位十六年遇弑

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故凡書盟者惡之也○前編曰按春秋之初齊僖公小伯鄭內叛王而外挾之以合諸侯二國益相為用也齊自盟石門成三國會中丘伐宋又與鄭入邾人詐會魯陳鄭以成宋亂與衛晉命與鄭謀紀與鄭伐衛盟向又與之戰魯與之盟惡曹與宋衛燕伐魯國語稱為小伯鄭自平王之末即以王師伐衛討公孫滑之亂桓公立四年而始朝六年以齊人朝王七年以王命伐宋以王命告諸侯取三師入邾討違王命九年成宋亂皆與齊衛相出入王奪其政而縉葛之矢中天子之肩矣故齊鄭之始盟春秋憂之

卷之十一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二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周桓王元年癸亥 春二月莒公伐杞取牟

婁

林氏曰此伐國取邑之始○胡氏曰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正其本也

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而自立桓公在位十六年遇弑

胡氏曰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碯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政主兵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氏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

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林氏曰：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前編曰：按春秋宋陳蔡衛伐鄭，是役也，衛為之。春秋以宋為首，宋穆公舍其子馮使出居鄭，以立殤公，而殤公從衛伐鄭，欲以除馮，故春秋誅心以宋為首惡也。州吁弑君之賊，其於此役不足為誅矣。

秋魯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魯隱公
而桓公

林氏曰此大夫專將之始。○胡氏曰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于魯，乞師魯隱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公弗許，固請而行。夫宋人乞師而公不許，義也。鞏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氏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碯。碯曰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於陳曰：衛國禍小。

賁

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犛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林氏曰石厚，碯之子也，仲君臣之大義滅父子之私親。

冬十二月衛人立晉。

是為宣公

胡氏曰人衆詞立者，不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

晉曲沃以鄭邢之師攻晉侯于翼王使尹氏武

氏助之翼侯奔隨

鄂侯在位六年出奔

前編曰按晉交侯於平王有修扞之功其後嗣為曲沃所弱王室不能救已非矣桓王反使尹武氏助曲沃於君臣恩義邪正一切反之東遷以來諸侯放恣而周之舉措如此何以服諸侯之心乎

曲沃叛王命虢公伐曲沃立翼侯子光於翼

是為

哀侯

以師助之而反速之次王師之不義可知

九月魯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魯不敬廟用六羽

左氏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胡氏曰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篡殺之罪昭矣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又曰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周桓王二年 前編

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入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故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胡氏曰邾人告鄭以伐宋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前編曰按鄭以公孫滑之故用師於宋宋又以公子馮之故用師于鄭宋已爲州吁所誘今鄭又爲邾人所嗾宋志在於去馮故爲人所誘邾心在於報怨故嗾人春秋前以宋主兵此以邾主兵皆誅心也然其味鄭伯猶未朝王也而左氏謂以王師會之或誤也鄭以王師伐宋隱公九年之事耳左氏隱篇多誤亦一事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三年

哀公元年

春晉翼侯自隨入于鄂

左氏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前編曰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於翼故不復入翼而居鄂

鄭人輸平于魯

哀侯即鄭侯之子

林氏曰和而不盟曰平書翰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諸侯合而天下始多故矣

夏五月魯侯齊侯盟于艾

林氏曰此齊魯交好之始○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

鄭人侵陳

左氏曰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弗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冬宋人取長葛

京師饑

左氏曰京師告饑于魯隱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鄭伯入朝

左氏曰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

交

人朝必書

以勸來者，猶懼不說，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通志曰：鄭莊公，乃桓公之孫，武公子也。桓死，
 幽王之難，武輔平王東遷，莊公欲修祖禰之
 好，而王不禮之。鄭始怨周。○前編曰：按周東
 遷，晉鄭焉依，而王奪鄭伯政，又嘗助曲沃伐
 翼，此所以失諸侯也。鄭伯不朝，固有罪，今其
 來朝，與其進可也。然鄭伯實孫政權，又有挾
 天子令諸侯之意，周桓公之說未盡當時之
 事情也。○說
 音既，艸多貌。

夏魯城中丘

林氏曰：此春秋書城之始。○程氏曰：為民立
 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民力民力足

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重也。春秋凡
 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
 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
 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
 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
 民不以昧非人君之心也。

冬王使凡伯聘于魯，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氏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
 冬，王使凡伯聘于魯，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胡氏曰：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
 徒衆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辭于楚丘者，罪衛
 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
 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闕尹以告，候人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周桓王三年

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個人積薪火師監
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
王吏則皆官正泄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
賓於衛而我得伐之以歸是滅先王之官而
無君父也為狄
所滅則有由矣

十二月陳及鄭平

晉曲沃莊伯卒

在位十五年

子稱嗣

是為武公

秦文公卒

在位五十年

孫嗣

是為寧公

丙寅五年

寧公元年

春三月鄭伯使宛歸

田于魯

公羊氏曰祊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秦
山諸侯皆從秦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
焉○左氏曰鄭伯請釋秦山之祀而祀周公
以秦山之祊易許田○胡氏曰周制六年五
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
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秦山之旁
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
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
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
為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
祊田為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秦山之旁不
足為其邑矣祊近於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

者相易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巡狩矣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故經曰我入初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夏六月蔡宣侯卒

在位三十五年

子封人嗣

是為桓侯

王命虢公忌父為卿士

左氏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前編曰鄭伯爭政之由桓王伐鄭之故皆原於虢

秋十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左氏曰齊人卒平宋衛于鄭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林氏曰瓦屋周地此

變

盟之始有盟然後有主盟也○陳氏曰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輸平於魯而齊亦為艾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程氏曰宋為主盟與鄭絕也大造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誼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誼盟誼盟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日謹其始也

八月鄭伯以齊人來朝

丁卯六年

桓侯元年

春王使南季聘于魯

不責魯之不朝而反

公在之鄭亦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周桓王六年

前編

庶以寵命
式徵極矣

林氏曰南季天子之大夫也。○胡氏曰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忽，故亦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服者一，賜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

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玉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

冬鄭伯為左卿士以王命伐宋告于魯魯侯齊侯會于防

鄭莊要挾
王命惟意
所使

左氏曰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鄭人以王命告魯伐宋，隱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前編曰按自鄭公孫滋奔宋，宋公子馮居鄭，宋鄭交兵，非一日矣。鄭伯自交惡以來，意本不王，四年強入朝，亦為王所不禮矣。然其意在於挾天子以令諸侯，故不

禮而不退，虢公分政而不退，將以濟其私也。於是王命伐宋，又以王命會齊魯之師以伐宋，而不以王討之，甚矣鄭伯之私也。

秦自汧渭之間徙居平陽

秦通中國矣

史記曰：文公五十年卒，葬于西山，諱公子去。是為寧公。寧公立二年，徙居于平陽，伐蕩社。三年滅之。

戊辰 七年春二月齊侯魯侯鄭伯會于中丘

夏魯軍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春正月，隱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鄆，為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林氏曰：言先會，明非隱公本期伐宋之日也。

六月魯侯敗宋師于菅，取郟，取防

左氏曰：六月，隱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敗宋師于菅，鄭師入郟，歸于魯，鄭師入防，歸于魯。○前編曰：按三國代宋取郟取防，何以獨歸諸魯？魯之於鄭本仇也，於宋本好也，魯以行人失詞而不救宋，鄭於是始輸平，今又會魯以伐宋，故以二邑歸魯，蓋欲堅其朴，鄭而絕宋也。鄭魯苟以王命伐宋，則削其地以為王土可也。鄭安得以于魯，魯亦安得受之於鄭。

噫諸侯之行其私亦甚矣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

取之

鄭莊多智一舉而兼取三國之師

左氏曰蔡人衛人鄭人不會王命秋七月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圖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胡氏曰稱伐稱取兼之也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用奇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四國已鬪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當

兵

此刑矣

冬十月齊人鄭人入郕

胡氏曰左傳云宋公不王鄭以王命致討而郕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此說據經爲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苟以爲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辨

已八年春滕侯薛侯朝于魯

林氏曰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夏魯侯鄭伯會于時來時來鄭地

秋齊侯魯侯鄭伯入許

左氏曰夏魯侯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秋魯會齊侯鄭伯伐許傳于許瑕叔盈以帑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魯隱公隱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

二父兄不敢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它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上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桓之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前編曰按齊侯以許讓魯而隱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則入許者齊之志也鄭伯先登遂入許則入許者鄭

可也鄭莊

其言却有

之功也。讓魯而魯不敢受，固也。與鄭以二其
功，宜矣。而鄭亦不有焉，何也？鄭以齊魯之師
伐宋，故齊亦以魯鄭伐許，齊之志，魯與有力
而鄭自有之，終必以此致隙。安保齊之不終
於爭，故曰：况敢以許自爲功，又曰：其能久有
許乎？然則何不以歸之齊？歸齊則恐其終逼
已也。故曰：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
爭此土也。傳者謂其度量力無累後人，或
者謂得而弗有，此豈其本心
哉。內防其患而外利其名爾。

王取鄆劉蔿邾之田于鄭與鄭人以蘇氏之田

十二邑

左氏曰：王取鄆劉蔿爲邾之田于鄭，而與鄭人
蘇忿生之田。溫原緝樊隰邾攢茅，向明州陞
墮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
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
之不至不亦宜乎。○前編曰：按鄭之伐宋，取
三師，又入邾，爲王命討也。至是論功加邑可
也。而取其四邑之田與之，以不能有之土，何
哉。此可見鄭假王命以報怨，非王意也。桓王
知其久假多俘，是以有四邑之取。知其長於
用兵，是以授之專據之邑。桓王處此，可謂以
詐御詐者矣。

冬十一月魯公子軌弑其君隱公而自立

是爲桓公

見鄭莊之
之足

隱公在位十有一年遇弑
經書壬辰公薨諱之也

左氏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隱公曰
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
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
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
氏賄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
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寯
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寯氏立桓公而討
寯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胡氏曰致
隱公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弑君
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讓入交亂其間
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
猶豫留時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魯

史必實書其曰公薨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
以直爲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
聖心於魯君見弑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
之宗春秋萬世之法其用不同不書弑示臣
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
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
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非
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

庚午九年春三月魯侯鄭伯會于垂鄭伯

以璧假魯許田

左氏曰桓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
公卒易祊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

不以易而
謂之假此
聖人許人
改過自新
之意

公祊故也。○前編曰按鄭以祊易許其請久矣故嘗先歸祊隱公受之已入祊矣而許田則未與也隱公豈以朝宿之邑重於予鄭邪或者廣狹肥磽之非鈞也桓弑隱而立即修好於鄭而鄭要之以許為垂之會且加璧焉於是卒與許田矣蓋鄭以貪易許而桓以假賂鄭也

夏四月魯侯及鄭伯盟于越

左氏曰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胡氏曰垂之會鄭為主也故春秋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春秋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

燕穆侯卒

在位十年

子嗣

是為宣侯

辛未十年

宣侯元年

春正月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

大夫孔父立公子馮

是為莊公塲公在位十年遇弑

士氣

左氏曰宋穆公卒召孔父而屬塲公塲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大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殺孔父而弑塲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郟大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公羊氏曰督將弑塲公孔父生而存則塲不可得而弑也

賢

孔父能衛
好戰之場
公節義并
于一時垂
于千古矣

辨

也

賢

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前編曰：按宋殤公十年十一戰，大抵皆與鄭戰耳。其獨與鄭為仇者，以馮之在鄭也。宋宣公舍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馮而立與夷，意非不善也。為殤公者，迹穆公之轍，雖復以國與馮可也。而亟尋師于鄭，唯恐馮之尚存，卒以此斃其民，而華督得借是弑之。殤公蓋有以自取矣。孔父無死節之義，其不免於失諫之譏乎？但左氏書孔父見殺之由，起於內故，非矣。當從二傳為正。

二月魯侯齊侯陳侯會于稷以成宋亂

林氏曰：稷，宋地，成平也。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蓋於是始。○胡氏曰：按左氏為賂故，立華氏也。邾定公時，有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污其宮，而瀦焉。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怒也。而魯桓公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春秋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以示貶焉。

夏四月魯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

左氏曰：魯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

四語道破千古賤苟

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棗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紱絃綖昭其度也藻率斝幣鼈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賤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郟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

忘諫之
以德

蔡侯鄭伯會于鄧

蓋於楚乎
益肆

左氏曰始懼楚也○公羊氏曰鄧與會爾○胡氏曰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

壬申十有一年宋莊公元年春晉曲沃敗晉師于汾隰

獲晉哀侯欒成死之晉人立哀侯子是為小子侯

左氏曰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於汾隰驟絀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國語曰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旅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鬪而死○史記曰陘庭與曲沃武公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林氏曰諸侯不請命而私相命於是始○胡氏曰公羊氏曰晉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為近正乎故特起晉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荅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晉命

道

士氣

天象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氏曰盡而復生謂之既。○公羊氏曰既者何，光明滅盡也。○胡氏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爲變大矣。先儒以爲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魯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魯侯會

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胡氏曰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存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則既輕矣，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

姜氏豈禮也哉，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筍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不可不謹也。○前編曰按魯桓與翬弑隱而爲君相，歸許於鄭，會齊鄭陳以成宋亂，成昏于齊桓，親會而翬爲之逆，桓又親爲會以受之，君相之間，所以求寵於諸侯，求援於大國者，爲謀亦至，爲禮亦恭矣，而桓之所以自隕者，卒以姜氏人功不可以勝天如此夫。

癸酉 十有二年 圖 小子 春正月魯侯狩于郎

胡氏曰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皆有常所，遠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可不謹乎。

夏王使宰渠伯糾聘于魯

胡氏曰糾位六卿之長春秋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

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

左氏曰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十八年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魏執之必行
秦利之耳

晉曲沃稱弑哀侯于曲沃

史記曰小子侯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于曲沃○賈逵曰韓萬桓叔之子莊伯弟也

甲 十有三年春正月陳桓公卒 在位三十八年 文公子

陀弑太子而自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曰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卷之十一 十有三年 前編

不討而聘
其失更甚
千南李之
役矣

王使仍叔之子聘于魯

胡氏曰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前編曰按周衰篡弑之臣必假天子之命以自立天子從而命之此已周之失道矣魯桓之幼也王室常賙其母矣至是弑立求寵于諸侯未嘗有王覲之請也而居有之其無王益甚矣周何求於魯非惟不討其罪不責其朝聘也而反聘之於列國猶報聘也而期年之內未聞魯有一大夫如京師者而周又聘之桓王拳拳於魯如此豈禮其能弑立耶王聘之不足重如此禮樂不出於天子而政令不行於天下亦王室自取焉爾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胡氏若教
國異哉

左氏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胡氏曰魯桓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也則遣使聘焉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爲自將以攻之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不書天王端其本也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以明君臣之義也戰于繻葛而不言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

辨

下之防也。○陳氏曰春秋不始於平王，始於桓王也。東周之不競，鄭莊公為之也。莊公相平王，王求于彌，至于交惡。平王崩四年而鄭始朝，於是鄭弼相桓為左右，以王命討宋不庭，而合齊魯之師于中丘，入郟，又入許，魯翬之相桓，宋督之相莊，鄭有力焉。王奪其政而遂不朝，王固有以失鄭矣。自將以討鄭，討鄭而克，是仲康之師也。春秋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故曰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

巳亥 十有四年春，楚子熊通侵隨，因使隨請爵于

王，王不許。

荆蠻猶知
請命王朝
猶能示止
禮貌未盡
漢人也

左氏曰：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郟，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闔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弃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闔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視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

賢 天

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史記曰：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口我蠻夷也。諸侯皆為叛相，或相殺，我有敵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玉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因請尊楚，王室不聽。○前漢書曰：按史記所載，當是遠章求成之辭，爾春秋之世，憑陵諸夏，惟楚為甚，然觀熊通遠章所言，則諸夏固有以自取也。○遠薦同音委。

夏四月魯侯會紀侯于郕

左氏曰：會于郕，諮謀齊難也。○林氏曰：紀魯之親，以齊欲滅紀，故魯會侯於郕，以諮禦齊也。

北戎伐齊，齊侯乞師于鄭，大敗戎師

左氏曰：北戎伐齊，齊侯復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

亦有見

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焉。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前編曰：按北戎伐齊，齊至乞師于鄭，求戍于諸侯，則戎患亦熾矣。向非他日桓公之霸，則燕齊皆爲戎矣。初齊侯欲以文姜妻忽而忽辭，文姜之淫，不待他日，忽之不取，必知其故矣。至是有功，又欲以他女妻之，而忽又辭，則亦失計矣。雖其辭正，然魯以周班後鄭，忽乃恃功而輕周班焉，則其識量可知也。其不終也，宜哉。

秋八月魯大閱

林氏曰：齊方嘉美，鄭忽敗戎之功，而忽復以周班後鄭之事，怒魯，魯人懼，故以非時簡車馬，以備不虞之患。○胡氏曰：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仲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爲農隙故也。八月不時矣。王與諸侯其禮固亦不同。魯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魯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

蔡人殺陳佗而立免之弟躍。是爲厲公

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丙子十有五年。厲公夏穀伯綏鄧侯吾離朝于

除

大以虞
後

魯

此篇可補
康侯未述

胡氏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殺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殺鄧二君相繼越境求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撥亂之法嚴矣○前編曰按是時楚方強大吞噬漢陽諸國鄧不再期而大敗於楚此鄧殺之君必為楚所逼去其國而來朝者故春秋各之不然豈其近患之不恤而遠朝于魯也哉春秋之初魯未見弱於齊固為強國紀有齊穀鄧有楚難皆趨之而不知桓之不足與為也失其所主惜哉然魯自桓公昏于齊其所殺莊公昏于齊為其所制而魯世遂弱至于宣公益不足道矣

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邾

左氏曰盟向求成於鄭既而背之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邾○前編曰按盟向陽樊皆天子畿內諸侯祿而不嗣者周衰皆據為世嗣王不能有然桓王以盟向與鄭襄王以陽樊與晉其民皆願歸王而不願為鄭晉也此則王遷之彼則晉出之以是見周家忠厚於民而諸侯之不恤其民也惜乎周衰不足以危之此誠生靈之不幸矣

冬曲沃稱誘弑其君小子侯

小子侯在位四年遇弑

左氏曰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明年春滅翼

丁十有六年春正月王使家父聘于魯

林氏曰家父凡伯皆大雅之舊人也

夏楚子會諸侯于沈鹿楚子伐隨隨及楚平楚

僭稱王

左氏曰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與使蓬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

先王十四年而許聞三載而竟稱楚王自是而後不復知有周矣

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聞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鬪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史記曰楚熊通欲尊其號王不許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如魯遂逆王后于紀

林氏曰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胡氏曰祭公王之三公也師傳之官其任

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也。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得專命不報，遂如紀，而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矣。

秦寧公卒

在位十二年

三父廢世子而立出子

戊寅 十有七年

出子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胡氏曰：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官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憐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

己卯 十有八年春曹桓公卒

在位十五年

子射姑嗣

是爲

莊公

虢詹父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

左氏曰：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虢公出奔虞。○呂氏曰：詹父虢大夫而命於天子，非虢所能私討，所以必借之王，此王制之尚存也。○前編曰：使其大夫

通鑑綱目 卷十二
伐其國亦王制所未有也

冬十二月齊侯衛侯鄭伯與魯戰于郎

軒按左傳鄭忽怒魯以周班後鄭事詳前十四年至是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與魯戰金氏謂鄭忽恃功輕周班其議量可知固矣而齊衛爲鄭與師報私怨於魯不亦悖理妄動也哉

庚辰 十有九年 莊公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

于惡曹

陳氏曰此戰郎之諸侯也戰稱君盟稱人則之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亦抗子突而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春秋略之而不爵也

夏五月鄭伯寤生卒 在位四年 世子忽嗣 是爲昭公

陳氏曰春秋之初罪莫大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莊公卒高渠彌殺世子忽齊人殺子臺傅瑕殺子儀國亂者二十年魯隱公弑宋殤閔相繼弑衛桓公弑宣公殺伋壽而立朔國人出朔而立黔牟齊襄公弑雍廩殺公孫無知小白殺子糾是可爲不臣者戒矣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祭仲庸人之見

左氏曰初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穀梁氏曰宋公也曰人貶之也突之也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鄭忽出奔衛

林氏曰此書奔之始忽繫鄭突不繫鄭以突為篡也○胡氏曰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

衛侯晉殺其二子伋壽

左氏曰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伋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伋曰不可曰弃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衛宏詩序曰新臺刺

不違命以侍生伋子賢矣壽子不欲獨生而載旌以先更賢

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太史公曰：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處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魯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林氏曰：柔魯大夫也。此大夫會盟諸侯之始。

魯侯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邾地。

冬十二月魯侯會宋公于闕

胡氏曰：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于天下爲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

辛巳 二十年 昭公元年

秋七月魯侯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宋地

昭公元年 二十一年 前

通鑑綱目 卷十二
八月陳厲公卒

在位七年

弟林立

是為莊公

魯侯會宋公于虛

冬十一月魯侯會宋公于龜

魯侯會鄭伯盟于武父

衛侯晉卒

在位九年

子朔嗣

是為惠公

十二月魯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氏曰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公欲平宋鄭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

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前編曰按善惡各以類相為謀魯侯執弑其君兄而得國前日成宋亂今日平宋鄭為鄭伐宋何其勤也

壬二十有一年

國惠公元年 國莊公元年

春二月魯侯會紀

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

師燕師敗績

胡氏曰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

小國
斯也

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讐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夫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讐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大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辭，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前編曰：按是役也，一則齊紀為讐也，一則宋鄭為敵也，魯為紀所主，而與鄭突同惡，故為紀鄭。若齊前則謀紀，後則德忽之功，宋責賂於突，而忽奔在衛，故齊衛與宋合為一，各有黨與，以為此戰也。紀無罪而鄭突有罪，紀與魯鄭為黨，則失所依矣。故雖無罪而終至於失國也。

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敗楚師

左氏曰：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可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楚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

真

子
子

之

癸未 二十有二年春正月魯侯鄭伯會于曹

夏鄭伯使其弟語如魯盟

秦三父弒出子復立故世子

是為武公出子在位六年遇弒

冬十二月齊僖公卒

在位三十三年

子諸兒嗣

是為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林氏曰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此霸者之所由興也

燕穆侯卒

在位三十一年

子嗣

是為桓公

二十有三年

襄公武公穆侯竝元年

春二月王使家

父如魯求車

左氏曰天王使家父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三月乙未王崩子佗踐位

是為莊王至莊王三年始葬

夏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氏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

廢立試通三父再犯之而不忌

不顧名義
至此

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亭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宐其死也厲公奔蔡昭公入

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林氏曰忽即昭公也已居君位而復稱世子者明突之爲篡也○前編曰按春秋忽當喪未君而出奔故歸而復稱世子奔不書子以其不能爲子也歸稱世子以其爲前日當立者也世子當君而終不克君以是爲忽之病矣其後雖見弑而春秋不書以爲不能安國者戒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一月宋公魯侯衛侯陳侯會于袤伐鄭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秦伐彭戲氏至于華山

史記曰秦武公元年伐彭戲林氏曰前
氏至華山下居于平陽宮國復謀伐鄭

曰謀及婦人必其成也厲公奔蔡昭公入

凡至華山不取于平則宮
史氏曰秦施公亦平外遠也

秦外遠趙凡至于華山

此止也良而暴而復也
主凡曰能解亂

冬十一月宋公魯侯齊侯會于濼

煉此民慎帥突人于濼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三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乙酉 **周莊王** 元年春正月宋公魯侯蔡侯衛侯會

于曹

左氏曰會于曹謀伐鄭也○林氏曰前年
謀納厲公不克故於此五國復謀伐鄭

夏四月宋公魯侯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十一月衛人立伋之弟黔牟衛侯朔出奔齊

曰謀及婦人必其成也厲公奔蔡昭公

凡至華山不取于平則宮
史氏曰秦施公亦平外遠也

秦外遠趙凡至于華山

此止也良而暴而復也
主凡曰能解亂

冬十一月宋公魯侯蔡侯衛侯會于濼

煉此民慎帥突人于濼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三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乙酉 **周莊王** 元年春正月宋公魯侯蔡侯衛侯會

于曹

左氏曰會于曹謀伐鄭也○林氏曰前年
謀納厲公不克故於此五國復謀伐鄭

夏四月宋公魯侯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十一月衛人立伋之弟黔牟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曰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十一月
二公子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杜氏曰朔
惠公也朔讒搆取國故不言二子
逐罪之也黔牟衛之羣公子也

丙
二年春正月齊侯魯侯紀侯會盟于黃

左氏曰春盟于黃平
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魯侯會邾儀父盟于趙

進翠
軌反

左氏曰公及邾儀父
盟于趙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魯師及齊師戰于奚

左氏曰魯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
侵魯疆吏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
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
林氏曰此齊魯交兵之始齊魯之兵始於奚
而終於
艾陵

六月蔡桓侯卒

在位二
十年

弟獻舞立

是為
哀侯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曰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
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胡氏曰季字也
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
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

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
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
不攜邇而不逼者也
是以見貴於春秋

魯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曰伐邾宋志也○杜氏曰邾宋爭疆魯
從宋志背雉之約○前編曰按春秋於正月
書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五月書及齊師戰
于奚則黃之盟何爲也左傳謂平齊紀且謀
衛夫盟爲紀衛而已不免於戰尚何能爲紀
衛謀哉春秋書二月公會邾儀父盟于雒而
秋書及宋衛伐邾則雒之盟何爲也左傳謂
尋蔑之盟也夫方盟之而又伐之何蔑盟之
能尋哉屢盟長亂春秋比事
而書之則其罪不言而著矣

秦夷三父族

史記曰秦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
夷其三族討其殺出子之罪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
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
以授百官于朝

鄭高渠彌弑其君昭公立其弟子亶

昭公在位
六年遇弑

左氏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亶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丁三年哀侯元年春正月魯侯會齊侯于灤

魯侯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夏四月丙子齊侯殺魯桓公立其子同是爲莊公

公在位十八年遇害

左氏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有室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於敗

公會齊侯于灤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返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史記曰齊襄公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

秋齊侯師于首止殺鄭子亶及高渠彌祭仲立

子儀

左氏曰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彌祭仲逆鄭

子儀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杜氏曰：車裂曰轘，討其弑君也。時人譏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壘爲渠彌所立，本旣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宜其見除。故卽而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

周公黑肩謀弑王，伏誅王子克奔燕。

左氏曰：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杜氏曰：子儀即王子克也。辛伯以子儀庶子，寵秩如嫡，欲使周公稍裁抑之，以銷禍難。周公不從其言，故及於難。

戊辰四年 圖莊公 春三月魯夫人姜氏奔齊

左氏曰：春秋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杜氏曰：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春秋諱奔，謂之遜，猶言遜讓而去也。○胡氏曰：桓之弑，文姜與焉，爲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

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宐以非
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免
故通於春秋然後
能權天下之事矣

夏單伯逆王姬單音善逆
左作送

秋魯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羊氏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
者主之○胡氏曰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
當使之主有不共戴天之讐莊公於義不可
爲之主築之於外之爲宐不若辭而弗主之
爲正也

冬十月陳莊公卒在位七年弟杵臼立是爲宣公

王使榮叔如魯錫桓公命王姬歸於齊

林氏曰此錫命之始桓弑君兄自立不請命
而王追錫命故春秋於王不稱天○前編曰
按莊王初年有黑肩之難未遑諸侯之事也
至是以王姬歸齊而使魯主之固常理也然
莊王豈不知齊襄烏獸之行賊殺魯侯不能
行九伐之法而反妻之耶又恐魯以桓公之
讐怠於主禮而追命桓公焉然莊王豈不知
魯桓弑君之賊生不能討幸其自斃而反追
命之耶是其區區之意不過以齊襄之強妻
之又以是和齊魯耳東遷之後王命不行於

王亦亦可
憐矣

通鑑卷之三 周莊王四年

天下而其所褒錫者如此，於是王命益不足為重矣。

齊師遷紀邾鄆

林氏曰：此遷邑之始。齊欲滅紀，故遷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前編曰：按齊之謀紀，有日矣。紀之季姜，桓王之后，則紀固莊王母家也。莊王以王姬歸齊，將以固婚姻耳。王姬適至而遷紀三邑，禽獸之人固無施而不悖也。春秋書紀季姜與王姬之歸，詳而不畧，則齊之罪白著矣。

已巳 五年 元宣公元年

冬十二月宋莊公卒

在位十八年

子捷嗣

是為閔公

庚寅 六年 元閔公元年 夏五月葬桓王

胡氏曰：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始終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陳氏曰：會葬不書其人，必有故也。而後書其人，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

成公弔喪而定王不書葬楚康王卒襄公送
葬而靈王不書葬不臣于周而諱於晉楚春
秋諱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秋紀季以鄒入于齊鄒戶圭反

左氏曰紀齊於是乎始判○公羊氏曰請後
五廟以存姑姊妹○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季
以邑入齊為附庸先
祀不廢社稷有奉

燕桓侯卒在位七年子嗣是為莊公

辛卯七年莊公元年春三月楚子伐隨卒于師在

子熊贄嗣是為文公始都郢

左氏曰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發
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
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
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
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櫛木之下令尹
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軍臨隨隨人懼
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
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史記曰周召隨侯
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
已伐隨○櫛音朗澆側嫁反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鮮曼知勝
負又知死
生相甚

傷極矣

林氏曰不期而會曰遇

紀侯大去其國

左氏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冬魯侯及齊人狩于禚

穀梁氏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畢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刺釋怨也○前編曰按文姜之亂與魯莊之忘讐其事情皆有自來姜之謚為文計必有秀慧之質晨雛之才自其家而倍公已驕之觀其嫁而父親送之要其夫親受之可知已雄狐之事計必已久鄭子忽之辭計必知此不然豈其已嫁中年與夫俱返而始通之耶詩序謂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以至潘亂為二國患失自桓公已不能防閑其母其妻與之如齊矣則莊公豈能防閑其母禁其如齊乎夫母不可禁禁其僕從可笑程子固有是言亦詩意也防閑其母借曰不能亦空有所不忍矣何至躬與齊侯孫耶莊公忘父而制於母齊襄與文姜之謀巧矣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子而季友之祥慶父之材皆不在人下也故齊襄殺桓而以立莊為德文姜又挾舅氏援立以固莊莊公而讐齊制母焉則三公子皆君也是以莊公俛首帖耳非惟徇其母之潘今年會于禚明年享于祝丘明年如齊師又明年會于防

此人子所
得而為

如見肺肝

于穀也而已亦有禋之役有伐衛之會有鬪
邾之會焉蓋制於其母以立已為齊之德而
不讐也春秋之所諱惟史記畧言其故而康
節知之故經世書曰齊襄公殺魯桓于濊立
其子同可謂
得其情矣

壬辰八年文公冬齊人宋人魯人陳人蔡人伐

衛

左氏曰納惠公也穀梁氏曰是齊侯
宋公也其曰人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癸巳九年春正月壬子突救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曰王人救衛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
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公羊氏曰朔何以名
犯命也其言入篡辭也

冬齊人以衛俘歸于魯

左氏曰齊人歸衛寶
于魯文姜請之也

午閏十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

雨

災象

又以此
莊

不以式微
而廢子命
子突救衛

左氏曰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
借也○杜氏曰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
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
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
乙未十有一年夏魯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胡氏曰春秋書及齊師者親仇讐也圍郕者
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
能服也於是莊
公之惡著矣

冬十一月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公公在位十
二年遇弑

左氏曰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
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嫡襄公緇之公使
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期戍請代弗許故二人因無知以作亂弑襄
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
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
吾召忽奉公
子糾奔魯

除秦滅小虢

史記曰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
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

丙午十有二年

桓公
元年

春齊人殺無知魯侯及齊

大夫盟于蔣

與夏魯侯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是為桓公

左氏曰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魯及齊大夫盟于蕒齊無君也魯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秋八月魯及齊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

胡氏曰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讐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讐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讐與之戰也故沒公以見貶若以復讐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于敗績之上以示榮矣

九月齊公子小白立齊人取子糾于魯殺之

左氏曰鮑叔帥師言于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管仲請囚

主德

齊侯以管夷吾為相

生死之交
若于千古

左氏曰鮑叔告魯殺子糾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奚使相可也公從之○國語曰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為宰辭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

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若之何？對曰：使人請諸魯。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尸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

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於是莊公使東縛以予齊使。比至，三繫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哢，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

教

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今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何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柳芟及寒擊菓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鍤以且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茅蒲襜褕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是皆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工之子恒為

工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農野處而不曠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故以耕則多粟以士則多賢是以敬畏戚農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十一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王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柰何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歛則民富矣鄉建賢士

也
之
本
所以興

何用有名
故武不
天下服

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陳力尚賢，以勸民知，加刑無苛，以齊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國語又曰：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曰：西伐何主？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曰：北伐何主？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陶陰，西至于濟，非至于河東，至于紀鄆，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從之，而霸功立。○管子書曰：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子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

賢

雖伯之業
惟貴乎有
為根本之
也昔其所
為三云
非其急者

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齊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要領，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色，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三
周莊王十有二年
前編

一言固千
古治要

正荆之訓
言與荆俗
同

夷吾有知
入之昔

白頁
爲後世
強之祖

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亡衆
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
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
曰奈何對曰公子舉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
遜請使遊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巧轉而
免利請使遊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小廉而
荷快足恭而辭結正荆之則也請使往遊以
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
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開習辨
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
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
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轅士不旋踵
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
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

無罪臣不如竇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
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
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君若欲治國強兵
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公曰善
○管子書又曰桓公曰吾何以富國管子對
曰唯官山海爲可耳謹監彖與鐵官之數其
餘輕重準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
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
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營鹽於吾國谷
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
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劉恕
曰管仲之書大抵審輕重法術持度量權衡
以籠天下之權致鄰國之弱盡地利以成富
強完兵械以臨不服仗王室之威爲諸侯之

長其術類商鞅其言如韓非其寬厚曠大則過之固非王者之佐矣管仲之德蓋不及其才也○前編曰按論語子路子貢之問皆謂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疑其非仁夫子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蓋許其仁之功也程子言此大約以桓兄糾弟爲斷然荀子又有桓公殺兄之說觀當時事體子糾必弟也然其是非不待兄弟而後可斷顧子糾名義已失不得爲正爾何者方齊之將亂也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矣襄公之弑子糾固在內也所當正君赴難明義討賊以靖國也而乃奔魯若能乞師復讐猶之可也及雍廩殺無知內難

仁山此論甚正

已定方圖再入既而桓公自莒先入靖國人葬襄公正位君齊矣糾何爲者邪而管召方輔之用師伐國是真以亡公子而抗齊君耳前無正君討賊之義後有抗君爭國之非則是仲之輔糾爲不義罪已可殺桓公不殺而用之則安得而讐桓乎故先師子何子謂猶今叛者旣赦自無可死之理此夫子所以不責其死也或曰夫子荅子路子貢之問不明言其所以是非何也曰聖人之言正如神化無迹而功用自見要在學者思而得之耳然其事之是非則明書於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內不受也糾不稱子不立也書齊小白入于齊係之齊可立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稱齊人國討也稱子譏齊也稱取

弱魯也、糾之死固當、而桓公殺之為已甚耳、然則管仲將得為仁乎、曰夫子許管仲以有仁人之功耳、使二子之始問也、曰管仲仁乎、則夫子所以荅之者、又必異乎此矣、管子書稱齊使鮑叔傅小白不出、而管仲勉之、鮑叔乃出、謂管仲之期待小白已久、自述其所以自期者、死齊不死糾、是則後人傳會為管仲文其事、而不知其義者也、○快音逝、荷密快習、言多所慣習也、

丁酉 十有三年春正月魯侯敗齊師于長勺

左氏曰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

兵

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而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前編曰、按此齊桓修納糾之怨也、魯事齊讐為所弱矣、至是曹劌用而始勝齊、然魯之用奇自是始、春秋書敗齊師、書其實、亦以

前編 同姓王十有三年

示貶也。

二月魯侯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林氏曰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也此遷國之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魯侯敗宋師于乘丘

齊師還

左氏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莊公弗許

雩間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陳氏曰其言次以桓公圖霸而未集也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楚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誚魯爾於是書次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師宋師次于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焉可以知人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往歸之矣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氏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

蔡食之勢
已成矣

聞之怒使謂楚子曰伐我吾求教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敗蔡師于葉以蔡侯獻舞歸○史記曰楚伐蔡虜蔡侯已而釋之楚強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經世曰自是江漢之國皆服于楚○陳氏曰是夷夏之大變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氏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陳氏曰書滅國始此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乎此矣曷為以首亂罪齊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春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

五伯所以
為三土聖

戊戌 十有四年夏五月魯侯敗宋師于鄆

左氏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魯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冬王姬歸于齊

左氏曰齊侯來逆其姬○杜氏曰魯主婚不書齊侯逆不見公也

己亥 十有五年秋八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

仇牧 閔公在位 宋人立公子御說 是為桓公

左氏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公右徹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
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宋萬
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
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胡氏曰君弑而
大夫死于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夫仇
牧可謂不畏強禦足為求利而逃難者訓矣
太宰督亦死其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

冬十月宋萬奔陳

左氏曰萬弑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
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大心
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
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
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歸後
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
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
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
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
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王崩太子胡齊踐位

是為僖王

前編曰按莊王崩葬不書於春秋周不赴告
魯不奔會也其時可知矣而他國又可知矣

庚子周僖王元年
宋桓公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

邾人會于北杏

國勢

南宮萬
十

賈

為天下任
王不得不
斥伯然東
遷以後王
室不抵已
明以偏伯
一詞授之
諸侯夫如
小白者前
歲時務之
快得也

林氏曰衣裳之會一也，序齊於諸侯之上，而獨書爵，始霸之辭也。自是無特相盟會者矣。王風之什，絕筆於莊王，而僖王之立，齊桓之霸，皆在是年。此王霸興衰之機也。○胡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霸，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氏曰：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林氏曰：遂國名，舜之後也。

冬魯侯會齊侯盟于柯

左氏曰：盟于柯，始及齊平也。○世家曰：齊桓公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及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許之而背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公羊氏曰：莊公將會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公曰：「寡人之生不

仲之所見者大

若歿矣。曹子曰：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頷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前編曰：按左氏於莊公之篇多缺無傳，雖有不詳，晉楚之事雖未見於經，而傳獨詳，然終春秋之傳，與魯春秋並行，故晉楚之事左氏得以參考，備書之。齊桓始霸，左氏於其事獨畧，豈齊之史冊有未備邪？如北杏之會，左氏以為平宋，邵氏以為伐魯，遂之滅，左氏以為非杏之不至，史記以為魯之獻邑，邵氏以為取魯之吳柯之盟，史記公羊以為曹沫之劫也。夫北杏之會當不止為一事，魯亦豈無故而即為柯之盟，春秋於齊桓之事，凡齊之侵伐皆不書，書及書敗而已，遂在濟北，必魯之附庸也，齊未得魯，必有來伐之師，伐遂而卒滅之，以威魯也，是以魯恐而與齊平為柯之盟，此其事實也。故當從邵氏之說，然管仲得君之初，固嘗曰：南伐以魯為主，反其侵地矣。至是而始反之也。曹沫之劫，不見於左氏，而世多稱之，今存之以待參考。

辛丑 二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兵
安氏

此棟天子
以合諸侯
之始謀也

胡氏曰按左氏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前編曰按宋有弑君之亂既已討賊立君矣而北杏之會方且曰平宋亂今又伐之豈齊桓念宋殤之從已欲立其子而宋人不從也耶此必有攷也

夏齊侯使來請師王命單伯會伐宋

左氏曰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林氏曰單伯周大夫於是諸侯初用王師○陳氏曰春秋之初王室猶甚威重也衛之定州吁陳之妻鄭忽紀之求成于齊皆欲假寵於王齊侯之與亦必請王師而後專伐自霸者之令行一諸侯不知有王矣

鄭人弑其君子儀鄭厲公自櫟入于鄭

左氏曰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諫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

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容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遂自縊

秋七月荆入蔡

左氏曰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林氏曰荆即楚文哀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林氏曰衣裳之會二也齊桓修霸業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于天子故以單伯會諸侯此諸侯會王臣始也○前編曰按單伯三時于外桓公挾之以令諸侯必不止于為宋也是以明年桓自主鄆之會而齊始霸矣

軒按林氏謂齊桓以單伯會諸侯平宋亂欲歸功于天子噫斯言過矣余意齊桓圖霸之初唯恐諸侯不服從乃請師於周以伐宋正欲挾天子以令諸侯而要功于已

此孟子所謂假之者也。觀明年桓自主鄆之會，其初心卽畢露矣。曷嘗有歸功天子

哉

晉曲沃伯稱滅晉弑其君緡

壬寅 三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氏曰齊始霸也。○史記曰桓公專任管仲號仲父，國事皆令問仲父，故仲得盡其才，而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成霸功者，仲之力也。○林氏曰衣裳之會三也。○胡氏曰齊桓所以有始而無終者，大本不正也。使齊桓果有匡天下之志，而不求自利，則管子天下之才也。當以見諸天王，上言文武之勤，中述成康之盛，下陳今日之衰微，蓋自幽王滅于西戎，秦人力戰取豐鎬，平王東遷于成周，虞虢魏芮皆畿內諸侯，乘亂各據土宇，王畿中斷無西偏矣。使齊桓管仲入贊天王，匡正畿甸，以修王畧，謹五禮，以齊諸侯，整六軍，以磨戎狄，則周室赫然中興，而王化行矣。惜乎齊桓管仲不知出此而溺於飲宴衽席之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郟鄭人侵宋

胡氏曰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或侵或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

也潛師者，衞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癸卯 四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氏曰：諸侯為宋伐鄭，鄭人聞之而侵宋，諸侯伐鄭，宋故也。○林氏曰：齊楚爭鄭，於是始

秋荆伐鄭

前編曰：鄭有虎牢之險，為中原襟喉，齊晉之霸常與楚爭鄭，為是故也。先師于王子曰：新鄭之地，前嵩後河，右洛左濟，虎牢之險，天下之所聳目，豈不足以屏王室而霸諸侯，然春秋被兵之煩，未有甚於鄭者，何哉？歷十六君無一起人意者，不能運地勢之所長，反為地

勢之所累，其國則中原之咽喉也。齊晉秦楚欲霸諸侯，必得鄭，而後可霸，所以為天下戰爭之的也。使其有英君出於其間，內連王室之親，外守山河之固，挾王命以令諸侯，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是則東周之周召也。五霸何敢跋扈，強於後先哉？

軒按：王氏論鄭之地勢，為中原咽喉，五霸戰爭之的，極是。至謂使有英君出於其間，挾王命以令諸侯，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是東周之周召也，則舛矣。何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權在天子，乃天下有道，諸侯用命事也。若曰：挾王命以令諸侯，則復蹈五霸之假名，為尊王而禮樂征伐寔自諸侯出，權不在王矣。如是而欲威服五霸，比

隆王佐挽頽風以復西周之盛有是理乘此王霸誠偽之彘間不容髮者觀者詳之

冬十二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曰鄭成也。公羊氏曰同欲也。穀梁氏曰同尊周也。林氏曰衣裳之會四也。陳氏曰諸侯初主盟也。夫主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於是始書曰同盟。同衆辭也。猶未予以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是為武公

命是命也何

史記曰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寶器賂獻于周釐王。王命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始都晉國。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呂氏曰考之左傳。平王時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潘又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曲沃莊伯弒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

樂征伐移於諸侯降于大夫
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秦武公卒

在位十年

弟立

是為德公

史記曰武公葬雍平陽初以人從葬

楚滅鄧

左氏曰初楚文伐申過鄧鄧祈侯曰吾甥也
止而享之騶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曰亡鄧
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鄧侯弗
從還年楚子伐鄧是年楚復伐鄧滅之○呂
氏曰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係於我之治
亂反謂係於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忘

內而憂外何其疎也環楚而國者如陳蔡鄭
許下至江黃道柏之屬不可一二數楚不先
加兵而唯急於滅鄧者豈非見鄧有可乘之
釁乎吾有可乘之釁而不憂顧以鄰敵為憂
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存焉雖楚國可
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為吾憂者未始有極
也當是時強凌弱衆暴寡之風徧於天下齊
人滅譚晉人滅虢書於諸侯之策矣國有釁
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亡鄧豈獨一楚哉三
甥之謀謬戾明矣而世猶有追恨鄧侯不用
其言者蓋小人之情咎人而不咎已宐其咎楚而不咎鄧也

為國以晉師伐夷詭諸殺之周公忌父出奔虢

卷息三子
特以其賢
而倍之
物義不自
任好也

左氏曰初曲沃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薦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至惠王立復之。○杜氏曰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

邾子克卒子瑣嗣

杜氏曰邾國曹姓周武王封邾挾為附庸居邾自挾至儀父十二世儀父從齊桓公尊于室始進爵稱子儀父克之字也

五年 德公元年 春齊人執鄭詹秋鄭詹自齊逃

于魯

左氏曰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晉武公卒 在位三十八年 子詭諸嗣 是為獻公

王崩太子閔踐位 是為惠王

秦徙居雍

史記曰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時

五月日恭奉... 周大夫夷... 各別... 之難

王蘇大... 閻... 惠王... 身為

晉... 卒... 十八... 年... 肅... 公... 長... 為

漢... 漢... 不... 博... 也... 去... 且... 日... 齊... 齊... 人... 持

于... 魯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四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乙巳 周惠王元年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虢公晉侯來朝

左氏曰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前編曰：曲沃，周伐晉，必虢公為之請，故僖王使虢公命之。虢公為王卿士，不俟旅朝，蓋導晉也。○穀音角，雙玉為穀。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 卷之十四 周惠王元年

200475 u6

康侯罪
普失備為
見

夏魯侯追戎于濟西

林氏曰濟西濟水之西魯始治戎也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伯逆王后于陳

杜氏曰虢晉朝王鄭伯以齊執其卿求王為援皆在京師故倡義為王定昏得同姓宗國之禮○前編曰按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虢晉不能以禮導天子而及其咸在亟為迎昏非禮矣

秦德公卒

在位二年

子嗣

是為宣公

丙午二年

宣公元年

夏楚子熊貲卒

在位十五年

子堵敖

嗣

秋五大夫以王子頹作亂頹出奔溫復奔衛衛

人燕人立頹

左氏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為圃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視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視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

燕師伐周冬立子頹○前編曰按為國為子頹之師僖王之末以晉師伐夷詭諸周公思父所為出奔也則其權勢恣橫非一日矣惠王立不能去之而徒復忌父且奪其田此所以養亂也

冬蔡哀侯卒

在位二十年

子肸嗣

是為穆侯

齊人宋人陳人伐魯西鄙

杜氏曰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鄆之盟又使媵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也

丁未三年

穆侯元年

春鄭伯執燕仲父王處

于櫟

左氏曰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狄王及鄭伯入于鄆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編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好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彌公曰寡人之願也

冬齊人伐戎

林氏曰齊始治戎○前編曰是時為國立子頹惠王越在鄭鄙王室可謂騷矣齊桓方霸

以納王不也
免鄭伯

不盟近古
覆王廷伯
突故英雄

而於此反舉伐戎之師於王室若不聞知蓋欲中立以觀其變也是時齊方惡鄭執其大夫而鄭假寵於惠王又專救周之事以王居櫟此齊桓之所不樂也所以置而不救後七年王使召伯賜齊侯命而後齊始為之伐衛然又取賂而還霸者設心舉措如此空孔門之所羞稱也自同盟於幽之後中國無事者數十年矣而獨於周室之亂不加之意惜哉

申 四年春虢公鄭伯胥命於弭奉王歸于王城

殺子頹及五大夫王賜鄭伯虎牢以東

左氏曰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

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夏五月鄭厲公卒 在位一十八年 子捷嗣 是為文公

前編曰按春秋書鄭伯突卒突與忽爭國忽正而突不正然突得稱鄭伯卒葬皆書於春秋忽猶稱世子卒葬皆不書焉忽固自失矣蓋終存王室之功也功罪自不相掩然諸侯受國于天子承國于先君苟有天子之命雖本爭國而立猶正也况有勤王之功乎春秋為諸侯之無王其假鄭突以示褒與

賜子無節

王巡號守

守音狩言巡狩于號也

左氏曰王巡號守，號公為王宮于蚌，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鑿鑑于之號，公請器，王子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號。○林氏曰：天子省方謂之巡狩，鄭厲公以王與號厚，與鄭薄，由是與王室有惡。為後鄭執王使張本。○蚌，號地，酒泉，周邑，鑿步于反，鑿鑑，鑿帶，而以鑑為飾也。

巳酉五年

文公元年

春正月魯肆大眚

胡氏曰：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書曰：眚災肆赦，易曰：赦過宥罪。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

三赦故云唯宥德名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宥

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誅，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春

秋之旨矣

秦作密時

史記曰：秦宣公四年作密時，與晉戰于河陽，勝之。

晉人伐驪戎，獲驪姬以歸

晉國之禍
始于此矣

史記曰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婦
俱愛幸之。○莊子曰驪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陳人殺其太子禦寇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
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
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
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此
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權者
也若在與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物莫
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至是陳人殺太子禦
寇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竊
旅之臣幸若獲宥免於罪戾君之惠也所獲
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謫請以死告使為工

守分不踰
首每克昌
其後

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
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
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
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
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茲于正
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陳之初亡也陳桓
子始入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史記曰
陳厲公生子完字敬仲及宣公有嬖姬生子
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
之子完完懼禍及於是奔齊○杜氏曰禦寇
宣公太子也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
君父以國討公子告公子完顓孫皆御寇之

堂黑

楚熊暉弒其君堵敖而自立是為成公○堵敖在位三年遇弒

史記曰楚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暉暉奔隨遂與隨襲弒杜敖而代其位是為成公

庚戌六年成公春祭叔聘于魯

穀梁氏曰祭叔聘魯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

楚人修好于諸侯使人入獻王賜楚子胙

荆楚與
稱出于共
王空名

史記曰成王熊暉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好于諸侯使人入獻于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前編曰按春秋之中凡篡弒之人必求列於諸侯之會盟

以定其位或賂王室而請命焉楚之不重次矣熊暉弒其君兄而自立故修好諸侯太獻天子以自文也其後十有五年齊桓責其包茅不入則位定之後跋扈如故可知矣

夏魯侯如齊觀社

胡氏曰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禮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秋魯丹桓官

冬十一月曹莊公卒

在位三十一年

子羈嗣

是為僖公

辛 七年

曹僖公 壬年

春三月魯刻桓宮桷

賢

左氏曰丹楹刻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其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其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夏魯侯如齊逆女

辨

狄八月夫人姜氏入于魯大夫宗婦覲用幣

婦與女不子厚贊以重婦人不

左氏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御孫曰男女贊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贊不

此

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贊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前編曰按魯莊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君子猶以為議况制於其母長而不婚必齊女而後娶文姜薨葬一以小君之禮借曰於母不敢貶擇婚可以自制矣而汲汲婚齊不敢少倍慈訓未及除喪而如齊納幣過于殺盟于扈皆為是也莊公於母可謂重如存之感矣獨不思桓之所以死乎玉是將親迎以歸於其心必有礙焉故特為丹楹刻桷崇飾宮廟以表其不敢忘父之意非以為侈亦非以誇美也人心天理本不可泯不能充之顧又絕滅焉噫其不仁亦甚矣至使宗婦覲而用幣此則誇媚哀姜也誇而媚之則必驕

通鑑綱目 卷十四 春秋詳而書之正始之道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林氏曰赤曹僖公也○胡氏曰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赤者曹之庶公子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權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故雖以國氏皆不書辭為居正者之戒

郭亡

史記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若子言乃賢君也何不

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
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亡國之主
未必盡昧
于善惡惟
其不能行
耳

壬八年春陳侯使女叔聘于魯

村氏曰女叔陳卿○林氏曰諸侯始交聘也

夏五月衛惠公卒

在位三十一年

子赤嗣

是為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冬魯公子友如陳

林氏曰公子友如陳報女叔之聘也此內大夫出聘之始

晉侯盡殺羣公子

士為反國
小人晉社
之不屋者
疑矣

其惠乃更
部

左氏曰晉桓莊之族偏獻公患之士蔣曰去
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巳公曰爾試其事士
蔣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士蔣又與羣
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蔣告晉侯曰可
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士蔣使羣公子盡殺
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
羣公子○林氏曰聚晉邑名獻公乃以師圍
聚邑盡殺桓公莊伯之子孫卒如士蔣之計
○前編曰按晉自曲沃桓叔莊伯之強奪宗
故其子孫亦忌宗族之強盛偏迫公室圍聚
而殺之桓莊之支無子
遺矣是亦可為世鑒哉

癸丑 九年

圖懿公元年

夏曹殺其大夫

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
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

晉城絳始都

左氏曰晉以土蔣為大司空士蔣城絳以
深其宮○史記曰獻公九年始城絳都之

秋魯侯會宋人齊人伐徐

林氏曰春秋宋序於齊上主兵也○胡氏曰
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
患蓄矣是年春莊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
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

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虢人侵晉

史記曰晉桓莊之族詳公子既亡奔虢虢以故再伐晉弗克

諸侯同欲
小白伯勢
成矣

十年夏六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鄭伯同盟

于幽

左氏曰陳鄭服也○穀梁氏曰同者有同也於是而授之諸侯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

不曰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歎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林氏曰衣裳之會五也

晉伐虢

左氏曰晉侯將伐虢士蒍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飢○經世曰責納羣公子也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

左氏曰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杜氏曰召伯廖王卿士賜命為侯伯

乙卯十有一年春三月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左氏曰齊侯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呂氏曰管仲在而齊侯不以王命為重取賂而還則桓公之所為管仲有不能盡致力者於此事可見矣○前編曰按此齊侯奉王命以伐衛也而春秋皆稱人以戰齊衛皆無王室也衛侯朔抗莊王而入國其後又抗惠王以立頹至是雖朔死赤立然亦未聞其蓋前人之愆也齊侯伐之而不一引咎抗焉以戰此衛之無王也惠王有子頹之亂固不使一介行李告難于齊而即安於鄭然齊桓方伯天子蒙塵而不一顧省至是使召伯賜命且命之伐衛而桓公不為會諸侯歸之顧微焉以與之戰幸而敗之又不能執衛侯歸于京師以聽天子之誅赦顧取賂而還如是而伐是兩下相為戰而已故皆人之也

夏四月邾子瑣卒

在位十二年

蘧蔭立

是為文公

秋荆人伐鄭齊人宋人魯人救鄭

春秋重法
凡事皆救者
本有不善
者也

女子有英
雄氣

左氏曰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闚御彊闚梧耿之不比為旆闚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前編曰按楚以戲與兵齊以微救患此春秋所以狄楚而人齊也○陳氏曰救鄭無功何終失鄭也首止之會鄭伯逃歸為之圍新城盟世子華而鄭少請桓公卒鄭遂朝于楚諸侯之變於夷鄭為

也 階

晉侯驪姬子奚齊生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

左氏曰初獻公娶賈姬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晉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起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

直... 卷一 周惠王十有一年

而懼戎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
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
五卒與驪姬譖羣
公子而立奚齊

夏鄭人侵許

魯城諸及防

左氏曰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
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
畢○林氏曰角也龍星也建戌之月日在房
故角亢晨見於東方春夏秋三時之務始畢
於是戒民以土功事心爲大火亥月之初心
星晨見於東方而致工作之用謂版榦畚梲
皆致之作所求營室星也謂十月而昏正於
是樹板榦而興作也日南至而微陽始動故
息土功

丁巳十有三年春王命虢公討樊執樊皮歸于京師

左氏曰樊皮叛王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
月丙辰獮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林
氏曰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其名也惠王
命虢公以師討其叛逆之罪故虢公入樊執
皮歸于周也○陳氏曰自齊桓不以王命討
衛而後王師不出向也王室有四方之事雖

也
御善贊公

通鑑綱目 卷十四
伐鄭不服，救衛無功，而執芮伯，立晉侯，於是猶討樊皮也。自討樊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桓公爲之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楚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

穀奴走反於音烏菟音徒

左氏曰：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功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其家祿邑之奉以紓楚國之患難。

齊身爲國

冬，曾侯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國勢

桓能尊周室此其所以獨優

左氏曰：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國語曰：非伐山戎，則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史記世家曰：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於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前編曰：按齊桓山戎之役，諸書多載其深入之跡，論者率以爲多，而春秋人之穀梁氏曰：危之也。愛齊侯平山戎也。春秋之例，凡師君在稱君，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

稱人君在焉而稱人則貶也。自管仲得政，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眾出侵伐。故自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以將卑師少爾。伐衛人之貶也，此齊侯亦人之貶也。以其深入者將士邀功者之事，非伯主攘夷保夏之大略也。

秦宣公卒

在位十二年

弟立

是為成公

戊午 十有四年

成公元年

夏六月齊侯獻戎捷于魯

左氏曰：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胡氏曰：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誇示。春秋書來獻者，抑之也。

巳未 十有五年

秋七月魯公子牙卒

林氏曰：公子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是為叔孫氏。○胡氏曰：牙有令將之心，而季子殺之，春秋不言刺者，公羊以為善之也。

八月魯莊公卒

在位三十二年

子般立

冬十月魯慶父弑般啓方立

是為閔公

左氏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閔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雲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圍人犖自牆外與之戲于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醜叔牙曰以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公薨子般立次于堂冬十月己未慶父使圍人犖賊子般成季陳立閔公○杜氏曰閔莊公庶子是年始八歲

公子慶父如齊

胡氏曰千般之卒惠父弑之也左書出奔春秋書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前編曰按魯自隱公將子其弟桓而桓公弑之以立卒為文姜所謀見殺于齊其子莊公制於母而忘其父又婚于齊哀姜卒與叔牙慶父亂殺般弑閔叔牙慶父皆不良死倘猶未已而叔孫孟孫季孫三家者自是立其後魯自是分而桓公子孫卒不自相容也不第不忠不孝之報其禍如此夫

曹僖公卒

在位九年
子班嗣是為昭公

庚申十有六年

閔公元年
春正月齊人救邢

所謂唯優
與不敏不
曰者是也

左氏曰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
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
不可懷也
齊人救邢

秋八月魯侯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歸于魯

左氏曰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
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
歸○林氏曰落姑齊地閔公新立國家多難
以季友賢故請於齊而復之季友忠於社稷
故春秋不書其名而曰季子○前編曰按左
氏稱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
昔者子般之弑季友奔陳公子慶父如齊而
閔公立則齊之立閔公亦豈慶父請之邪
公立而即為落姑之盟請復季友則是閔公
亦知仗季子之忠防慶父之亂矣而卒戕于
慶父
惜哉

晉侯作二軍滅耿霍魏為太子申生城曲沃封

趙夙于耿畢萬于魏

此九魏之
始

左氏曰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
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霍滅耿滅魏
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
大夫士蔣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
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
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

通鑑綱目 卷十四 周惠王十有六年

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前編曰：按晉獻公方滅三同姓之國而還，卒殺其子，趙魏之封，卽種分晉之根。天理報應亦微而速也哉。

辛酉 十有七年秋，魯慶父弑其君閔公，季友以公子申如邾。哀姜慶父皆出奔。○冬，齊高子如魯。

盟魯公子申入立。

是為僖公

取慶父于莒，殺之。

左氏曰：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繼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公羊氏曰：齊高子來盟，何以不名，喜之也。曷喜爾，正我也。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前編曰：按閔公之立也，齊侯使仲孫至魯，僖之立也，齊侯使高子至魯。春秋雖氏仲孫，然不如稱高子之美，蓋仲孫之謀，不如高子也。

僖高子齊
設不國宜
其謂之弗
絕也

夫仲孫之於魯，非不知慶父之當去也，齊侯問所以去之，顧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卒存慶父，以亂魯國，弑閔公，雖魯誅慶父，齊殺哀姜，不其費力已乎？此仲孫所以不及高子也。○又曰：按左氏於晉楚之事，皆不係春秋之筆削，率先經以詳其始末，蓋其時晉之乘楚之構，杞與魯春秋並行，此左氏所得參攷致詳也。然於魯春秋，獨莊閔之際，雖間因經解事，而前後事情多不具。若閔弑季友，出夫人慶父，何以出奔，僖公得入之先後，高子來盟之所為，皆無考也。

十二月狄入衛，殺懿公，戴公立，卒弟燮立。是為文公

左氏不知有
以不亡

左氏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其滕之民，為五十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史記曰：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伋代立，至於懿公，百姓大臣皆不服，常欲敗之。翟殺懿公也。衛人思復立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代伋死者壽，又無子，太子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

通鑑綱目 卷十四 周惠王十有七年 前編

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元年卒，齊桓公率諸侯伐翟，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燮爲衛君，是爲文公。初，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故齊人入之。○左氏曰：衛文公大布之衣，犬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秦成公卒

在位四年

弟任好立

是爲穆公

壬戌 十有八年

魯僖公 文公 穆公 竝元年

春齊師宋師曹師

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曰：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胡氏曰：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爲善，救而書次，其次爲貶。○陳氏曰：以齊晉之霸也，而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桓文亦受其咎矣。

秋七月楚人伐鄭

胡氏曰：楚初敗蔡人，虜獻舞，至是伐鄭，其勢浸強，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

來者
漸矣

八月齊侯宋公魯侯鄭伯曹伯邾人會于榿

林氏曰衣裳之會六也，榿宋地，卽犂也。齊桓合諸侯會盟于榿，以謀救鄭也。

冬十月魯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郟獲莒拏

魯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是爲季孫氏費音秘

左氏曰僖公賜季友以汶陽之田及費報其獲拏之功也。

十有九年春正月諸侯城楚丘以封節

胡氏曰楚丘衛邑齊桓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春秋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

夏五月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

虞之宋邑下陽舉而虢亡矣晉曰滅

左氏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曰宮之奇之爲人也儒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

陽先書虞賂故也

楚夫其授
桓伯之勢
成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林氏曰貫宋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胡氏曰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
莫強焉江黃其東方與國也二國來盟則楚
人失其右臂矣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
及庸蜀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
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
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
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虢公敗戎于桑田

左氏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而不
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
而不撫其民矣
不可以五稔

燕莊公卒

在位三十三年子嗣是為襄公

二十一年

襄公元年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

陽穀

林氏曰陽穀齊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左氏曰謀伐楚也○胡氏曰侵蔡次陘之
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安知其為謀伐楚
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
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
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眾聲罪致

卷之十四 周惠王二十年 前編

討以震中國之威，江黃各守其地，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及盟召陵，執陳濤塗，而後及江黃以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自爲犄角之勢明矣。

楚人伐鄭

左氏曰：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弗與。不呼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禱。

乙丑 二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許

穆侯卒于師。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氏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晉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衝，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公羊

小白無惡，唯心却爲，數語折盡。

通鑑綱目 卷十四 周惠王二十年

三

前編

氏曰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非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穀梁氏曰以桓公得志為僅矣○前編曰按惠王之世非有狄人之患南滅至于邢衛矣南有荆楚之難非伐至于鄭矣所謂南夷與非夷交而中國不絕若綫也桓公非却狄而南怙荆其有功於諸華可謂大矣然其却狄也緩而怙荆也僅聶非之次待邢人之奔楚丘之賊在二年之後此桓公之緩也若夫楚之為中國患又有什百於狄者吞噬羣蠻蓋不足道僭王號者數世盡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比年伐鄭鄭諸夏之襟喉也舍齊桓固未有罪焉者然管仲之辭交而不及大桓公之言

私而不及德菁茅微物楚所易從昭王舊事楚所可脫也而不敢及其僭王猾夏之罪以為誅其僭猾則楚未易卒服也此管仲之小也桓公知誇先君之好而不及天下之體知誇攻戰之衆而不及名義之大所以楚人之辭猶未服也僅得屈完之盟姑保不戰之勝齊桓兵車之會莫盛於召陵而僅僅乃爾會西所謂功烈之卑孟子所謂小補以聖賢作用觀之是真可謂卑小矣然以桓公管仲之資言之亦可如是而已矣

齊人執陳轅濤塗魯及江人黃人伐陳諸侯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周惠王二十年

左氏曰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資糧罪厲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丙寅 二十有二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自是以後晉室大亂者二十餘年厥翼之孫亦憐矣

左氏曰初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

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有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以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矣子其勉之偏躬無隱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

對君對世
一本于
孝車克
亦負者也
詰其所遇
非謂欲以
中立俸免
徒被弑二
君之名而
不克靖國
悲夫

懷絕

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
 闕其事也衣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
 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危涼冬殺金寒
 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
 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于社有常服矣
 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
 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
 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
 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
 欲行羊舌大夫曰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
 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
 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竝后外
 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
 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

不以一死
 忘父共世
 子與大孝
 真可憐

更毒

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又曰初
 獻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
 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
 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
 公田姬寘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
 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
 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
 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
 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
 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
 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
 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軒按戴記曰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
 子重耳曰子盍言志於公世子曰不可君

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由是觀之，申生誠忠於君父而不自惜其死矣。又使人辭于狐突曰：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信斯言也。申生無辜而死，不但無一怨言，而愛君憂國之心，至死不變。嗟乎！生死忠孝之道，申生其曲盡矣。記稱其為其世子安哉。

夏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于首止

左氏曰：甘昭公有寵于惠后，將立之，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杜氏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林氏曰：首止，衛地，衣裳之會七也。殊，會世子不以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曰：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失多矣。君必悔之，不聽。逃其師而歸。○前編曰：按齊桓公殊會世子，不以世子

夷于諸侯定王世子也。然是會也。世子之出必以它故而諸侯會之耳。世子無王命而會諸侯。桓公率諸侯會之而世子定。春秋美之。鄭伯有王命而逃諸侯。春秋逃之。此齊桓公之一正天下也。周之為父子者定。而諸侯之為夷夏者可以辨矣。

晉侯使寺人伐蒲公子重耳奔狄

左氏曰。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接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左氏曰。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相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林氏曰。夷狄始滅中國也。

天象

九月朔日有食之

虞大夫百里奚奔秦。秦始得志於諸侯。

冬十二月。晉人滅虢。虢公醜先京師。遂滅虞。執

虞公。歸其職貢於王。

左氏曰。晉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

同一尊君
父而重耳
按申生自
具英維氣
其開晉數
世之伯也
宜哉

通鑑綱目卷十四 周惠王二十三年

先見

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彥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孟子曰。晉人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于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丁卯 二十有三年

成公元年

春 晉人伐屈。公子夷吾

奔梁。

左氏曰。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夏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所援先失
此其所以
無成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曰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圖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楚子圖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前編曰按左氏此下叙許男面縛銜璧見楚子于武城夫諸侯方救許許何為降楚且既云降楚明年又何為與平洮之盟則左氏是說於經旨事情皆無所當且所引微子面縛之事又非事實紂之末年微子已遜于荒武王入殷面縛非其事也。左氏於此上誣微子下誣許男蓋兩失之。

戊辰

二十有四年春齊人伐鄭鄭殺其大夫申侯

○秋齊侯宋公魯侯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

甯母

左氏曰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疆又不能弱所以斃也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秋盟于甯母管仲言於齊侯曰招携以禮懷遠以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

傳官司承受其所當貢之物輸之王室此曹則之大者故管仲而左氏獨致詳于此

卷十四 三十一 周惠王十有五年 前編

一事非無見也

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林氏曰：甯毋魯地衣裳之會，八也。

曹昭公卒

在位九年

子襄嗣

是為共公

己巳二十有五年

共公元年

春正月王人齊侯宋公

魯侯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

盟

左氏曰：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林氏曰：洮，曹地，兵車之會一也。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故也。○胡氏曰：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

計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得否，始而逃歸，今則乞盟，人君舉動不可不慎也。

冬十二月丁未，王崩，太子鄭踐位。

是為襄王

左氏曰：惠王二十四年閏十月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是年冬十二月，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通志曰：春秋書十二月丁未，從告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四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五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庚午 周襄王元年春正月宋桓公卒 在位三十一年 子茲

父嗣 是為襄公

左氏曰：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襄公即位，以目夷為左師，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前編曰：宋故國也，得一子魚為政，遂足以霸，惜其不能盡用子魚所

計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得否，始而逃歸，今則乞盟，人君舉動不可不慎也。

冬十二月丁未，王崩，太子鄭踐位。

是為襄王

左氏曰：惠王二十四年閏十月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是年冬十二月，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通志曰：春秋書十二月丁未，從告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四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五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庚午 周襄王元年春正月宋桓公卒 在位三十一年 子茲

父嗣 是為襄公

左氏曰：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襄公即位，以目夷為左師，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前編曰：宋故國也，得一子魚為政，遂足以霸，惜其不能盡用子魚所

以不遂 霸爾

夏宰周公會齊侯魯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葵丘

左氏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老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賁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故不下拜下拜登受○又曰宰孔

十少

先歸遇晉侯曰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旣鎮其薨六又何加焉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林氏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葵丘齊地在陳留縣東衣裳之會九也○前編曰按宰孔後命桓公聞仲之言而後下拜則桓公初心至是滿矣此孔之所以料其終亂也其詳見國語而左氏不載又按宰孔之命國語史記皆有弓矢車服九旒之賜皇極經世書賜命爲伯此所謂加賜一級者歟然宰孔初命但以賜胙爲辭蓋以宗廟爲重也孔子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古人禮意所重蓋如此云

通鑑綱目 卷十五 周襄王元年 前編

軒按國語天子使宰孔致胙齊桓命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遂下拜升受此管子以禮佐桓尊王之大節也以故當時諸侯稱順焉而莫之敢背矣

晉獻公卒

在位二十六年

奚齊立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荀息立奚齊之弟卓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左氏曰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

上君
此念
時

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死之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將焉避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穀梁氏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予也○林氏曰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命繼位

無罪故里
克稱名

辛未二年 襄公元年 春魯侯如齊

林氏曰魯始屈於大國此魯侯朝齊之始也

狄滅溫溫子犇衛

左氏曰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蘇子即溫子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秦師及齊驪崩

晉公子夷吾為晉侯 是為惠公

傳曰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平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子盍入乎重耳告舅犯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重耳出見使者曰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幹薛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既

此大如此重耳所以伯也

天下重未有助成而

可以久者
宜其不克
享也

始知重耳
非子犯亦

入而後圖聚，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重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罪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畀裔而建立之，以至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晉國其誰非君之羣謀臣也？」秦穆公許諾，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繫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君聞之，得國恒於斯，失國恆於斯，喪不可久，時不可失，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之。」

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顧亡臣重耳，又重有命，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公子繫退弔夷吾于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冀芮曰：「公子勉之，猶潔不行，重賂配德，人實有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夷吾出見使者，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汶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且入內外列城，五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

夫人掌提
此可矣

諫臣心事
大抵皆然

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
重耳重耳仁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哭而
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公子縶曰
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
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
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是故先置
夷吾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
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唯則定國今其
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補
吾利也○前編曰按重耳不求入夷吾求入
秦穆公雖義重耳之仁而終貪夷吾之賂此
公子縶之謀也秦穆天資本善而輔之者非
人一有利心釀晉亂者十五年於此孟子惡
有國者之言利其意深哉齊桓公志平晉亂
而置君一唯秦之聽亦
不能援立重耳惜哉

軒按前編述立晉惠公事乃參國語禮記
左傳而刪以叙之者故標其首唯云傳曰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曰晉侯將殺里克以說使謂之曰微子
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
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
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
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前編曰按惠
公之殺里克前以掩奪國之嫌後以防重耳
之入里克雖為社稷立賢之計拳拳於重耳
然與其弑三君而成重耳孰若全申生以弭

丙有二疑
外有二五
為申生求

全之計亦
其難矣勿
易言也

晉惠未有
勳勞于王
室輒賜之
命與禮猶
矣

冬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後患因優施一言之誘遂為中立之謀坐視
申生之死於前而卒蹈弑逆之名於後惜哉
左氏曰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
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
君納重耳茂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
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
鄭

壬申 三年春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左氏曰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

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其何繼之有禮國
之餘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
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王子帶以戎入寇秦晉伐戎晉侯平戎

左氏曰夏揚拒泉臯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入
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
周秋晉侯平戎于王○林氏曰王子帶召戎
入寇欲因以篡位也晉惠公為周與戎講和
言平戎於王
尊卑之辭也

癸酉 四年春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天象

夏楚人滅黃

左氏曰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前編曰：按黃之滅，管仲之言卒驗，齊桓霸業於是衰矣。

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入聘

左氏曰：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奉承

仲于臣節亦無虧矣

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篤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前編曰：按五伯桓公為盛，而周室戎狄之禍自若。王子帶以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于王，豈以受王子帶之奔為此姑息耶？桓公身不能容子糾，而為王容叔帶，固將曲全襄王兄弟之愛，未免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

冬十二月陳宣公卒

在位四十五年

子欵嗣

是為穆公

北桓伯德

之徵

五年

穆公元年

春秋侵衛

胡氏曰：齊桓為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不救，是忽于簡書，其業怠。

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侵衛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忘也。

齊侯使仲孫湫入聘

左氏曰：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息，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于鹹

林氏曰：鹹，衛地，兵車之會二也。○左氏曰：夏會於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齊侯使仲孫湫來致諸侯之戍

左氏曰：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冬晉饑使乞糴于秦

左氏曰：冬晉荐飢，使乞糴于秦。秦伯問諸子桑，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問于百里奚，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輸粟于晉，自雍及降相繼，命之曰洗舟之役。

秦穆公

乙亥 六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氏曰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
有闕也。○林氏曰緣陵杞邑不序諸侯散辭
也是故但曰諸侯者不係之伯者之
辭也。但曰大夫者不係之君之辭也。

冬蔡穆侯卒

在位二十九年

子甲午嗣

是為莊侯

秦饑使乞糴于晉

左氏曰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
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
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
傅慶鄭曰棄信背隣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

夷吾無人
心矣

援必發是則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
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
猶譬之况怨敵乎弗
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丙

七年

莊侯元年

春楚人伐徐

三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
牡丘遂次于匡

魯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夫救徐

左氏曰春楚人伐徐諸侯盟于牡丘尋葵丘
之盟且謀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

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林氏曰：狂丘齊地與匡近，匡衛地兵車之會三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氏曰：秋伐厲以救徐也。○林氏曰：大夫帥師救徐，楚師不退，故二師伐厲以救徐，厲楚與國也。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齊大夫管仲卒

管子書曰：仲寢疾，桓公問曰：仲父之疾不幸不起，政將安移？仲未對，公曰：鮑叔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議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隰朋乎？且朋之為人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

不忘家，不忘身，為君事，君是管仲特識。

也哉其朋乎公又曰不幸而失仲父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仲曰君請嬰已乎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曰鮑叔好直而不能以國誠賓胥無好善而不能以國諫甯戚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諷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言終喟然嘆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史記曰是歲管仲隰朋皆卒仲病公問羣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如何曰倍

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如何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蘇氏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三子固亂人國者顛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仲以爲桓公果能不用三子乎桓公聲色不絕乎耳目非三子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耶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

齊仲不舉
齊仲當無

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因桓公
之問舉天下之賢以自伐則仲雖死而齊國
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五伯莫盛於桓
文文公之才不及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晉
襲文之餘威得為諸侯盟主百有餘年何者
其君雖不肖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死一敗
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死矣賢者
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
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前編
曰按管仲之死當在是年之春外則救徐而
徐敗內則壯丘之盟伐厲之師方行而宋人
伐曹西則與秦共立晉侯而秦伐晉獲其言
以歸桓公於此
皆未如之何矣

十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不心恩負
義市井無
賴之所不
齒也

左氏曰晉無人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
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
是以穆姬歸以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
之賂秦伯秦伯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
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仇秦輸之粟秦
仇晉閉之緇故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侯逆
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
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
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
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
請戰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濇而止公號
慶鄭鄭曰復諫違卜罔敗是求又何逃焉秦

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林氏曰韓晉地此晉秦交兵之始

王命秦伯釋晉侯

史記曰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
夷吾姊為秦穆夫人聞之衰經跣以太子瑩
弘與女簡幘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經
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
見而以典戎若晉君朝以人則婢子女以死
夕以人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穆
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
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
牛

晉侯夷吾自秦歸于晉

左氏曰穆公謂其大夫曰獲晉侯晉人感憂
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可圖晉憂重其怒也我
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
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彘曰
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
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
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
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
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
社稷矣其卜諫固也眾皆哭晉于是乎作爰
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
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

善子挑動
人情此汪
藻德音所
以賢于十
萬師也

卷之五 周襄王七年

補編

對秦伯之
言又妙于
剛柔相濟
辭令第一

使秦伯不
得從

天象

伯

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宥焉。服者懷德。或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既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晉侯歸。設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亂。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史記曰。秦歸晉君夷吾。吾夷吾。感其河內地。使太子圉爲質于秦。秦妻于圉以宗女。

丁丑八年春正月戊申隕石于宋五六鷓鴣還飛過

宋都

左氏曰。隕石。星也。六鷓鴣。還飛。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十二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

侯曹伯會于淮

冥神假役
人以聲之
非偶然也

左氏曰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狄侵晉取瓜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戍周十一月鄭殺于華十二月會于淮謀郟且東畧也城郟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林氏曰淮臨淮郡左右兵車之會四也○前編曰按齊桓尚能伐厲以救徐城郟以制淮夷豈不能伐戎以救周乎不務德而勤遠累於

此見矣

庚寅 九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氏曰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林氏曰英楚之與國臯陶之後也

冬十二月齊侯小白卒 在位四十三年 五子

爭立

惟其有此
感節宜乎
後也

左氏曰謚曰桓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其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

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初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人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武孟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胡氏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于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隣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按武孟無虧也惠公公于元也孝公公于昭也昭公公于番也懿公公于商人也

齊 巳 十年 春三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

夏魯師救齊

左氏曰春宋襄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林氏曰宋襄受齊侯管仲立孝公之託而孝公又奔在宋故宋襄以諸侯伐齊納之

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狄救齊立

公子昭 是為孝公

左氏曰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師敗齊師于靡立孝公而還

冬邾人狄人伐衛

左氏曰：邢人狄人伐衛，圍蒺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嬰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前編曰：拔齊桓卒而鄭伯始朝于楚，邢狄伐衛矣。諸侯之伐齊，雖爲桓公之故，然以霸國而受伐，天下之事固可知也。宋襄狙於伐齊之勝，遂有圖霸之心焉。說者以邢人狄人伐衛爲進狄而救齊，果進狄何不於救齊人之而於伐衛人之耶？伐衛則與邢俱人之盟，邢則與齊俱人之相。公歿而狄重稱人，夷狄之盛也。晉文霸而狄復稱狄，霸圖之盛也。

庚辰 十有一年春三月宋八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若宋襄實命之何以成伯

左氏曰：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東屬諸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林氏曰：睢水名，蓋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言宋襄曹南一會而先執滕子後用鄫子是暴虐二君。

秋宋人圍曹

左氏曰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後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子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有所缺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缺而後動○前編曰按齊桓公既始東畧宋襄蓋繼其志欲以屬東夷首虐滕鄆之君本欲立威不知乃所以失諸侯也齊桓假仁義而伯宋襄假之而又不及其屬小國也將假義而失之暴其敵大國也將假仁而失之迂宋襄圖霸大繁如此然用鄆子者宋襄之命也春秋歸罪於邾以邾之役於不義也夫以邾子之賢

不能自立而怵於邾
邾陷於賣友惜乎

衛人伐邢

左氏曰秋衛人伐邢以報蒐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晉者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

冬魯人會陳人蔡人鄭人盟于齊

左氏曰陳穆公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盟于齊修桓好也○胡氏曰盟會皆君之禮也然則為此盟者乃魯僖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也春秋曷為沒公而人諸國

馬然耳天
內愛于忘
德之機哉

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魯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稱人，而不得與中國會盟者，以齊脩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代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

梁亡

左氏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之。○穀梁氏曰：梁亡自亡也。湫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自亡也。林氏曰：梁嬴姓伯爵，柏翳之後也。

辛巳 十有二年夏，郟子朝于魯。

鄭人入滑

左氏曰：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左氏曰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又曰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聞穀於蒐帥師伐隨取成而還

壬午十有三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氏曰宋襄欲合諸侯滅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也鮮濟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也幸而後敗○杜氏曰鹿

上宋地宋為盟主故春秋序於齊上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執宋公以伐宋

左氏曰諸侯會宋公于孟于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公羊氏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吾與之約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目夷曰君雖不言國因臣

春秋之季楚人猶曰諸侯君實有之其欲圖口而求諸侯于楚

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公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迎襄公歸。」○杜氏曰：「孟未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春秋稱魯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爲諸侯所疾，故摠見衆國共執之文。」○胡氏曰：「執宋公者，楚子也。春秋不言楚子，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爲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或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况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然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冬楚人使宓申如魯獻捷

林氏曰：「楚大夫始見於經。」

軒按：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似可取者。及楚執宋公，而獻捷於魯，其橫逆甚矣。魯於是時，乃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尊中國，惜哉。

十二月魯侯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左氏曰會于薄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
未足以懲君○胡氏曰宋方主會而蠻夷執
而伐之以其俘獲遺魯是夷狄反為中國禽
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
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
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敵血要言
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壘夷出其事
已便甚矣故春秋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
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殺
梁氏謂不與楚惠釋是已

癸未 十有四年春魯侯伐邾取須句

左氏曰須句風姓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必
服事諸夏邾人滅之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

君焉○林氏曰須句魯附
庸國在東平須昌縣西非

夏鄭伯如楚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此謀
道
以
幸
其
勿
噬
有
此
理
哉

左氏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
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
先亡矣是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前編曰按先王視地畫井而計民授田凡地
之可田者既已井授矣其依山險阻高下不
一、地不可田、田不可井者尚皆虛之用廣樵
牧惟夷狄之俗則多依山阻險此所以有九
州內之夷狄也然伊洛王畿天地之中雖曰

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威致志、鼓儻可也、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緝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戎事不遵女器、楚子入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交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以是知其不遂霸也、○前編曰、按宋襄求霸之初、虐二國之君、何其暴也、至泓之戰、不重傷、不禽二毛、又何仁也、無他、前日氣銳而今日氣怯爾、○胡考、元老之稱、儻住

衛反、僂巖未整、陳也、芊彌爾反。

申 十有五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左氏曰齊侯伐宋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夏五月宋襄公卒

在位十四年

子王臣嗣

是爲成公

左氏曰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

左氏曰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頰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

深得用人
之近

鄭固無上
矣王以犬
羊割懿親
不亦儻乎

王命狄師伐鄭取櫟以狄女隗氏為后

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
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左氏曰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
鄭入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
怨王之與衛滑也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
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太上也以德撫民
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
部雍曹滕畢原鄆郁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
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
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曰凡今
之人莫如兄弟第兄弟闕于墻外禦其侮如是

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
忿以弃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
德之人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
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
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
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
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
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以親屏周召穆公
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
姦毋乃不可乎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
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
曰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慤
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又

黃籍

通鑑綱目

卷之五

周襄十有五年

三

前編

弗聽

九月晉惠公卒

在位十四年

子圉嗣

是為懷公

左氏曰：惠公卒，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甘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古人謂重

上以事君下以教子矣矣兩無

耳

冬十一月杞子卒

在位十八年

弟姑容立

是為桓公

乙酉 十有六年

成公元年 桓公元年

春正月晉公子重耳

入于晉

左氏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于是乎得人。有人而較，罪莫大焉。遂犇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廬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

女子有此
其行此度
其大家傑
厥就重耳
若姜也
王請上
得功

又一音女

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
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而是而
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
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
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
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
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
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
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
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各公子不可姜與
子犯謀辭而遣之及曹曹其公聞其駢脅欲
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
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
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

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
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
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
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
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
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
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
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
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
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
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
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
報我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
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

法有英雄

通鑑綱目 卷十五 周襄王十有六年

前編

楚子亦英

觀重耳復國之後舉兵曹衛汲汲報復其國斯之大矣

天而然

右屬橐駝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匱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驕緹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予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

其僻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曰衰二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公子入于晉師及曲沃朝于武宮使殺懷公于高粱呂卻畏逼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公宮火取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定紀綱之僕○國語云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弃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授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晉籍狐箕樂

郤相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膳咎如赤狄之別種也
隗姓

王使王子虎內史興錫晉侯命

是爲文公

國語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錫晉侯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泄之晉侯端委以入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
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王其善之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

晉侯賞從亡之臣

左氏曰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王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加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

賢母更難得

封雍高而
偏語定賞
忘叔而晉
人悅從來
典上無不
以賞歸衣
人心者

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子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史記曰介子補與母偕隱至死不復見子推從者憐之乃縣書公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字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公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惠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秋王廢狄后王子帶以狄入寇王出居于鄭告

難于諸侯

左氏曰太叔帶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顏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畝國人納之狄顏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太叔以隗氏居于濫王使告難○諸侯天子無出春秋書曰天王出居于鄭廢省難之難也

通鑑綱目 卷十五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爰侯宣多省視官
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汜音几

宋及楚平

左氏曰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將享之
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
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
從之。○林氏曰宋自襄公于泓之敗與楚不
睦至是成公改
紀始及楚平。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五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十六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丙戌 周襄王十有七年 春正月 衛侯燬滅
邢

左氏曰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

夏四月晉侯逆王入于王城王賜之田

左氏曰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

襄王始終
二伯之
助而二伯
之義亦莫
大于勤王

襄王十有七年

3220076 V.7

猶存王者之體

寺人讖趙衰奇但晉文何以不

寺

繼文之業而信宜於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

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

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

溫原攬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畏四夷安

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

去之謀出口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

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綏而弗

食故使處原

衛文公卒

在位二十五年

子鄭嗣

是為成公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林氏曰頓國名今汝陰南頓縣是也頓迫於

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胡氏曰

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

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也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小寡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

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春秋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陳氏曰齊桓公卒楚始與諸

夏盟于齊于鹿上執宋公納頓子，後然欲廢置諸侯矣，春秋之所懼也。

冬十二月魯侯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氏曰衛人平莒於魯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林氏曰洮魯地

丁亥十有八年成公春正月魯侯莒子衛甯速

盟于向

齊人侵魯西鄙魯侯追齊師至鄆弗及

左氏曰春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魯西鄙討是二盟也

夏齊人伐魯北鄙

一句便折
倒詞伯雄

左氏曰齊孝公伐魯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艸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

不然恃此以不
恐齊君乃還

魯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氏曰東門襄仲滅文仲如楚乞師滅孫見
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林氏曰
春秋書乞師始此內乞師不書書乞
師于楚以誌中國之屈於夷狄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左氏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楚人讓之遂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魯侯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曰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卽晉冬楚
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魯以楚
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賓桓公子
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
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林氏曰
緡宋地穀齊邑○前編曰按齊自桓公之殲
楚遂爭霸諸夏齊討魯衛之盟是又欲復霸
也魯人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齊師壓境
始使展喜受命焉如其言果退齊師矣而魯
復乞師於楚是以先王之命退師而自犯先
王之命也楚方西滅夔非伐宋東取穀其勢
益張徵晉文之霸則楚遂霸諸夏矣果爾庸
非魯導之與是行也滅文仲
在焉可謂不仁不知甚矣

功利相
不足重
如此

十有九年夏六月庚寅齊孝公卒在位十年弟潘

殺世子而自立是為昭公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馮費尚知子玉之必敗而楚師果國聽之何耶

左氏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蔣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罰而無禮不可以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子

謀帥而言及詩書禮樂即古者所謂不外乎

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栾枝先軫使栾枝為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又曰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

一五

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
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
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陳氏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嫌于楚霸也。
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下，于鹿上猶不先齊
宋也。孟之會，宋楚始並為諸侯長矣。楚之稱
子而長於諸侯，宋襄為之也。齊桓公卒而衛
從，楚魯又從楚，楚敗宋師于泓，納頓子于頓。
滅夔，取齊之穀，且合四國之君以圍宋。春秋
以是為夷狄之強矣。故雖序于諸侯之上而
人之○睽，薦皆楚邑。○被廬
晉地。○執秩，主爵秩之官。

十二月魯侯會諸侯盟于宋

胡氏曰：魯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
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魯之罪亦著矣。

巳丑 二十年 齊昭公 春 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楚人

救衛

胡氏曰：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
至是侵曹伐衛，春秋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

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 畀宋人

左氏曰：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
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
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
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

十九年之
險阻艱難
不能消其
報復之忿
則其局量
不及射鈞
遠矣

所謂請而
不正者此
也

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胡氏曰曹伯嬴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其舉動不中于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

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左氏曰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其

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知難而退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還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

說論其死
戰國陰施
揚說之計
全本于此

猶成于其
子數語

兵

兵

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實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前在此為大夫退。既不獲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敬爾君，事諸朝。將見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木以益其兵。陳師於莘北。

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還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左氏又曰：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好命，司馬殺之。以狗于諸侯，使茅萑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胡氏曰：當時

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夫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位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宐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正其諒，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呂氏曰：齊桓

之楚，尚未至與中國並驅，晉文之楚，則至執中國盟主，其勢極盛，故不得不與之戰。齊桓所為，將以服其心，晉文之戰，所以挫其勢，然其有功於中國一也。○前編曰：按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之也。然霸圖猶有此，後世併此無之矣。晉文之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之說，已不如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為精。又曰：德義利之本，則皆霸佐之心矣。夫有恩則有怨，救宋固報施也，至於分曹困衛，報怨亦已甚矣。稱舍於墓一譎，分曹界宋一譎，私許復曹衛一譎，執宛春又一譎，退施曳柴又一譎，晉文公譎而不正，於此一役亟見之。在

軍則殺顛頤，顛頤，邪瞞師入則殺舟之僑，此軍法所以神戰，所以勝國，人所以畏文公霸業於

楚殺其大夫得臣，得臣子玉名

衛侯出奔楚

五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獻楚俘于王，王策

命晉侯為侯伯

左氏曰：晉侯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

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樂枝入盟，鄭伯、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絃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鄉許亮反，猶屬也。○人子氏，九名也。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陳侯如會，魯侯朝于王所。

相子王

進

賦序十一
也

周襄王二十年

前

左氏曰衛侯在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而有淪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林氏曰書朝王始此此先朝王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有國而不知有身也唯忠矣

左氏曰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寗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

只此二語衛社安如若石後之若國者豈

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淪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誓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提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陳穆公卒

在位十六年

子朔立

是為其公

冬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

人秦人會于溫王狩于河陽諸侯朝于王所晉

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立公子瑕曹伯襄復歸于曹諸侯遂圍許

是時重耳合諸國擁重兵勝楚之後聲勢赫奕若與諸侯入朝則京師震動故以請上出符為召本諸侯訂誓禮左氏云召

左氏曰會于溫討不服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寘子職納橐籥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猶貨筮史使以曹為解曰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

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公羊氏曰衛侯之罪殺叔武也春秋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始反衛侯衛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弑叔武元咺走而出執衛侯者晉侯也其稱人衛之禍交公為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拔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

通鑑綱目 卷十六 周襄王二十一年

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前編曰按是年晉文公始霸春秋所不書者二。上則天王下臨踐土不書，下則衛侯鄭殺叔武不書。何也？春秋之事所不書衆矣。蓋舊史所書皆從赴告所不告者。史固不得而書也。夫子修春秋有改定而無增加。蓋謹之也。然踐土之天王不書於朝，王所見之，叔武之見殺不書於衛侯名，元咺奔而晉執衛侯見之，或曰叔武之殺非衛侯也。公子猷犬也。吾觀衛侯在外，則殺元咺之子，返國則已盟而先期以入。是皆有忌叔武之心焉。衛侯忌叔武之心久矣。使衛侯無忌叔武之心，則先驅何以殺叔武之遽哉？春秋誅心之法，必不以是末減衛侯也。

庚寅 二十有一年 元年 夏六月王子虎魯侯晉

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氏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陳氏曰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向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蒞盟也。今以大夫盟諸侯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前編曰按翟泉在洛陽城內去河南王城二十五里耳。諸大夫於此不入聘于室魯侯於此會盟不朝天子是誠何為者。宜春秋於此不書公而大夫皆人之。

辛卯 二十有二年夏狄侵齊

左氏曰春晉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秋聞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左氏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審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冶厓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人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厓辭卿○林氏曰子適即瑕子儀瑕母弟也○前編曰按衛侯有罪則不當以醫誅衛侯無罪則不當以至免此

晉文之不正也衛侯初歸則殺叔武再歸則殺元咺公子瑕春秋於其出奔不名歸而名之比於失國滅同姓之罪矣元咺失事君之禮故以國討書有守國之功故以官書公子瑕之及也非其罪矣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曰晉侯齊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詘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使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

重耳之偏
其具見

通鑑綱目 卷之六 周襄王二十有二年 前編

嘆之以利
味之以害
之武國伏
各請說容
之祖也

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其
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賈矣許君
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所知也夫晉何厭
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
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
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
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
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智以亂易整不武
吾其還也亦去之○前編曰按晉文報怨而
喜功故邀秦以伐鄭秦穆恃功而視利故私
鄭而倍晉此一役也結怨交兵者數世晉主
夏盟失秦之援而為楚所抗自是役始春秋
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
皆天下之大勢也○舍音捨其音恭

冬王使宰周公聘于魯魯公子遂如京師遂如

晉

胡氏曰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
聘于魯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
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于列國
此大不恭之罪屢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
而不以聽者也○前編曰謂夷周於晉猶未
也其後知有晉而不知有周矣可勝誅哉

壬辰二十有三年秋晉作五軍

左氏曰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
卿○林氏曰初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今始

伯遯

通鑑綱目

卷十六

周襄王二十有三年

五

前編

從原大夫爲新軍帥。○前編曰初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至獻公作二軍，文公作三軍，又作三行，至是復作五軍。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

前編曰按齊桓公時狄滅衛，而封衛于楚丘。晉文公時狄圍衛，而衛遷于帝丘，桓文之優劣見矣。

癸巳 二十有四年春，楚子請平于晉，晉侯使陽處父如楚。

左氏曰：春，楚子使鬬章請平于晉。晉使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夏四月，鄭文公卒。

在位四十五年

子蘭嗣。

是爲穆公

衛人侵狄，及狄盟。

冬十二月，晉侯重耳卒。

在位八年，主中國盟五年

子驪嗣。

是爲襄公

襄公

林氏曰：文公卒，襄公繼伯。○前編曰：晉文伯功不及齊桓之盛，而晉世主夏盟，齊桓止其身，蓋齊桓之家不治，而晉文之家治也。齊桓之夫人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身死不及殯。

而即有五公子之亂，齊遂以衰。傳稱晉使逆夫人嬴氏以歸，狄人歸季隗，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辰，嬴賤班在九人，但齊姜存否不見於傳。而劉向列女傳稱晉文迎之以歸，為夫人向博極羣書，必有考也。則晉文之家法大槩可見矣。家法治所以無身後之亂也。有國者當知治亂之本，不可以是為迂。

甲午 二十有五年 襄公元年 春二月秦人入滑

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左氏曰：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非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

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毋乃不可乎？公辭焉。召孟明、西

乞、白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

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必死是間。余收

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非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

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

高將市於周，遇之，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

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

上孫滿 下其

通鑑綱目 卷十六 周襄王二十有五年 前編

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遽興姜戎于墨衰絰梁弘禦戎萊駒爲右夏四月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

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纍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陳氏曰晉之霸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姜戎氏要秦師于殽敗之夫晉帥天下諸侯以讓夷狄存中國也秦有力焉而及姜戎敗之秦晉之構怨自是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伯是故特書及而晉子則稱人然則善秦歟自韓原秦帥無君大夫則非善之也晉遂不競而楚伯秦亦與有力焉耳○杞子秦大夫是時戍鄭管籛也

秋晉人敗狄于箕

以拘原

唾不原

賢

左氏曰狄伐晉及箕八月晉侯敗狄師于箕
 卻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
 言敢不自討乎免曹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
 元而如生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擗其妻饋
 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
 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
 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
 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
 不孝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
 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
 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
 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
 一軍行○杜氏曰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
 進之○林氏曰白季即胥臣也先茅晉大夫
 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卻缺獲白狄子故
 以一命命之為卿復與之冀冀缺父之故邑
 也

冬十二月魯僖公卒

在位三十三年

子興嗣

是為文公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曰討其貳於楚也

夫象

乙未 二十有六年

魯文公元年

春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王使叔服如魯會葬

林氏曰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王使毛伯錫魯侯命魯叔孫得臣如京

師

左氏曰王使毛伯衛錫魯文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胡氏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禮所謂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錫之蔽冕上

雖然後歸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終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而錫命乎。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衛人伐晉

左氏曰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講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晉臣伐衛圍戚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秋魯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氏曰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林氏曰戚衛邑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

冬十月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而自立

是為穆公

左氏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
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變黷乃亂
也楚國之舉桓在少者且是人也蠶目而豺
聲惑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子職而
黜商臣商臣聞之以宮甲圍成王縊

秦復使百里視為政

左氏曰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
右皆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
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
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丙申 二十有七年

穆公元年

春二月晉侯及秦師戰

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氏曰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
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
地御戎狐鞠居為右及秦
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夏六月宋公陳侯鄭伯魯公孫敖晉士穀盟于

垂隴

左氏曰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春秋書士穀堪其事也○陳氏曰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侯敵於是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穀始也然則士穀主是盟也則曷爲序於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是故訖於宋不以大夫主盟翟泉貶此何以不貶貶不於其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自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垂隴主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與諸侯序於是威之盟書齊國佐隨之會書宋元甚者無伯而君與大夫並列於會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曰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胡氏曰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春秋貶而稱人者以其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

丁酉二十有八年春正月魯叔孫得臣會晉人宋

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氏曰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

秦人伐晉秦師還秦伯誓于師

語詳書秦誓篇

左氏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史記秦紀曰穆公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云云以申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前編曰按秦誓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左氏記秦晉之故甚詳而不記作誓之事書序誤以為敗殽還歸之作惟史記繫作誓於取王官封殽尸之後

主德

得氏亦言
取較歸作

蓋穆公自是不復東兵矣此篇穆公更歷懲創之言極為真切穆公於五伯之功為末而晚年所悔度幾王者之意象焉但所少者剛明之力而或有悠緩之意所望於人者大而所以自為者或尚小爾

秋楚人圍江

冬十二月王使王叔會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

救江

左氏曰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

救江至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杜氏曰：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胡氏曰：當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春秋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戊戌 二十有九年夏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左氏曰：楚人滅江，秦伯爲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吾自懼也。

晉侯伐秦

胡氏曰：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春秋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春秋則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矣。

子西

王賜秦伯金鼓命爲西方諸侯伯

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賜穆公以金鼓命爲西方諸侯伯○前編曰按秦伐滅西戎益國十二必非一時之事蓋史記總叙於此年之下以見天子賜賚之由自周室有大戎之難平王東遷洛陽以滅戎之事委秦使秦自大夫而爲諸侯於此又有賀賜之寵焉

衛侯使甯俞聘于魯

左氏曰衛甯武子聘魯公與之宴爲賦淇澳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晉諸侯朝正於王主宴樂之於是賦淇澳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前編曰魯衛兄弟其聘使往來蓋常事不悉書也而甯俞獨書蓋賢俞以病魯也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而及於群公之廟賔祭用之可謂僭且褻其來久矣而武子獨譏其不然魯之君臣亦慢不知省故孔子嘗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春秋獨書甯俞其諸賢俞以病魯與

巳亥三十年春正月王使榮叔歸魯成風之舍且

賜

三月使召伯如魯會葬

上法之政
上國矣

胡氏曰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鬻者厚
 禮妾母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
 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且
 賵及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則王法廢人
 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也
 ○前編曰按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周之失
 政亦有以自致自平王忘警戍申而征伐之
 義失繻葛之敗特不幸耳自仲子之賵天子
 自壞禮矣而子孫襲之追錫桓公之命歸成
 風之賵凡不王之禮即探諸侯之意數數然
 媚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哉裴度有言韓弘與
 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
 死命特以舉措得宜能服其心故爾周之舉
 措在後世猶不服况當時強諸侯何以服其
 心

夏秦人入郟

郟音若

左氏曰初郟叛楚即秦
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郟

秋楚人滅六冬滅蓼

左氏曰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
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二月許僖公卒子湯哉嗣

是為昭公

庚三十有一年春晉舍二軍

左氏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適逸由質要治舊滂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夏秦穆公卒

在位三十九年

子罃嗣

是為康公

左氏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史記曰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亦在從死中秦人哀之○子王子曰當時稱賢君固未有出穆公之右者而其卒也三良殉而黃鳥之詩哀或以為此穆公之遺命也其言過矣穆公之於晉也怨其君而矜其民不忍其饑而死也穆公之於秦也自悔其過不忍殺敗軍之三大夫豈以無罪之三良而命之從死必不然也以人殉葬蓋出於戎翟之俗責穆公不察其非理無遺命以變其俗則可責穆公有遺命迫其從死則不可也惟孫秦山止責康公而不及其他此為得其情者至朱子之

其後

論而是非始定曰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
不忌習以爲常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此爲
可歎耳

八月晉侯驩卒

在位七年

晉人逆公子雍于秦

得一趙孟
而晉社有
托故不爲
五公子之
續音其奪
于啼朝之
偏而不免
挑固之禍
也

左氏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
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
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
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
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
羸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羸
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
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毋淫

子辟無畏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
君故讓偏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
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
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
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
子雍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
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不然將
及弗聽賈季亦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
郟賈季怨陽子易其班也使續鞠居殺陽處
父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前編曰按晉公
子雍親文公子年長而賢趙孟立之是矣而
偏於穆羸卒詐敗秦師而立靈公晉遂失霸
其後靈公不君卒以欲殺趙盾見弑而盾亦
卒被弑君之名見義而爲之不終惜哉然則

太子在而外立君，事理人情豈不難乎？曰：太子幼而公子雍為攝主，此亦先王之法。春秋之初，故有此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

辛丑 三十有二年 秦康公元年 晉靈公元年 春魯侯伐邾取須

句，遂城郛。

杜氏曰：絕太皞之祀。○又曰：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郛，魯邑。因伐邾之師以城郛，備邾難也。

夏四月宋成公卒 在位十七年 子杵臼嗣 是為宋人

殺其大夫

此春秋之六卿之禍

左氏曰：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群公子，樂預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此。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頃。昭公即位而葬。

晉趙盾立世子夷臯 是為靈公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

狐，先蔑奔秦。

左氏曰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送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實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日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才也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偏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宋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前編曰按令狐之役曲在晉大夫也故春秋書晉人及秦人戰然秦伯在焉而亦人之也何居五伯莫賢於穆公穆公三置晉君皆以重賂征晉河東許君焦瑕率可見矣况康公之賢不及穆公其多公子雍之衛而親納之必非義舉要賂可知春秋之人秦伯爲賂故也左氏雖不言其事而其事固可想矣

狄人侵魯西鄙

左氏曰狄侵魯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

秋八月魯使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氏曰晉侯立故也魯文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胡氏曰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為此盟經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諸侯不序見文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林氏曰晉於是始失伯也

壬寅三十有三年宋昭公元年秋八月王崩太子壬臣

踐位是為頃王

冬十月魯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

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左氏曰襄仲會晉趙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林氏曰衡雍鄭地與扈相近雒水名諸戎雜居洛水之間故曰雒戎暴亦鄭地○胡氏曰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辭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別內外也雒邑天下之中而戎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以來世有戎狄之亂詐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魯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

鄭

左氏曰：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非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魯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胡氏曰：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爲夷狄之所窺也。

秋八月曹共公卒

在位三十五年

子壽嗣

是爲文公

冬楚子使椒聘于魯

林氏曰：楚君臣始見於經

燕襄公卒

在位四十年

桓公立

甲辰

二年

文公元年

夏秦伐晉

陳氏曰：狄秦也，歸成風之隧，使術來聘，秦習於禮矣，則其狄之何？楚之霸秦之力也，自滅

庸以後秦爲楚役自晉主諸夏之盟舍秦無
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
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
齊秦它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序書
系秦於周末於作春秋由韓原之後秦帥無
君大夫皆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聞用
夏變夷矣未聞變於夷者也於是狄秦夏之
變於夷秦人爲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
十年而狄晉狄鄭
猶可也狄晉甚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林氏曰宜申子西也

魯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氏曰頃王立故也○陳氏曰蘇子周卿士也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女栗未詳在所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氏曰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遠